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

一

元  
豐  
類  
藁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烏  
程蔣氏密韻樓藏元刊本

重刊南豐文集序

南豐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氣銳其文章之慄驚奔放雄渾環偉若三軍之朝氣猛獸之扶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狀一何奇也方是時先生自負要似劉向不知韓愈為何如爾中間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先生泊如也晚還朝廷天下望用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命於是更置百官舊舍人無在者已試即入院方除目填委占絀肆書初若不經意午漏盡授草院吏上馬去凡除郎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為之訓教者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

成一家始予而為尚書郎掌付制吏部一日得盡觀始知先生之學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有人也嗚呼先生用未極其學已矣要之名與天壤相弊不可誣也王三槐序

重刊南豐文集序



南豐先生年譜序

丹陽朱熹曰子讀曾氏書未嘗不掩  
卷廢書而嘆何在之知公淺也蓋公  
之女高矣自孟韓子以來作者之盛  
未有至於斯 夫其所以重於世者  
豈苟而云哉然在或徒以是知之故  
知之淺也知之淺則於公之事論之  
猶不能無所牴牾而況於公之所以  
為書者宜其未有知之也然則世之  
自以知公者非淺而望與其可嘆也  
已公書或頗有歲月參以史氏記及  
他書舊聞次之著于篇

年譜序畢

南豐先生年譜後序

丹陽朱熹曰世有著書稱公文章者予謂庶幾知公求而讀之泮然卑鄙知公者不為是言也然則世之自以知公者何如哉豈非徒以其名歟予之說於是信矣其說又以謂公為史官薦邢恕陳無已為英錄檢討而二子者受學焉綜其實不然蓋熙寧初詔開實錄院論次英宗時事以公與檢討一月免豈公於是時而能有以薦士或其不然一也慈治平四年始登進士第元豐中用公薦為史館檢討與修五朝國史其事見於實錄矣為實錄院檢討而與修英錄於熙寧之初則未有考焉其不然二也師道見公於江漢之間而受教焉然竟公

時為布衣元祐中乃用薦起家為郡文學是公於史館猶不得以薦之况熙寧時豈有檢討事哉其不然三也一事而不然者三則公所以教恕者其在元豐史館之時乎未可知也此予所謂牴牾者斯人為世所重又自以知公故子不得不考其實而辨其不然者其書世或頗有以故不論著其是非者焉

南豐先生年譜後序畢

南豐類集目錄

○卷之二

古詩

冬望

一鶚

宿寧勝院

苦雨

里社

南源莊

論交

南軒

交間

種園

歎嗟

寄孫之翰

豪傑

侯荆

黃金

楊顛

橙子

山檻小飲

胡使

上翁頌

雜詩四首

欲求天下友

冬暮感懷

寄舍弟

至荷湖二首

詠雪

送徐公著作知廣州

寫懷二首

茅亭閑坐

靖安幽谷亭

青雲亭閑坐

○卷之二

古詩

寄子進弟

喜寒

詠史二首

江湖

逐書懷別

詠雪

各裝燈二首

寄王介卿

上人

初夏有感

之南豐道士寄介甫

送人核知賀州

送陳商學士

雲詠

送僧曉容

送叔延判官

山茶花

丁亥三月十五日

舍弟南源刈稻

奉和滁州九詠九首并序

歸雲洞

琅琊泉石集

遊琅琊山

廢亭亭

石屏路

班春亭

幽谷晚飲

慧覺方丈

○卷之三

古詩

遊麻姑山

桃花源

丹霞洞

半山亭

顏碑

碧蓮池

流杯池

七星彩

瀑布泉

秋懷

送歐陽員外歸觀滁州舍人

一書千萬思

送鄭秀才

吾所勸矣

菊花

荅石秀才月下

冬晚書懷

東津婦催吳秀才寄酒

送吳秀才

和章友直城東春日

簡如晦伯益

青松

青青閣青青

洪州

詠史二首

汴河

尹師魯

北風

發松門寄介甫

過彭澤

江上懷介甫

讀五代史

庭木

發彭澤

菊花

落葉

舞鶴

卷之四

古詩

降龍

湘冠

地動

邊將

多雨

秋日

山水屏

八月二十九日小飲

食梨

追租

桐封

九月九日

路中對月

聽鶻寄家人

讀書

雜詩五首

感呈休文屯田

與舍弟別舟岸間相望感嘆成詠

送宣州杜都官

東軒小飲呈坐中

麻姑山送南城尉羅君

明妃曲二首

喜二弟侍親將至

七月一日休偈作

秋夜

李氏煮風堂

秋聲

七月十四日韓持國直廬同觀山海經

戲書

李即推亭子

秋夜露坐偶作

韓玉汝使歸

苦熱

過介甫

過介甫塔偶成

合舊作

送章後州

瞿叔校新授官還南豐

卷之五

古詩

送程公闢使江西

遊金山寺作

元豐類藁 目錄

西湖二月二十日

北湖

百花院

芙蓉亭

秋懷二首

送李撰赴舉

送韓玉汝

招隱寺

壽丘山

送曹稷

不飲酒

初發襄陽携家夜登現山置酒

高陽池

道鹿門不果

漢廣亭

聞喜亭

劉景升祠

隆中

蔡州

谷隱寺

萬山

題張伯常漢上茅屋

漢陽泊舟

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節推

鄭口

促促為物役 鴻雁

喜晴

訓王正仲登嶽麓寺閣見寄

曉出

訪石僊岩杜法師

和貢甫送元考不至

京師觀音院新堂

卷之六

律詩

知祀慶成 詩

仁宗皇帝挽詞三首

英宗皇帝挽詞二首

詩

慈聖光獻皇太后挽詞二首

送英州蘇祕丞

送陳郎中還京兼過九江新宅

遣興

西亭

盆池

羈遊

南軒竹

浮雲樓和趙嘏

照影亭

晚望

書閣

贈輝琴者

寄孫正之

簡翁都官

秋日感事示介甫

陳和秀才園亭

上柱相公

胡大傳挽詞二首

謝林叔江西道中作

送雙漸之溟陽

孔明

閑行

贈安禪懃上人

贈護仁監院

送竟祖明上人

謁李白墓

送撫州錢郎中送王汝使西浙

簡景山侍郤

丁玩挽詞二首

送李季太傅

遊天章寺

送關彥遠

送關遼江西

西園帝上

送孫穎賢

送鄭州邵資政

看花

送任達度支監嵩山崇福宮

會稽絕句三首送趙資政

過高士坊

餘杭久旱趙悅道入境之夕四郊雨足二首

錢塘上元夜祥符寺陪咨臣郎中文燕席

送沈諫議

謝王微之汴中見贈

寄鄭州邵資政

和邵資政

和孔教授

喜雪二首

孔教授北園散步

和齋即事二首憶赴中梅

再賦喜雪

寄致士歐陽少師

卷之七

律詩

冬夜即事

謝介甫還自舅家書所感

西湖二首

早起赴行香席上

和陳郎中

雪後

舜泉

闕武堂

還波亭

鵲山亭

芍藥廳

水香亭

靜化堂

仁風廳

凝香齋

闕武堂下新渠

北渚亭

芙蓉橋

百花臺

次道子中書問漏期

霧松

正月六日雲齊

寄顧子敦

二月八日北城開步

詠柳

北園會客不飲

西湖納涼

喜雨

次李秀才得魚字韻

次館得風字韻

次維得禽字韻

次維得花字韻

到郡一年

孔教授張法曹以魯論荐特示長牋

酬強幾聖

人情

寄王樂道

藏書

贈張濟

北渚亭雨中

送趙資政

釣突泉

金線泉

北池小會

送韓延評

鵲山

寄孫莘老湖州墨妙亭

華不注山

靈岩寺蕪簡重元長老二劉居士

和孔仲平

群樓

鮑山



鄆州新堂 坡下 離齋州後五首

寄齊州同官 庭檜呈蔣穎叔

甘露寺多景樓 孫少述示近詩兼仰高致

金山寺

○卷之八

律詩

高郵逢人約襄道之陽

送程殿丞還朝

雨中王駕却席上

贈張伯常之野見過自話荆楚故事仍賦佳什

伯常少留別業寄詩索酒因以奉報

贈降降自宜城赴官許昌 招澤甫竹亭閑話

和鄭微之 送陳世脩

和張伯常自郢中將及嶽境先寄長句

和張伯常峴山亭晚起元韻 峴山亭置酒

歸魏公挽歌詞二首

訓吳仲庶龍嵩歲春感懷

贈正倚大師庵居 洲江西運使蔣穎叔

以白山茶寄吳仲庶見賦佳篇依韻和訓

刀景純挽歌詞二章 寄留交代元子發

遊東山示容 大乘寺

昇山靈岩寺 鳳池寺

上元

元沙虎 兩柳園傳 旬休日遇仁王寺

閏正月十一日呂殿丞寄新茶 親舊書報京師盛聞治聲

亂山 方推官寄新茶

寄獻新茶 享鄉子中使高麗

嘗新茶 卷礮翁寄新茶二首

出郊 夜出過利涉門

城南二首 寒食 西樓

夜出城南倚雨 北歸三首 和馬孫少述

荔枝四首 和孫少述候職方向燕希 寄趙宮保

和趙宮保致政言懷二首 和趙宮保別杭州

過靈壁張氏園三首 靈臺州

送元厚之資政致仕歸蘇 壽聖院昌山主靜軒

鶴林寺 送闕堯遠赴河北

正月十一日迎駕呈諸同舍 和御製上元觀燈

和史館相公上元觀燈

集英殿春燕呈諸同舍

上巳日瑞聖園錫燕呈諸同舍

池上即席送况之外宣城 題饒君茂才葆光庵

朝退即事呈大尹正仲龍圖

○卷之九

論

唐論 為人後議 公族議

講官議 救災議

○卷之十

傳

洪範傳 進太祖皇帝總序狀

太祖皇帝總叙

○卷之十一

序

新序目錄序 梁書目錄序 列女傳目錄序

禮閣新儀目錄序 戰國策目錄序

陳書目錄序 唐令目錄序 南軒齋目錄序

徐幹中論目錄序 說苑目錄序

鮑溶詩目錄序

○卷之十二

序

李白詩後序 先大夫集後序 王深父文集序

王子直文集序 王容李文集序

范貫之奏議集序 王平甫文集序

強幾聖文集序 思軒詩序

○卷之十三

序越州鑑湖圖 類要序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張文叔文集序

館閣送錢純老知發州詩序 齊州雜詩序

順濟王勅書祝文刻石序 叙盜

贈黎安生二序

○卷之十四

序

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送周屯田序

送江任序 送劉希聲序 送李材叔知郴州

送趙宏序 送王希序 王無咎字序

送蔡元樞序 送丁璚序 謝司理寺序

○卷之十五

書

上歐陽學士第一書 上歐陽學士第二書

上歐陽舍人書 上蔡學士書

上杜相公書 上范資政書 上齋工陪書

與撫州知州書 與孫司封書

再與歐陽舍人書

○卷之十六

書

與杜相公書 謝杜相公書

寄歐陽舍人書 與王介甫第一書

與王介甫第二書 與王介甫第三書

答李公書 謝章學士書 答孫都官書

答袁陟書 謝普秀才書 謝吳秀才書  
與王深甫書 荅王深甫論揚雄書  
與王向書 回傳推書 福州上執政書

○卷之十七

分寧縣雲峯院記 僊都觀三門記  
禿禿記 醒心亭記 繁昌縣興造記  
墨池記 策園院佛殿記 宜黃縣學記  
學舍記 南軒記 金山寺水陸堂記  
鵝湖院佛殿記

○卷之十八

思政堂記 梵率院記 飲暘亭記  
擬峴臺記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洪州新建縣廡壁記 清心亭記  
閩州張侯廟記 歸老橋記  
尹公亭記 筠州學記 瀘州興造記  
廣德軍重脩鼓角樓記  
○卷之十九 齊州二堂記 齊州北水門記  
廣德湖記 襄州宣城縣長渠記 徐孺子祠堂記  
江州景德寺新成壇記 洪州東門記

道山亭記 越州趙公墓記

制詰

○卷之二十  
誠中書舍人制詰三道  
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制  
教監司考數州縣治迹詔 魯肇轉官除吏部郎中  
劉奉世吏部員外郎制  
黃好謙戶部員外郎劉程戶部郎中制  
王陟臣馬琬戶部員外郎制 劉擊禮部郎中制  
王子韶禮部員外郎制  
潘良器兵部員外郎制 胡授柱絃刑部郎中  
范子奇工部郎中高遵惠員外郎制  
王祖道司封員外郎制 穆珣司封郎中制  
蔡京范岫考功員外郎制 陳向慶支員外郎制  
晁瑞珩金部員外郎制 韓正彦倉部郎中制  
趙令錄祠部郎中制 徐椿御史中丞制  
何洵直文及甫大常博士制 黃寔太常博士制  
趙君錫宗正丞制 林希著作佐郎制  
劉蒙御史臺主簿王子琦太常寺主簿制  
刑恕校書郎制 李常太常少卿制  
錢暄光祿卿 楊汲大理卿王袞精晉少卿制  
陳睦鴻臚卿 蘇正臣童說司農少卿制

賈青太府少卿制

李立之范子淵制

黃辛職方員外郎制

杜純大理正制

李義內殿宗班制

卷之二十一

制詰

左僕射門下侍郎王珪追封三代并妻制

曾祖求贈開府儀同三司

曾祖母尹氏追封燕國太夫人

祖贊追封魏國公

祖母立氏追封魏國太夫人

父準追封漢國公

母薛氏追封漢國太夫人

妻鄭氏追封楚國夫人 曾祖穎士贈太子少保

曾祖母鮮于氏追封太寧郡太夫人

祖伸贈太子少傅 祖母陳氏追封蜀郡太夫人

繼祖母朱氏封閣中郡太夫人

父師道贈太子少師 妻陳氏封河東郡夫人

母陳氏追封潁川郡太夫人

陸佃兼侍講蔡卞兼崇政殿說書制

徐禧給事中制

鍾凌蔣作少監制

蔡燁河東運判制

待制王堯臣知單州制

鄧忠臣母周氏封縣太君制

杜常兵部郎中制

許懋兩浙運副制

李士京韓宗文大理寺主簿制

內殿丞制段綽寺知州制

宗室承操新婦王氏進封國夫人制

宗室克懼復官制 李德明遷郡團練使制

陳景寺尚書省主事令史

折克行彭保轉官制

程嗣恭祖無頰程博文開封府推官制

李憲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制

李靖臣王存趙彥若曾肇轉官制

李彝舉寺轉官制

皇伯騰王第十六女封縣主制

卷之二十二

制詰

吳居亨京東轉運副使呂孝熹轉運判官制

西頭供奉官武燧等轉官制

由珍四廂都指揮使絳州防禦使制

文思使張俊寺遷官制 文及甫吏部員外郎制

許安世都官員外郎制 皇伯宗諤贈太尉韓王制

齊宗壽三班借職制

交州進奉使副梁用律洛苑副使阮倍太常博士制

皇伯宗惠新婦敦氏進封郡夫人制

賈昌衡知鄧州制

李良輔知虜州張崱陝州崔度蔡州工說徐州制

知泉州陳備梓州吳幾復湖州唐淑問並任制

吳安持太僕少卿制 菊叢二右班殿直制

馮正符借職制

奉議郎景思誼授東上閣門使鄭延第一副將制

皇太后親姪高公繪通州刺史高公紀達州刺史制

梅福封壽春真人制

卓順之直翰林醫官局等制

成卓閣門祗候制 溪瓊本族副都軍主等制

景青宜党令支團練使阿星刺史制

論瓊巴柯族軍王結廝鷄柯族副軍主制

阿憐官擬廝鷄並本族副軍主制

温嵩知欽州制 劉安等中書自主事令史制

知顯昌府韓維拜任制

米 等轉官制 維王顯乳母宋氏贈郡君制

豐稷吏部員外郎制 呂和卿考功員外郎制

韓晉卿莫君陳刑部郎中制

范諤知密州范子諒濮州劉士彥泗州制

陳端翰林醫官制 沈士安西綾錦副使制

王瑛楊宗三班借職制 王從任知岢嵐軍制

呂升卿館閣校勘通判軍州制

張太寧提舉秦鳳寺路常平制

中行知無為軍制

駙馬都尉王師約轉觀察使制

崔象先等帶御器械制 蔡京起居郎制

王中正和諤降官制 封書諭母制

張知均州制

○卷之二十三

制詔擬詞

冊

王制一 王制二

王制三 皇子制 贈弟入皇子制

王子制 韓琦制 相制一

相制二 相制三 節相制

侍中制 門下侍郎制

門下侍郎尚書左右丞制 給事中制

左右常侍郎制 左右正言制 左右諫議大夫制

二起居制 左右正言制 諫官制

中書令制 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制

中書舍人制 知制誥制一 知制誥制二

尚書左右丞制 左右司郎中制

○卷之二十四

制誥

史部尚書制 吏部侍郎制 戶部尚書制

戶部侍郎制 禮部尚書制 禮部侍郎制



兵部尚書制 兵部侍郎制 刑部尚書制

刑部侍郎制 工部尚書制 工部侍郎制

禮部制 主客制 膳部制

駕部制 車部 都官制

比部制 司門制 屯田制

雲南制 水部制 御史中丞制

知制誥授中司制 御史遷即官制 御史知雜制

責御史制 御史遷即官制 御史知雜制

監察御史制 御史遷即官制 御史知雜制

○卷之二十五 制誥

秘書監制 著作郎制 秘書郎制

正字制 殿中監制 殿中丞制

太常丞制 太僕卿制 大理卿制

衛尉卿制 國子祭酒司業制 大學博士制

少府監制 軍器監制 太宗正丞制

諸丞制 知開封府制 開府儀同三司制

開封府獄空轉官制 待讀制

樞密遷官加殿學士知州制 殿前都指揮使制

使相制 節度使制 節度加宣徽制

軍帥制 將軍制 都虞候制

都知制 內臣制 責帥制

監司制 廣西轉運制 蜀轉運判官制

轉運使制 陝西轉運使制 提舉常平制

提舉常平制二

○卷之二十六 制誥

知州制 知河陽制 知軍制

通判制 賞功制一 罷館職加官制

賞功制二 團練使駙馬都尉制

磨勘轉官制一 磨勘轉官制二 軍功制一

軍功制二 軍功制三 新及第授官制

責將制 堂後官轉官制

詔 勸學詔 勸農詔 正長各舉屬官詔

賜高麗詔

策 擬代廷試進士 策問二首 策問一

策問二 策問三

○卷之二十七 表上

謝中書舍人表 齊州謝到任表 襄州到任表

洪州謝到任表 福州謝到任表 明州謝到任表

亳州謝到任表 賀熙寧四年明堂禮畢大赦表  
賀熙寧十年南郊禮畢大赦表  
賀元豐三年明堂禮畢大赦表  
賀克伏交趾表 謝賜唐六典表  
慰慈聖光獻皇太后上仙表

卷之二十八

表

謝熙寧五年曆日表 謝熙寧六年曆日表  
謝熙寧七年曆日表 謝熙寧八年曆日表  
謝熙寧十年曆日表 謝元豐元年曆日表  
謝元豐三年曆日表

進奉熙寧八年同天節功德疏表

英宗實錄院謝賜御筵表

代皇太子免延安郡王第一表

代皇子免延安郡王第二表

代皇子延安郡王謝表

代皇太子延安郡王謝皇太后表

代宋敏求知絳州謝到任表

代翰林侍讀學士錢藻遺表

代太平州知州謝到任表

代太平州知州謝賜欽恤刑獄勅書表

卷之二十九

熙寧轉對疏

劄子

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

卷之三十

劄子

移滄洲過關上殿

請令州縣特舉士

議經費

卷之三十一

劄子

再議經費 請改官制前預選官習行逐司事務

請改官制前預令諸司次比整齊架閣版籍等事

請以近更官制如周官六典為書

史館申請三道 請訪問高麗世次

卷之三十二

劄子

論中書錄黃畫黃舍人不書檢

議邊防給賜士卒只支頭子

申明保甲巡警盜賊

存恤外國人請著為令

請減軍士營教

代曾侍中辭轉官劄子

代曾侍中乞退劄子

英宗實錄院申請

卷之三十三

奏狀

進奉熙寧四年明堂綸狀

進奉熙寧七年南郊銀綸狀

進奉熙寧七年同天節銀綸狀

進奉熙寧八年同天節銀綸狀

襄州乞宣洪二郡狀

奏乞回避呂升卿狀

奏乞與潘興嗣子推恩狀

奏乞復吳中復差遣狀

辭直龍圖閣知福州狀

福州舉知泉州陳樞久不磨勘特與轉官狀

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開懷曹局或近京一使郡狀

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

明州奏乞回避朱明之狀

進奉元豐元年同天節功德躡狀

進奉元豐元年同天節銀綸狀

進奉元豐二年同天節銀綸狀

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

卷之三十四

奏狀

乞賜唐六典狀

授滄州乞朝見狀

乞登對狀

乞出知穎州狀

再乞登對狀

申中書乞不看詩會要狀

辭中書舍人狀

授中書舍人舉劉放自代狀

卷之三十五

奏狀

福州擬貢荔枝狀

荔枝錄

明州擬侍高麗送遺狀

擬辭免備五朝國史狀

卷之三十六

啟狀

應舉啟

謝相社啟

回傅侍講啟

代人謝余侍郎啟

與劉沆龍圖啟

謝辭啟

回李靖臣范伯祿謝中賢良啟

回人謝館職啟

與北京韓侍中啟一

韓侍中啟二

回許安世謝館職啟

賀韓相公啟

襄州與交代孫頌啟

洪州到任謝兩府啟

賀東府啟

賀塞問輔授館職

回泉州陳都官啟

明州到任謝兩府啟

賀魏太資致政啟

亳州到任謝兩府啟

到亳州與南京張宣徽啟

卷之三十七

啓狀

回陸佃謝館職啓  
興定州韓相公啓

賀籍相公赴許州啓  
授中書舍人謝啓

賀提刑狀  
太平州回轉運

太平州與本路轉運狀  
越州賀提刑夏倚狀

賀轉運狀  
賀杭州趙資政冬狀

賀北京留守韓侍中正旦狀

回樞密侍即狀  
賀鄆州邵資政啟侍即

回亳州知府諫議狀  
回運使即中狀

到任謝職司諸官員狀  
福州回曾侍中狀

移亳州回人賀狀  
東府賀冬狀

西府賀冬狀  
回人賀授史館修撰狀

回人賀授舍人狀

○卷之三十八

祭文

祭歐陽少師文  
祭王遠龍圖文

祭張唐公文  
祭孔長源文

祭王平甫文  
祭宋龍圖文

祭仁妻晁氏文  
祭晁少卿文

館中祭丁元珍文  
朝中祭錢純老文

祭太尉文  
祭致仕湛即中文

祭亡妻晁氏文  
代人祭李白文

祭王都官文  
祭闕職方文

祭夜大監文  
祭黃君文

○卷之三十九

祭文

先君焚告文

皇妣仙源縣太君周氏焚告文

皇妣晉福縣太君吳氏焚告文

代太平州知州謁廟文  
戊午十月展墓文二首

太平州祈晴  
泰山祈雨文

泰山謝雨文  
齊州到任謁舜廟文

齊州謁夫子廟  
齊州謁諸廟文

泰山祈雨文  
嶽廟祈雨文

襄州謁文宣王廟文  
襄州謁諸廟文

襄州諸廟祈雨文  
大悲祈雨文

襄州嶽廟祈雨文  
又諸廟祈雨文

蘆山祈雨文  
邪溪祈雨文

諸寺觀謝雨文  
邪溪謝雨文

蘆山謝雨文  
諸廟謝雨文

○卷之四十

祭文

五龍堂祈雨文  
雲溪洞祈雨文

又大悲祈雨文  
大悲謝雨文

諸廟謝雨文  
諸寺院謝雨文

諸葛武侯廟祈雨文

諸廟祈晴文

謝晴文

諸廟祈雨文

蕪山祈雨文

諸廟謝雨文

洪州謁諸廟文

洪州謁夫子廟文

諸寺觀廟謝晴文

祭西山王隆觀許真君

仲秋告祭諸廟文

諸廟觀祈雪文

諸寺觀謝雪文

祭順濟王文

福州謁夫子廟文

福州謁諸廟文

福州鱗溪禱雨文

諸廟禱雨文

謝雨文

題禱雨文後

明州清城祭土神文

臺州謁廟文

臺州謁夫子廟文

○卷之四十一

祭文

秋賽

諸廟祈雨

諸廟謝雨文

諸廟祈雨文

諸廟謝雨文 祭白芒神

慈聖光獻皇后百日轉經疏

諸廟春祈文

祭土祈雨文

祭五方龍祈雨文

太清明道宮祈雨文

諸廟謝雨文

諸寺觀謝雨文

太清明道宮謝雨文

臺州明堂後祭廟文

哀詞

蘇明允哀詞

吳太初哀詞

王君俞哀詞

○卷之四十二

誌銘

虞部郎中戚公墓誌銘

威元魯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故翰林侍讀學士錢公墓誌銘

刑部郎中致仕王公墓誌銘

司封郎中孔君墓誌銘

都官員外郎曾君墓誌銘

王容季墓誌銘

○卷之四十三

誌銘

都官員外郎胥君墓誌銘

劉伯聲墓誌銘

尚書比部員外郎李君墓誌銘

司封員外郎蔡公墓誌銘

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庫部員外郎知臨江軍范君墓誌銘

張父中墓誌銘

秘書丞知成都雙流縣事周君墓誌銘

○卷之四十四

誌銘

殿中丞致仕王君墓誌銘

贈大理寺丞致仕杜君墓誌銘

贈大理寺丞致仕杜君墓誌銘



光祿寺丞通判太平州吳君墓誌銘

胡君墓誌銘 歿中丞監揚州統徐君墓誌銘

永州軍庫推官孫君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王公墓誌銘

衛尉寺丞致仕金君墓誌銘

撫州金谿縣主簿徐洪墓誌銘

太子右司禦率府副率致仕沈君墓誌銘

寶月大師塔銘

卷之四十五

誌銘

金華縣君曾氏墓誌銘 壽安縣君錢氏墓誌銘

天長縣君黃氏墓誌銘 仁壽縣太君吳氏墓誌銘

壽昌縣太君許氏墓誌銘 德清縣君周氏墓誌銘

夫人周氏墓誌銘 永安縣君李氏墓誌銘

試秘書省校書郎李君墓誌銘

試秘書省校書郎李君妻太原王氏墓誌銘

池州貴池縣主簿沈君夫人尤氏墓誌銘

雙君夫人邢氏墓誌銘 旌德縣太君薛氏誌銘

求與尉章怙妻夫人張氏墓誌銘

福昌縣君傅氏墓誌銘 沈氏夫人墓誌銘

壽安縣太君張氏墓誌銘

卷之四十六

誌銘

亡兄墓誌銘 故高郵主簿朱君墓誌銘

江都縣主簿王君夫人曾氏墓誌銘

鄆州平陰縣主簿關君妻曾氏墓表

故太常博士吳君墓碣

知處州青田縣朱君夫人戴氏墓誌銘

亡姪韶軍事判官墓誌銘

光祿少卿晃公墓誌銘 夫人曾氏墓誌銘

天長朱君墓誌銘

秘書省著作佐郎致仕曾君墓誌銘

亡妻宣理縣君文柔晁氏墓誌銘

亡弟湘潭縣主簿子翔墓誌銘

曾氏女墓誌銘 二女墓誌銘

仙源縣君曾氏墓誌銘

卷之四十七

太子賓客致仕陳公神道碑銘

秘書少監贈吏部尚書陳公神道碑銘

刑部郎中張府君神道碑

故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燕侍讀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孫公行狀

卷之四十八

傳

徐復傳

洪澤傳

○卷之四十九

本朝政要策

考課

訓兵

添兵

兵器

墜壘

宗廟

遼羅

傾深

貢舉

軍賞罰

雅樂

佛教

史官

正量衡

君版圖

任將

水災

汴水

刑法

管權

曆

錢弊

官者

學校

名教

銓選

措祭

感生帝

西京郊配

祠太

郊配

賦稅

契丹

拆中倉

左藏

賊盜

漕運

文館

屯田

水利

黃河

邊防

平糶

義倉

茶

○卷之五十

金石錄跋尾

茅君碑

常樂寺浮圖碑

九成宮醴泉銘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

襄州禰學寺禪院碑

襄州興國寺碑

韓公井記

晉陸滂碑

尚書省郎官石記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

唐安鄉開化寺卧禪師淨土堂碑銘

江西石幢記

拜井銘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

○卷之五十

續附南豐先生行狀碑誌哀挽

行狀一

墓誌

神道碑

哀詞

挽詞二首

元豐類纂目錄終

南豐先生元豐類集卷之一

古詩

冬望

霜餘荆吳倚天山鐵色萬仞光  
 鏗開麻姑最秀挿東極  
 一峯挺立高崑崙我生智出豪  
 俊下陸跡久此安蒿萊  
 譬如驕驕踏天路六轡豈議收  
 駑駘巖崖初冬未冰雪  
 辭花入履思莫裁長松夾樹蓋  
 十里蒼頭殺氣不可迴  
 浮雲柳絮誰汝礙欲往自尼誠  
 愚哉南憲聖賢有遺文  
 滿簡字字傾琪瑰旁搜遠探得  
 戶牖入見奧作何雄魁  
 日令我意失枯槁水之漚養源  
 源來千年大說沒荒冗  
 義路寸土誰能培嗟予計真不  
 自料欲挽白日之西頽  
 嘗聞古者禹稱智過門不暇應  
 其孩况今虺人冒壯任  
 力蹶豈更餘纖埃龍潭瀑布入  
 曾臆歎息但謝宗與雷  
 者書豈即處有補天下自古無  
 能才

一鷗

北風萬里開蓬蒿山木洶洶鳴  
 波濤聳聞一鷗今始見  
 眼駿骨緊精神豪天昏雪密飛  
 轉疾暮略東海朝臨洮  
 社中神狐倏閃內腦尾分碎垂  
 弓鏖巧兔獾雞失草木  
 勇鷲一下崩其毛窟穴啾啾哭  
 九子帳前活送雙青條  
 啾啾燕雀誰爾數駭散亦自亡  
 其曹勢疑空山竭九澤  
 發氣已應太白高歸來碾鬼載  
 蛆且快飲百瓮行春醪  
 酒酣始聞壯士嘆丈夫試用何  
 時遭



宿尊勝院

朝寒陝山砧宵雨集僧堂蔽衣  
 益苦短客卧夢不長鳴  
 風木間起枯槁歎欲僵向來雪  
 雲端葉下百仞墮起攀  
 蒼崖望正受萬慮戕歲運忽當  
 爾我顏安得芳傳聞羨  
 門僊飛身慈蒼蒼誰能乞其靈  
 相與超八方

苦雨

霧圍南山鬱冥真挾谷荒風驅  
 水聲抵疑日失黃道去  
 又見雨含滄海生如催病骨寒  
 入似送客心衰思驚  
 揚州青銅不在照應有白鬢添  
 數莖

里社

郊天社地君所重翦結剗匏微  
 得供奉皇漢帝陋古初  
 桀時殊壇傾力奉年年駕車九  
 重出羽衛千人萬人攬  
 黃金日搜盡崖窰飛槁走箠華  
 夷動馬蹄鳥辭路南村  
 有社里老邀神迎且送荒林破  
 屋風雨入野鼠山狐狼  
 籍共何言茅箸古瓦甌稻飯豚  
 蹄人得用

南源莊

床上不廢看青山門前便踏南  
 澗路繞牆頭失車馬喧  
 岸憤日得滄洲趣管嗟秋蓬轉  
 未有茆屋據對此耳目  
 新始覺精爽聚滄溟未可泛舟  
 入蕩蕩誰能胠足去醫  
 閭在夷蠻羅浮苦煙霧子真有  
 愛谷口家孔丘老亦洙  
 泗住吾能放意遊八極此與久  
 與前賢附悄然惟我思  
 慮深已欲摧倒聞後樹眼前了  
 了被青菰屈椽小揀隨

晴具野桑川深春事來  
筇屐曠憂青雲步林田  
試犢耕早風茗圃分籃  
摘香露竹林掃月散  
縹葛雪艇搜溪出  
紡黼帽塵便可臨水  
濯里闌何妨閉門拒  
介推母厭俗  
久思願崖住不顧梁  
鴻妻亦高能快穿衣  
與藥亦成家  
儻已破諸妹有立不  
憂吾弟孺穰穰天地  
間萬類殊好  
惡歡合無一非  
睽窮有百悟吾獨安  
能逐毛髮飲泉食  
力從所慕

論交

德操龐公林下時入門  
豈復知客主夷吾鮑叔  
貧賤間分財亦不辭  
多取相傾頓使形迹空  
素定已各肝膽許世  
間未信亦論交得失  
秋毫有乖忤

南軒

木端青崖軒慘淡  
寒自暮鳴鳩已安巢  
飛鷗尚求樹物情  
限與奪茲理突以  
據誇知巧者勞豈  
得遠所賦久無  
宵中憂頗識書上  
趨聖賢雖山丘相  
望心或庶

兵間

大義缺絕久未圖  
小人輕險何不至  
世上固自有百為  
兵間乃獨求一試  
趙括敢將亦已危  
李平請守那復議  
吁嗟忍易萬人生  
冀幸將微一身利

種園

於陵為人灌園  
蔬我今園地不自  
種情慵句恃鄉井  
助緩急孰與朋友  
共支離有疾上雖  
怨陳平不事家焉  
用

著書僅得一言利  
長者或許醜內訟

歎嗟

夜嘆不為絺絺單  
畫嗟不為薇蕨少  
天弓不肯射胡星  
換槍久已躔朱鳥  
徐揚復憂羽蟲孽  
襄漢正病昭回春  
力能懷畏未足憂  
憂在此極群陰繞

寄孫之翰

孫侯腹載天下書  
崔嵬豈重百車伏  
羲以來可悉數  
孰若自作何有餘  
更能議論恣傾倒  
萬里一瀉崑崙渠  
誰為宵中幹太極  
元氣浩浩隨卷舒  
昔來諫官對天子  
何穢不欲親芟鋤  
不容乃獨見磊落  
出走並海飄長裾  
孫侯風節何所似  
雪洗八荒看水虛  
親如國忠眼不顧  
舊若張禹手所除  
歸來已絕衰貶筆  
進用祗調教倉儲  
合持詩書白虎論  
更護日月金華居  
萬世報深固社稷  
百年舊吏休田閭  
素識孤生愛亦屋  
久將老母求山租  
秋歸願事九江獲  
夜出未捲安豐漁  
孔明苟欲性命遂  
孟子豈病王公踈  
塵埃未得見此樂  
太息一付西江魚

豪傑

老嘯藏蔽西山翁  
樂傾瓢水陋巷士  
不顧無復問周公  
可歸乃獨知孔子  
自期動即重丘山  
所去何啻輕糠粃  
恥合悠悠富貴兒  
豈知豪傑心之耻

侯荆

侯嬴夷門白髮翁  
荆軻易水奇節士  
偶數禮數車上足

暫飽腥羶館中侈師迴技劍不顧生酒酣拂衣亦送死  
磊落高賢勿笑今秦養傾人久如此

黃金

陳侯坐收百戰楚呂氏行取萬乘秦田生立願開兩國  
陸公微辭交二臣道旁白日忽弃去囊中黃金如有神  
何須首陽二夫子不是九鼎輸西鄰

揚頭

揚雄纂言准仲尼顏氏為身慕虞舜千里常憂及門止  
為山更欲一簣進小人君子在所蹈烈士貪夫不同徇  
安得蠢蠢尚自慙百年過眼猶一瞬

橙予

家林香橙有兩樹根纏鐵紐凌坡陀鮮明百數見秋實  
錯繖眾葉傾霜柯翠羽疏蘇出天仗黃金戲毬相蕩摩  
入苞豈數橘柚賤毛鼻始足搯梅和江湖苦遭俗眼慢  
葉纏尚覺九木多誰能出口獻天子一致大樹凌滄波

山檻小飲

變秋長雲豪洒兩北風壯餘鳩尚爭感穢晦頰異狀山  
回橫楓顛屋立懸枕上飲檻聚石為詞筵注溪當歡言  
久蓋譁屢興一侶悵旅人正飄飄豈得請放蕩

胡使

南粟鱗鱗多送北北兵林林長備胡胡使一來大梁下  
塞頭香弓士如無折衝素恃特與相大策合副艱難須

還來里閭索窮下斗食尺衣皆北輸中厚相觀歎失色  
馬駟日肥妖氣覆九州四海盡帝有何不用胡藩北隅

上翁領

放車秋崖望所得過舊聞初疑古軸畫山水秋毫分時  
見崖下雨多從衣上雲濯足行上側心憂踏天文八荒  
正搖落獨餘草木薰但覺耳目勝未知筋力勤頭毛已  
種種世患方紛紛何當嘯吟此日與蕉蘇群

雜詩四首

張陳貪時交干戈忽相逐范蔡憎嫌人卒自歸鼎軸嘗  
奪怨為欣利歐變成羈世間不可料人事常反覆  
日碑斷內討坐享七世榮霍光恂所愛兩亡家與名卓  
關俱抗志纖微獨紆情得失萬世視長令壯夫驚  
皇皇謁荆人心仙遵陽虎及覺一禮亡翩然遂遠魯全  
身有遜接直道無苟處故稱聖如龍屈伸茲可觀  
揮挾謝幽側騰身集雀鬼心胎太極氣手揚斗間魁荒  
荆忽成挂蠶鱗冬有雷君看九州實自入朱門來

欲求天下友

欲求天下友試為滄海行風來冥冥內擺觸怪浪生突  
兀萬里怒勢疑九州傾鯨鵬不自保况此一舟輕我徒  
幸來即可留石根耕日將書上客共須天地清

冬暮感懷

荒山未有雪野水不見冰一臘今已半浮陽壯猶矜奈



此一歲除未有嚴氣非坐思空峒間負雪山千層雖受  
凜冽價愈此穢濁蒸感激崑崙祇一氣吹丘陵炎埃滅  
無遺古色萬里興我病一洗濯懷抱失所僧因思大羽  
獵駕車上峻嶒六軍騎皆駿爭先雪中登天時傾人意  
踴躍士氣增大義雖不報四方備兵稜今此故安在東  
南塞猶乘將帥色凋槁蚍蜉勢趨騰條錯天運內止戈  
信誰能

寄舍弟

新霽洗窮臘東南始知寒驚我千里意覺汝征途難空  
江挂風席扁舟與誰安鬪旅費亦久囊衣豈無單念汝  
西北去壯心始桓桓竟逢有司感斥走懷琅玕士固有  
大意秋毫豈能干所憂道里困久無一罇歡我意生惻  
惻為之却朝餐人生飄零內何處懷抱寬已期採芝藥  
握手青霞端無令及門喜淹留雪竊殘

至荷湖二首

鐵色對我馬林林路南山草根已變綠冰雪尚滿顏解  
鑣蒼煙脚我栖就柴閨平時道飄躑豈免生事艱夙意  
待周孔此士豈可還濁醪且斟酌收心一餅間  
悲風我眼溢酸沈我耳愁我顛水波馬我起雪滿裘百  
里不逢人豈有烟火投却倚青壁望白霧滿九州蒼蒼  
運乃尔何地寬我憂夜卧夢成驚猶疑披山秋

送徐竑著作知康州

溪巒昔負命殺氣凌南州城郭漲烟火堂皇嘯蟬游被  
髮盡冠中吾人反縛囚行剽至抄忽歸載越山立駭攘  
事雖定收合信瘡死不有異澤密何令餘患瘳寒風在  
林鳴君馬不能留初佩太守章慨然任人憂問俗灰燼  
餘咄嗟令人謀士材為世用因難乃知尤煩苛一蕩祿  
幽遠偏懷柔四封鳴雞犬五穀被原疇里閭多娛宴歌  
鼓震隕隙明義每所希古人不難侔日月有常運志士  
無安輶山川自茲始努力千里遊

詠雪

北風蕭蕭鳴且歇短日悠悠生復滅朝含滄海滿天雲  
暮斷行人千里雪初通壑谷氣先冷漸蔽却原路疑絕  
併包華夷德豈薄改造乾坤事尤譎驅除已與塵滓隔  
濯漑終令枯槁悅相持始信竹柏勁易敗可嗟荏苒折  
條垂巧綴如自愛皆井隨形呀且缺飛捲輒駕長浪  
巨壁林林倚精鑿槩衣或有舒猶陳荒宴誰能耳偏熱  
壯夫撫劔生銳氣志士高門養高節已開襟骨絕煩憤  
更足溝塍慰空竭雖無酒醴登嘲笑亦有詩謠恣搜抉  
新陽髣髴送錢鑿舊徑參差分曲折留當最齒印崖石  
徙倚長松看象沈

寓懷二首

群生各有趣營慮自纏結名網智已羅利城愚折繼今  
遷主客真贗兩興滅洗然大人意香與能者別不必條

莫築中自老根節曾非故鏡培獨得較霜雪蛟龍無安  
丹虎兇有危轍將能此人追得匪合明否

荒城絕所之歲暮浩多思病眼對山湖孤吟寄天地用  
心長者間已與兒女異况排千年非獨抱六經意終非

常情度豈捕當世治幽懷但自信盛事皆空議氣昏繁  
霜多節老寒日駛局促去朋友咄嗟牽牽寐將論道精

麓豈必在文字

茅亭閑坐

荆門常書掩不必雲山深豈敢尚孤絕自能收寸心草  
萌被速徑鳥語遍喬林散映味新趣鳴絃嘆餘音脫粟  
幸可飽一瓢方獨斟顏徒緬雖卓非此誰為尋盛服纒  
紫文重印鑄黃金信使憂惴息詎無勤苦侵埃塵繼冠  
蓋霜露故衣冷骨有已自昔悅有微獨今豈誰智所批  
曾是力難任為樂聊在此焉知玉山岑

靖安幽谷亭

橫江捨輟對面見青山行盡車馬塵豁見水石寰地  
氣方以壑產聲落瀉瀉誰為千家縣正在清華間風煙  
凜人心世慮自可刪况無訟訴冀得有觴詠閑常疑此  
中吏白首豈思還人情貴松燁燁就玉班光華雖一  
時憂悖或滿顏雞鳴已爭馳驛駟振鑣緩豈如此中吏  
日高未開閤一不謹所守名聲別效軒豈如此中吏一  
官老無瘳情悃謀讓消泪泪氣象美豈如此中吏明心

攝弦頑况云此中居一亭眾萃環崖聲夢猶聞谷秀坐  
可攀倚天嶼巖姿青蒼露嫵爛對之精神恬恬可謝  
世網艱人生慕虛榮斂收意常慳誠思此憂偷自應喜  
椿萱

青雲亭閑坐

一登此亭高巖脫藩蕪擁開顏廣軒闢吹面驚騰動城  
回石崖抱山亂寒湖湧谷草晚更芳沙泉細猶洶崢嶸  
四封壯縹渺加氣捧連天廣衢走拂日長簷聲區區射  
聲利浩浩奔蹄踴趨榮眾所便冒涉吾久恐緬想山水  
宅環觀松檜拱揖耳天籟樂脫身人事穴幽閑味雖薄  
放蕩愚所勇窮凶勢猶競殺伐聲更詢揚揚斂臣貴燁  
燁官女寵諒知草茅微無補社稷重收放手幽鞭耕鋤  
躬遶隴尚或此心諧豈云吾道壅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之一

兩豐先生元豐類集卷之二

古詩

寄子進弟

憶子去家日南風始吹衣今來日未幾  
蠅蚊已群飛思子兼晝夜何啻如渴飢喜聞遠客至  
手自排荆扉客送書一紙翰墨子所揮  
上言山居惡寒接寒關次言服賦  
未未黍靡已肥其餘兼文字頗側隱與微題詩在紙  
尾語若意不非我喜何所似大似客得歸我與子事親  
未飽藿與薇常若去左右辛勤治後職子行何時反我  
眼日已晞應須畢秋刈相見憫依依

喜寒

純一作陽四時行無復氣節勁日火相吐吞乾離力還  
併玄冥失所安惟怯擅操柄我行東南野憤憤若酣奮  
喜逢青林長葉蔓可翻映正嗟天之高五色萬里淨忽  
驚西山雲毫末生一鏡頃更油然合點滿飛兩迸颺颺  
漸相扶霧霏一何盛積陰類屠師形勢久已偵乘時出  
幽壘奮發精爽競巨天逐炎官頽面修火令威加乾坤  
仗列列氣貌正人無焦煩憂冰釋天下病豈溷雪包林  
已壓朱鳥橫南方天精女瘴濕災可屏爭難奪刀及發  
巧搜壘穿收功當在今殺伐順天正況云變麥祥已竟  
閭里慶高歌叩吾轅上頌天子聖

詠史二首

京室天下歸飛鳥無餘地國士憂社稷  
人養聲利賈賤競一時義冠各鱗次子龍獨幽遠  
聘召漠無意子雲無由歸俛首天祿閣君乎獨西南  
抗頭觀廖廓無猜到沉真有故驚衰冥用心豈必殊  
拘肆事終各

江湖

江湖裕長遠幽好自相宜論迹異驚衆  
辭羣如避時優游可以享薇蕨易為私胡然弄  
回權霜雪有驪馳將之江湖廷祖子山師  
乘會別飲散獨宿孤亭

送書懷別

蜀客向何處欲觀浙江潮擬舟吳門櫺  
况會故人招置酒吳亭上無人吹寒簫  
浩觀萬物變馳尔生涼颺遂恐時節晚  
芳蘭從此凋功名竟安在富貴空寥寥  
鴻鵠舉千里鸞鳳翔九霄胡為蓬蒿下  
日夜悲鷓鴣車馬夕已還行人亦飄飄  
浩然滄海志寔冀守空霄

詠雪

嚴嚴層冰塞川澤洶洶北風鳴木石  
黃雲半夜滿千里大雪平明深一尺  
兩儀混合去纖間萬類縮藏絕塵迹  
蛟龍不起抱崗岫江海橫奔控阡陌  
野林縹渺苦難狀庭樹鮮妍疑可摘  
開門更覺山市靜散帙偏宜紙窓白  
精光蕩射徧巖谷氣象淨嶽見松栢  
少年登望就臺觀壯士衝凌向沙磧  
飢臆嗥伏牙爪獵隼飛擊矜羽翮  
旋簷客聚滿幽室黍稷人行沒雙履  
高堂暖熱嚴羅綺

環堵蕭條尚錦綸何當仰見白日照坐看先徒沙際釋  
漸涵溝吹兆豐富洗濯閭閻消瘴疫便乘東比生氣起  
自駕瘦牛理燒塔

荅裴煜二首

拙者羞強合因成社門居豈知公相尊一室若有餘愛  
子富文行類為己不如所以子之黨類見我僕車歡誠  
激孤緒合若水縱魚新詩八十言筆端產瑞璣胥胥委  
地運清風為吹壑相期在規誨燕以輔頑疎

寒寒今非古感激事真妄曾誰省孤心祇以餌群誘參  
差勢已甚决起意猶益親朋為憂危議語數鑄傷久之  
等鸞眺兀矣坐間巷長嗟貧累心更苦病摧壯微識豈  
天與今晨子來貺碩慙小人愚未出跛夫上狂言屈子  
吟浩歌仍子唱相歡匪貌濟所得實心尚時節雖已屢  
梅柳辛欲放過從勿厭倦相持非鬱益

寄王介卿

憶昨走京塵衡門始相識疎簾掛秋日客庖留共食紛  
紛說古今洞不置藩城有司甄揀餘度量弃擗撥振聯  
行尚早分首茅墟北初冬憇海昏夜坐探書篋始得讀  
君文大匠謝刀尺周孔日已遠遺經寔墻壁倡伴百怪  
起冠裾檢回應君材信魁嶮議論恣排闥如川流渾渾  
東海為委積如躋極高望萬物著春色寒家孟韓後斯  
文大難得嗟予見之晚反覆不能釋胡然縕環堵不收

謀者惑明朝漫江還念念非可柳如盪冒炎暑每進意  
愈塞維時南風薰木葉晃繁碧頽雲走石瀨逆坂上文  
艦欣聞被檄來窮關駐鑣賦促榻叩其言咸池播純經  
行身抗淵損及物窺龍稷綉綉指疇病文破甚鍼石淺  
止有停沙亦可洗珠璣論憂或共嘖遇極每同營莊祝  
融橫金隅未提職高樓詒可望命戰屢擊隊一不羅俗  
媿怡然治純墨露注尚忘疲更得蟾蜍具雅愛張與余  
挽之置茵席群兒因不酬叫嘖聚議摘仁義殊齟齬味  
者尊志石一作霧草變哀黃吟蛩開朝夕君子畏簡  
書薄言返行投商歌孺子別失淚染衣襟自從促糧去  
會此隆冬逼何神鼓陰補萬竅動謫傲城顛晚江浪蛟  
恠助撇射仁臂保無恙所想挂驚惕燁燁多吏侵良已  
碩藏齏追故尺書至疑念始冰折蘭滿香慈祥銜梧肆  
語通續紛衆胥土署壘各嬉息其餘書牘背栗密縷機  
織卷書勞來翰寸懷良士懌野泊轉平綠梅梢弄繁白  
金縮引柳葉芳氣滿泉澤出門無所抵歸卧四極寂術  
學頗思講人事多可憫含意不得發百憤注微臆搖搖  
詠顏色企足闕途隔自慚兒女情宛轉抱妻感吾念非  
吾私何當託雲翼奇偶轉如輪終期援焦溺

上人

金節橫光馬珂閑瑞鶻宮袍腰玉繞烟沙輕韉高軒過  
路上千人瞻羽蓋瑤瑤魁精彩浮蒼龍江城四面生春風

城中壞屋書籤碧有客苦吟連旦夕麻衣塵暗抱書泣  
歲暮黃梁不供食白日瞳矓望龍坂坐上一言寒口暖  
西入天閨洒霖雨須惜窮鱗在泥土

初夏有感

我從得病臥閭巷三見夏物爭滋榮紅英紫萼逐風盡  
高幹密葉還陰成山亭水館處處好朱碧萬實相駢擊  
林鳥梁燕各生子翅羽已足爭飛騰雉鷄五色繡新翻  
鷺鷥燕匹相隨鳴允峰露蝶亦有類欲往復聚何翻輕  
箔垂滿室事方盛繭綴下上如連星麥芒秋頽錯雜出  
高籠大澤填黃青物從草木及虫鳥無一不自盈其情  
嗟我獨病不如彼曾氣臥立常怍怍筋酸骨楚頭目眩  
強食豈得飢膏盈我身今雖落衆後我志素欲希軻軻  
十年萬事常坎壈奔走未足供黎羹慈勤未老鬢先白  
多學只自爲身自自然感疾憊形躄後日雖復應伶俜  
非同世俗頽顏色所慕少壯成功名但令命在尚可勉  
有細詎足傷吾平

送人務知賀州

溪石膠船秋瀨微南山巉空勢我颯風露氣嚴花草緋  
天色濛濛初鴈飛君子往守東南折極猶綵錯如翔暈  
象西照地榮笏衣先後隸從何頽頽初君治縣參德威  
吾人涵濡樂以肥念今奪去失所依出者遮行居者希  
我思群公坐天圓心與星斗爭光輝薦賢縮舌言無違

迅若發石乘高機何此茂器時所稀噤無一語為發揮  
敢作此什傳王畿旦暮塵書來勅歸

之南豐道上寄介甫

應速冒煩暑驅馳山水間泥泉沃渴肺沙風吹汗顏疲  
懸喘沫白殆僕負有殷仰嗟早雲高衛愛芳陂屢空翻  
降塵榻淨錦排霞闕城隍壯形勢岡谷來回環紅芰蛇  
相照翠樹鬱可攀野苗雜青黃兩露施上慳巫覡謂群  
望簫鼓鳴空山憂農非吾職望歲竊所歎想當午日烈  
行瞻月初彎星斗弄光彩羅絡電火班跋履雖云倦泰  
梓得暫還林僧授館舍田客扳鞍轡吾心本皎皎彼詿  
徒類頽方投定鑑照即使狂馬班相期木蘭揖蕩漾窮  
灣川

謝章伯益惠硯

人生對門東西陌口耳一聞心誰傳况乃天地相去遠  
一在南海一在燕古今萬世復萬世彼亦居下此在前  
是非得失錯且繁以情相語何由緣造化豈不大且淵  
到此縮縮智且慳聖人智出造化先始獨俯仰吾坤乾  
一人詰曲意百千以文寫意意乃宣簡書軸載道相聯  
馳夷走貊通百蠻義皇向今谷響選言語應接且暮間  
聖人不死一作術以此人與其類殊蛟螭外之君臣內  
父子仁義禮樂定筆端硯與筆墨乃舟船論功次第誰  
能肇伯益於文敏且顯字向紙上生戈鋌與硯出入宜

不指胡乃贊我壁并泉作詩知硯功小大報不充賜心  
焦然

送劉醫博

小人文病如愁感每嘆地僻無良醫窮若索冥俗事少  
對坐荏苒風光移深冬山城萬木落陰氣蕩射生寒颯  
東方吐日光入戶素壁閃閃含清輝臨汀劉君落落者  
六伎絕佛如天資潛心密與造化會布指邊有精靈隨  
馬蹄所至病歷亟我於此時忻得之一來握手與我話  
委曲衰頽肺與脾囊中珠九撮星斗悍我咀嚼心頗怡  
洒然沉痾一日解始免未老為枯骸越人前腸術已緩  
仲景納餅術可卑劉君與我德至大拱壁巨鼎非酬禪  
我嗟劉君乃士類進退統統無瑕玼况又新承太守薦  
羈鞅日背東門馳禁林侍從務周慎君袂所有互相宜  
貴人四難真可患去此足以為時規

送陳商學士

柳黃羊出年將破陰瀟浸苔強萬箇溪頭蒲葦各萌芽  
山梅最繁花已墮物色撩人思易狂况躋別館清何那  
城東日晚公將去羸影未離愁四座公於萬事不彫鏘  
心惹慨慨無坎珂來從奎壁光銜下笑倚樽筵成郡謬  
嗟予齷齪才性下并置合守口焚餼公持姓名動人主  
校飾寧嫌筆端挫從今清夜思江路夢送公船先北過

送錢生

天下字校慶師生無所依子來滿蒙書聲璨瑩與曩一  
字未得讀叩言忽言歸冷子甚有志事時與子遠吾無  
一畝宮留子為發揮去矣善自立毋使嗣音稀

雪詠

雲花好潔白不待詠說知區區取相似今古同一辭  
能比衆作小去筆墨畦誰能出千載為雪立傳碑四座  
且勿歌听我白雪詩天地於降雪其功大艱難去年暖  
風日冬在春己還山屏盡深碧危瀾聲亦湧草萌各已  
動梅花開寂繁鑪火殆可謝衣絮誰復言推排鴈已過  
一變天更寒飄風動木石激射難出閭樞旁擁高燦領  
肘曾不温仰視雲壓疊毒欲藉屋山元氣不復呵飛鳥  
折羽翰誰排河漢流欲傾莽蒼間道為黑風遮凝凍無  
住者紛紛成片綾六出非刻削初時滴餘滴雜雨猶可  
惡迤邐銀飛洒態狀不可名或稀若有待或密似相蒸  
或潺久宛轉或狂自軒騰群來信汗漫孤飄亦零丁屋  
角初漸班瓦溝忽皆平坳窪一已滿茅茨壓將傾樹木  
逾封裏岡山助崢嶸皆除斷纖纖池臺有餘清流塵寂  
已掩物象皆皆明厨煙或中鏡里表仍孤擊長街隱缺  
甃荒城混孤稜沙水眇相合扁舟在岳屏咏草鳥雀蹶  
喙字遠蹤橫頰驚宇宙內侈麗皆天成引望誰倚棧秀  
色亂自晴永懷衡門士辛苦守六經山藜不充腹笔硯  
久已冰柔茵坐中堂誰問公與卿世事旧無意燭換猶



飛觥文犀聖朱俯陽春謝筵爭所處殊處所苦樂固異  
情誰致此不齊上天意何嘗蒼蒼不可問奕奕洒未停  
明晨起相慶寒日已滿窓并焚破圓素物苔還故蒼萬  
物去復冒頰色皆復常融為大田水其流日滂滂方磨  
接深剛避微碧玉光豈惟蕩疫消疾驗百穀祥願彼守  
經士辛可繼狼狽憂民既非職空致新詩章

送僧晚容

飛光無停芳歲闌群陽不行寒氣動疎篁有韻窓含雪  
重暮無溫筆捷凍蕭條山草葉始枯綽約江梅蕊先弄  
無人為我取酒斟有客來前乞詩送多情為客不能已  
捲紙連書筆鋒縱七言百字拙且卑俗眼方憎汝休重

送叔延判官

北風吹空雪花冷平鋪雲霧冒峯頂江長水闊飛鳥絕  
沙樹參差動波影君子從戎碧油下綠髮清腫笏袍整  
大馬高車府中罷一船沿流背丁丙鮑魚勝銀鑄酒美  
物物當前若圖屏危帆健櫓醉中去千里奔過猶一項  
明年隨春到京國紅紫燒空折挑杏獻書又謁蓬萊宮  
新衝豪曹試鋒穎况遇朝廷方急材驥駉駉駉足當騁

山茶花

山茶花開春未歸春歸正值花盛時蒼然老樹肯誰種  
照耀萬朵紅相圍蜂蝶藏鳥伏不得見東風用力先吹噓  
追思前者葉蓋地萬木慘慘橫空枝寒梅數綻小顏色

霰雪滿眼常相迷豈如此花開此日絳艷獨出凌朝曦  
為憐勁意似松栢欲攀更惜長依依山橋淺薄豈足比  
五月霧雨空芳霏

丁亥三月十五日

茫茫月色如溪沙萬里不有纖雲遮今年寒氣爭春來  
雪大如掌隨驚雷臨川城中三月雨城東大丘汨為渚  
天地慘慘無開時常恐蟄死和與羲此時謂月水中沒  
弱入蛙腸那復出豈知今夜月光圓照徹萬物無遺偏  
人間有人司重輕安得知汝有時明

舍弟南源劉稍

買田南山下禾黍忽已秋糟床待此注豈止衣食謀窮  
陰迫霜霰不可逞擊收吾黨三三子長行已寒裘久苦  
城中富至山諒優游况已除險穢新堂置崑幽恣軒眾  
峯出階墀水淙流良材未成種草樹亦已稠寒花開照  
耀谷鳥樂噉心與珍境接佳興固已適而况饒朝夕  
耳美日可搜黃鷄肥落俎清醑湛盈甕時鮮鱸米鯽餘  
滋折丹榴此味何以侑文辭頗賡酬書務誠遺滯夜工  
賢春諭因觀稼穡勞始覺奉養優此樂詎非辛人生復  
何求送子固自起往意不可留

奉和滁州九詠九首并序

先生貶守滁滁小州先生為之殆無事環州多佳山水  
最有名邗邗山近得之曰幽谷先生數遊其間又賦詩

以樂之聲得而賡之者凡九章

鄉瑯泉石篆

陽水絕藝天下稱瑯瑯石篆新有名初留泉涯俗誰顧  
一日貴重繇先生古今書法不可數猶有字本存於經  
我於八体未曾學雖得此字寧能評高文老筆又所愛  
欲叙髣髴非精筆端應驅鬼神聚筆妙更與陰陽爭  
刻雕萬象出冥昧不見刀斧曾經管奇形挺若聳崖巖  
險勢直恐生風霆雨來莽蒼龍蛟起秋入寥沈星斗明  
先生七言載其側為地自與立山平先生抱材置荒郡  
有若此字存富高當還先生坐廊廟悉引萬事歸繩衝  
遂收此字入秘府不使日灼毒苔繁高材重寶不失一  
唐舜湯禹寧非朋

遊瑯瑯山

飛先洗積雪南山露崔嵬長淮水未綠深塢花已開  
遠聞山中泉隱若冰谷摧初誰愛蒼翠排空結樓臺  
架梁棟輝輝刻瓊瑰先生奮鳳姿未免燕雀猜飛鳴失  
其所徘徊此山隈萬事於人身九州一浮埃所要扶道  
德不愧立與回先生逐二子誰能計垠崖所懷雖未寫  
所適在權哈為語幕下士殷勤羞斐醅

歸雲洞

洞遠人言接滄海洞幽晴始見莓苔天下顛願望霖雨  
豈知雲入此中來

鄉瑯溪

野草山花夾亂流橋邊旌旆影悠悠即應要地無人見  
可忍閑時不出遊

班春亭

山亭嘗自絕浮埃山路輝光五馬來春滿人間不知主  
誰言鑿治此中開

蕪子亭

瑯瑯石泉清照人裏無泥沙表無塵風翻日夕夏懷盡  
古練一匹常齋淪

石屏路

石屏不見刀斧痕石下初誰得行徑千巒來時停管絃  
月明更覺山中靜

慧覺方丈

七言老意蒼松蟠百金古字青霞鑄儒林孟子先生是  
墨者夷之後代傳

幽谷晚飲

先生卓難攀材真帝王佐皎皎衆所病蜿蜒龍方卧卷  
彼天下惠赴此一郡課幕府既多暇山水乃屢過旌旆  
拂家露車馬驚坎珂慶此谷中泉聲響遠已攜挂橫勢  
逾急兩點綠新破旁生竹相圍疎疎碧千箇遙源宵難  
窺盤古坦如磋遊鱗戲可數飛鳥嚶相和接琴薰風後  
結宇寒崑左觥筵已得月金紈尚圍坐心如含道遙語



不綴招此一時聳傳觀千載激秦懦甘棠詩之懷峴首  
浹管望况此盛德下襦袴人所荷不假碑刻垂棟牖敢  
願挫當今甲兵後天地合坎珂先生席上珍豈忍溝中  
餓母徐黑轡石當馳四方賀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之二

元豐類藁卷之三

古詩

游麻姑山

軍南古原行數里忽見峻嶺橫千尋誰開一徑破蒼翠  
對植松柏何森森危根自迸古崖出老色不畏莓苔侵  
脩竹整整儼朝士下蔭石齒明如金遂登半嶺望城郭  
但見積霧紫江潯岡陵稍轉露樓閣沙莽忽盡橫園林  
秋光已逼花草歇寒氣况乘崑谷深我馳輕輿豈知倦  
倏忽遂覺窮嶽壑龍門誰來此中鑿玉簡不記何年沉  
泉聲可聽真眾韻泉意欲瀉無瑤琴斗迴地勢平如削  
擺經百頃黃差參橫開三門兩出路却立兩殿當崖陰  
深廊千步抵崑腹祭木萬本摩天心碑文磊嶷氣不俗  
筆畫縹緲工非今世傳僊人家此地天風冷冷吹我襟  
今人豈解不老術可惟綠髮常盈鬢根源分明我能說  
一室傾里輪郭琳相高既不擁未耜方壯又不持戈鏢  
我丁鐵軻豈暇議直喜虛曠開煩襟清語出口若先搆  
白酒到手無停斟山人執袂與我語留我饋我山中禽  
玲瓏當窓急雨洒窈窕隔溪孤笛吟未昏已移就明燭  
病骨夜宿添重衾神醒氣玉目無睡到曉獨愛流泉音  
起來身去接塵事片心未省忘登臨

桃花源

來時秋不見桃花空樹寒泉瀉石涯爭得時人見萬鳳

不見身去憶烟霞

丹霞洞

麻姑石壇起雲霧常意已極高峯巔豈知造化有神處  
別聳翠嶺參青天長松桀栢枝鬼砌中畫一道如流泉  
林風颼颼滿立壑山鳥啾啾凌飛烟山腰古亭豁可望  
下見秋已清無邊忽驚陰崖勢回合中抱幽谷何平園  
初誰鑿險構接觀更使遶舍開芝田令人到此毛骨醒  
欲搆老筆丹青傳羌夷干戈合未解天地瘡痍誰能痊  
大厦棟架置沙莽肯復顧野楠與稼吾徒於時直何用  
欲往未得心茫然

半山亭

樹杪蒼崖路屈盤半崖亭樹午猶寒平時舉眼看山屨  
到此憑欄直下看

頽碑

碑文老勢信可愛碑意少欲誰能鑄已推心贈破姦究  
安用筆墨傳神仙

碧蓮池

神仙恍惚不可明空有池蓮變紅碧清香冷落秋風前  
似被麻姑妬顏色

流杯池

行盡壇前石崖路忽見一曲清冷泉酒行到我不辭醉  
安用了了分愚賢

七星彩

古杉蒼蒼橫斗文其餘十圍陰蔽野應到夜深山月來  
林色天光迷上下

瀑布泉

飛泉一支天上来寒影沉沉瀉龍穴山靈欲以恠動人  
山路先冬積霜雪

秋懷

天地四時誰主張縱使群陰入風日日光在天已蒼涼  
風氣吹人更慄慄樹木慘慘顏色衰鶯雀啾啾似失  
我有愁輪行我觴顛倒回環不能律我本孜孜學詩書  
詩書與今豈同術智慮過人祇自警聞見於時未裨一  
片心皎皎事乖皆散醉冥冥勢凌突出門榛棘不可行  
終歲蒿藜尚誰郵遠夢頻迷憶故人客被初寒卧况疾  
將相公卿雖不為消長窮通豈須詰聖賢積穢力可攀  
安能俯心為苟屈

送歐陽貞外歸觀滁州舍人

病卧不出門非閑避塵土深秋影雖清孤懷共誰語辱  
子問吾靈輝如就賓無足音固可喜况久捉松麈子生  
何其祥象廷坐軻愈顧我齒諸生漸磨苦頑魯如有仰  
天潢勢豈識津渚又若馬牛然安能望熊虎尤搖在門  
心常若風中羽羨子筋骨輕歸飛得其所從今夢無南  
隨子渡江纒

一畫千萬思

一畫千萬思一夜千萬愁  
晝思復夜愁晝夜千萬秋  
故人遠為縣海邊句踐州  
故人道何如不問孔與周  
我如道遠塵安能望高丘  
又若澗與溪敢比滄海流  
景山曉學海汲汲強自謀  
愁思難爾勤故人得知否

送鄭秀才

鄭生雙瞳光欲溢我意海月藏  
其中齒清髮紺心獨老  
秋崖直聳千年松來趨學宮  
業文字進退珮玉何玲瓏  
一朝束書別我去馬蹄脫若風  
中蓬當今文人密如梳  
子勿浪漫西與東  
瘦身不可不擇處一跌萬里無還蹤

荅兩勸免

炙灼君所勸感君書上辭勿難  
火艾痛要使功名播我  
道世所背君知餘有誰  
筋骸倘且健學行肯教隳

菊花

菊花秋開只一種意遠不隨  
桃與梅遊人有幾愛孤淡  
零落野水空崑崙層層露  
萼萼間枝葉金鬢萬箇圍  
蒼蒼直從陶令酷愛尚始有  
我見心眼開為憐清香與正色  
欲塞吏借常排徇當携玉枕  
就花醉一飲不辭三百杯

荅石秀才月下

今宵月色明千里秋水與天無  
表裏樹木矯矯蛟龍蟠  
星瓦鱗鱗雪霜洗林下  
病人毛骨醒目愛清光  
不知已秋風自作竿籟聲  
更送城笳夜深起客衾  
初寒睡未能

忍得子詩哦以喜子求我如何勤  
勸我知苦踈少知己  
子真愛我常存心安用蕪辭煩  
紙筆

冬曉書懷

群鷄鳴嘶天始明東方吐日霜  
上冰長簾高卷掃落葉  
短枕背立吹殘燈昔時氣銳過  
奔浪今日病減真無魂  
南箕翻翻世所效白壁皎皎誰  
非憎屠龍破產習已妄  
畫蛇著足棄未能不容當時孔  
何病更譽衆列顏非明  
坐知天下書最繁心縱塵土酒  
可憑莫過二事實且聖  
胡不學外常騰騰

代書寄趙宏

憶承昨歲致書召逃入江城  
同一笑羸奴小馬君所借  
出犯朝寒軟頰掉花來萬事  
固已批泥乃病敷顏不少  
去隨衆後已自枉更苦世情  
非可料一心耿耿浪誠直  
百口播播競訶訕獨君踴躍  
於我顧警於真玉火空燒  
別來未幾歲云換揚柳得春  
還窈窕東溪軍好水已涿  
桃李萬株紅白照當時病卧  
不能出日倚東風愁同調  
遂迷紅白委地休新築可書  
陰可釣君持使傳入南師  
忽領貔貅過蓬萊僧堂取酒  
就君飲不覺乘權蓋頻醜  
屋西明月過簾白簾角有時  
飛翬耀明闥鉦鼓催軍發  
共上高樓看旗旄日高行忽  
又別君從此閉門誰可嘯  
秋風已盡始得書喜聽車輪  
返窮微身欲追隨病未能  
目斷珊瑚遮海嶠是時肺氣  
壯更惡日以沉瀛愛不瘳

豈其艱苦天所憫晚節幸值巫彭妙放心已保性命在  
握手猶驚骨骸峭今年霜霰雖未重室冷尚無新可燒  
一畝酸寒豈易言局促不殊魚在罟勞君書劄數問訊  
深愧薄材無象肖君心卓犖未識安得辨口聞廊廟

東津歸催吳秀才寄酒

荒城懶出門常掩春氣欲歸寒不飲東隣咫尺猶不到  
况乃傍溪潭石險風光得暖才幾日不覺溪山碧於染  
欣然與客到西岸衣憤不避塵泥點谷花洲草各萌芽  
高下迸生如刻剡梅花開早已滿若洗新粧竟妖臉  
柳條前日尚憔悴時節與催遷在藉沙禽翅羽亦已好  
爭趁午暄浮翠微從今物物已可愛有酒便醉情何懶  
君厨山杏舊所識速致百壺瀦瀦心知萬事難刻畫  
惟有醉眠知不忝預愁酪酌苦太熱已令酒屋鋪風簾

送吳秀才

一年過臘已十日餘日到春能有限春來遠近不可問  
冷碧先歸在流水梅花向今獨已繁玉豔都占春風間  
草萌出土亦過寸衆芳次第掛清寒虛堂盡日對風影  
我獨此守青瑯玕故人遠來未一醉車缺欲去今誰攀  
隣君滿腹富文綵卷尾赤色無波瀾連年禮部試多士  
白羽捨置操操管君今忽忽負壯節我亦春色差衰顏  
況蓬離別可奈何憶人日老情日多

和章友直城東春日

東流抱孤城兩洗見春色風吹百草根道路千里碧莫  
盡溪漫漫去波瀾散無跡透林缺見山舟舟葦蕩積沙  
禽有遺蹤文字不可識青松對桃李桃李紅李白勢方  
競青青守崑崙君意無不諧研談欲俱得賦詩多所陳  
炳若觀龜拆城東不特到衆物已歷歷

簡如晦伯益

一年孟春月已晦思去去鵬如須臾春事競在二月間  
急景宜與正月殊今看桃李花未出不知花開能幾日  
日尋桃李不暫停恐未十回花已失筋骸縱病心尚壯  
酒醴雖無隣可乞城東欲與君試行莫嫌冷落逐書生

高松

高松高千雲衆木安可到湯湯鳴寒溪嫵嫵倚翠巖側  
聽心神醒仰視目睛眊風雨天地動一葉不敵倒豈同  
澗中萍上下逐流潦豈同墻根槐卷卷秋可掃鳳凰引  
衆禽此木陰可壽君求百常柱星日此可造般匠世有  
無方鍾野人好

青青閣青青

青青閣青青盡望密如鏤風柔聲自和草葦陰可籍遊  
蜂不暫去帶鳥時獨下繚牆隔深園高枝出虛榭貴人  
無餘事散言持玉笋茅屋亦自好吾廬四如畫故人儻  
可遲倒屣不辭迂

洪州

洪州城中荒且遠每到弱馬常驅馳交朋顧我亦已厚  
謝詞有禮寧當遠人生有累乃汲汲萬事教迫如街衢  
山中無塵水青白安得去吟梁甫辭

詠史二首

仲尼一旅人吳楚攝南面不知千載下究竟誰貴賤賜  
也相國尊子思終不慕乃知古今士輕重復內顧

沂河

客舟沂河西北行日夜似與河流爭不知洶洶竟何為  
怒意彼此何時平但疑天地送秋至惡雨疾風相觸聲  
我病入寒饒睡思歸夢正美還遭驚東南水鄉我所住  
楊花散時春水生湖江渺瀟不見岸汨汨自流無可惜  
石泉百丈落山嘴此縱有聲清可聽莫如此水極凶驚  
土木暫觸還轟轟吁嗟造化何厚薄惡物受稟無由更

尹師魯

衆人生死如塵沉一賢發死千載悲漢初重生不大用  
厥政自此歎隆姬至今董生沒雖久語者為漢常嗟歎  
尹公素志任天下衆亦共望齊臯伊文章氣節蓋當世  
尚在功德如毛釐安知蔓草蔽原野雪霰先折青松枝  
百身可贖世豈惜計告四至人猶疑悲公尚至千載後  
况復悲者同其時非公生平舊相識踉向北極陳斯詩

發松門寄介甫

南風夜發吹孤舟起視北極星辰稠曉開在帆破長浪

挾以兩幘當中流松門東面見廬阜其上少日煙氣浮  
舟人指我極四望黑處無底蛟龍湫梯溪在巖信浩蕩  
兩淡若粒分岡丘落星園園孰可賦清漢夜獨垂牽牛  
故人會期此同載捨糶直抵雲山落念今五載負斯語  
心獨動蕩風中存况開肥遯須山在早時事力胡能謀  
所嗟親老食未足安得一畝操鋤擾此言此笑吾此取  
芥子世孰吾相投今諧與子脫然去亦有文字歌唐周

北風

北風動地江湖天我坐極浦維空船浮雲漠漠下無日  
老拙自擺相移遷童琴空聞不可見應已久絕朱絃絃  
遂令陰庭自回幹安得歲物無疵愆江頭酒賤且就醉  
勿復著口問陶甄

留彭澤

淵明肯抱道為貧仕茲邑幡然復謝去肯受一官繫子  
觀長者愛僚慨在遺集豈同孤寡人剪剪慕京限遺時  
乃肥遯茲理固可執獨有田廬歸嗟我未能及

江上懷介甫

江上信清華月風亦蕭酒故人在千里樽酒難獨把由  
來懶拙甚豈免交游寡朱絃任塵埃誰是知音者

讀五代史

唐衰匪一日遠自開元中尚傳十四帝始告曆數窮由  
來根本強暴矣豈易攻嗟哉深周間卒莫相始終只無

累世德成若燭向風當時積薪上曾寧發歌鐘

庭木

庭中有佳桐清影四面垂往往風雨夜傲龍此投依留  
之特爲鳳未許燕雀窺誰謂鳥鳥惡安樂取高枝不顧  
白日照直傍陰虹飛自恃棲託穩豈憂彈射危三春獨  
翔翔百鳥斂羽儀鳳凰不賦爭况乃鳧鴒微既務志意  
得都爲世可欺白晝擺鼎肉從容擇牲犧近人不肯避  
一怒終夜啼遭其瞰牆屋禍患豈可移聽之欲占赦婦  
人固已衰忿害乃其何肯報福蓋行路指之嘆童稚  
爭罵讎鸚鵡獻至尊言語固可奇翡翠輸太府罷服所  
取資鳩鷄美文章贊贈理亦宜鷹鷂逐惡鳥天威得施  
爲開睢於周室耿繫配后妃莫如此鳥頑飽食無所禪  
一善不能有醜聲日交馳但知擇嘉慶巍然治其柄衆  
怒未易忽微幸亦有斯安知無刀斧崩分芥皮且勿  
引蠹蟲使樹心本披亦有愛博擊鈞連美與矚亦勿樂  
順已窟穴藏狐狸凡能致大患動不自毫釐未知引避  
去此語足自規惜哉種樹意長與事幸速古來亦如此  
壯士徒嗟悲

發彭澤

卧聞擗聲知雨來起見江流與天合山回風吹霧不盡  
帆健船衝浪相吞歸雲難乘空斷落日乍掩倏可納  
去家今夜一千里誰見愁來坐方瀾

菊花

東籬菊花今已開萬物各自相驅催却尋桃杏柳後有  
舊樹陰慘空牆隈年光日日已非昔人世可能無盛衰  
朱顏白髮相去幾勢利聲名相抑排三公未能送餓死  
九鼎竟亦爲塵埃乃知萬事皆自狂有便只宜持酒杯

落葉

秋雨與風相噴薄樹木可能無葉落琅玕散漫不可收  
野步滿船誰掃掠垂楊千樹舊所惜顏色易衰由力弱  
空條尚舞不自休物意豈能知索寞菊花雖開能幾許  
新酒縱酸猶可酌朱顏久已拼銷滅豈有功名堪寫見  
衣冠塵土欲更洗其奈滿隄河水濁花開葉落須強醉  
壯士豈愛常落魄

舞鶴

蓬瀛歸未得偃翼清溪陰忽聞瑤琴奏遂舞玉山岑舞  
罷後噪唳誰知天外心

元豐類集卷之三

元豐類集卷之四

古詩

降龍

降龍左右施襟裾兩郎衣朝服準準禮下天子一等爾  
衣服君屢何其殊文播列戟照私第青紫苦若官其孛  
先後榮煌首珠翠侍者百十顏温瑜凝寒隨指熱侵骨  
一宴百盞傾金壺窮民疾首望雨露太上欲倚攀姚虞  
君胡為乎日時病索鍼襪艾恬以愉生前并赫浪自重  
身後沒沒寧非愚

湘寇

衡湘有寇未誅剪殺氣凜凜圖江潯北兵居南匪便習  
若以大船乘高岑僮人操兵快如鶻千里其狡巢深林  
超突溪崖出又伏勢變不易施戈鏜能者張弓入城郭  
連邑累鎮遭驅侵群黨爭誅殺吏士白骨棄野誰推去  
艱難數萬直何用月費空已逾千金楚為貧鄉乃其素  
應此調發寧能禁捷如馬接不得志強曳兩足登嶽盜  
烏蟻睚眦倚崑險此虜難勝端非今較然大體著方冊  
唯用守長候其心祝良張橋乃真蹊李綠道古徒為擒  
嗚呼廟堂不慎擇彼士齟齬何能任大中咸通乃商鑿  
養以歲月其憂深願書此語致太史獻之以補丹表箴

地動

居聞元氣判為二升降相輔非相傷今者無端越疆畔

陰氣焰焰侵於陽陽收剛明避其勢陰負捷勝允偈佯  
地乘是氣抗於下震盪裂拆垂其常齊秦晉代及荆楚  
千百其堵崩連牆墜丘隄屋不自定翩若猛吹搖旌幢  
生民洶洶避其所如寄厥命於湖江有聲四出嘻可怕  
誰擊萬鼓何雷破陰為氣靜乃如此天意味密寧能詳  
或去黃夷尚侵軼已事豈必垂灾祥意者邪臣有專恣  
氣象翕翕難為當權經若此非臆決皎如秋日浮青翰  
祖宗威靈壓下聖安得直語聞明堂朝廷肅穆法度治  
豈用懷懷憂胡羌

邊將

太祖太宗能得人長壘橫邊遮虜塵太傅李漢超侍中  
何繼筠二子承接吳與孫鎮齊撫棟功業均卓哉相宗  
信英特明如秋泉斷如石一朝出節合二子口付心隨  
斷織感囊笄之旁郡城下酒利商租若山積二子開庫  
鳴戰士以至量今剩量帛洪濤入坐行酒杯牛獻羊蒸  
委若灰歲費巨萬不計籍戰士歡酣氣皆百二子按轡  
行邊隅牙轟死轉翻以舒汛掃沙磧無纖埃塞門千里  
常夜開壯耕老舖安且愉奈麻蔽野華芬敷濟南遠清  
書樂石百井夜出催窮蘆神我祖宗知大体趙任李牧  
真如是漢文齷齪豈足稱即吏致激面汗辭當今羌夷  
久偪蹙兵如直癰理須決堂堂諸公把旄鉞碩象神繡  
因羈細祖宗憲度存諸書妙若白日明天體國容軍政



不可亂薦此以爲  
陛下娛

多雨

嗟江之濱地多雨冬雷不收開整戶陰氣濁晦化爲霧  
或雲於山水礎雜花萬株紅與紫臘吹風吹開不可數  
入春十日寒始至春氣欲歸客格住群山峻空雪相巨  
樵折草木何可禦霖傾潦洵那復止宵林大丘滅無渚  
及今孟夏理宜熱重喪無温坐當午四時云然了安謂  
吁吾有愁誰可語

秋日

陰氣先贏縱秋熱時節有幾相與奪情知赫日不可久  
須聽西風生木末浮雲滿天明復暗天意自然如慘怛  
園林秀色已漸失次第豈能無葉脫南山獨佳不可挫  
氣象更清連日月燕飛度海向何處今去昔來真可勞  
綉簾錦幕不平等從此朱門戒霜雪誰憐非角歌者哀  
歲歲苦貧思短褐

山水屏

吳纏落髮機舒卷光亂目秋刀剪 新屏尺寸隨折曲  
搜羅得珍匠徒倚思先屬經營頃刻內十里在一幅定  
眇乃漸通紀一作數難迫促山亂若無病負抱頗重樓  
高稜最當中築大勢兀獨回環接峯接趨向若奔伏吟  
雄跨九州爭險挂星宿深疑登霜積暗覺烟霧觸泉源

出青具漲潦兩崖束壑遠始紆徐派別輪穀谷輕舟漾  
其間汭沂無緩速微尋得備遲側起破蒼麓遠到無限  
極窮林犯雲族遊子定何之顧貯停馬足盤石長自閑  
空源偶誰築塵氛見荒林物色存古俗黎黎弄幽花蒼  
蒼隆嘉木遺牛上巖顛驚鹿出槎腹鮮明極萬狀指以  
才一粟離從人力爲頗類陰惟續深堂得歌眠高挑生  
遠曠餘光耀余情清意凝慢得愚詞世幸畧備卧嗜尤  
酷因能助佳裝肯願躡杲旭將相有時林溪品真我欲  
儒林耻未博俗弄思自續培埭累苟輕耕釣吾已十圖  
屏持自耐霖霖心思逐

八月二十九日小飲

陰陽在天地鼓吹猶索禽煩蒸翕已盡瀨氣乃浮薄群  
山翠相抱塵霧如洗濯川源亦虛徹派別歸衆壑蒼蒼  
滅蛙蚓勁意動雕鷲蠅蚊自不容雖有類鉗縛驅之舊  
苦衆忽去寧匪樂俯仰自醒然意適忘體瘦天運雖已  
變生物固未剝薑芋圃可掘木黍田始穫脫苞紫栗迤  
透葉紅梨墜幽花媚清景鮮葢離新萼西風動格露曉  
愈備摧能終犯寒法詎可忽纖弱况當九日近家釀成  
已昨温顏几杖適弱質衣冠恪闔門自可會非必千里  
約筆輒出人指灑灑鴛鴦宮角初言小人獻終拜長者醉  
清言喜自洽細故憂可畧幸無職事顧况荷租賦薄讀  
休暇得醉且吟嘯



食梨

今歲天旱甚百穀病已久山梨取大樹屬此亦乾朽當  
 春花盛時雪滿山前後常期摘秋實穰穰落吾手忽驚  
 冰玉敗不與膏澤偶清朝起周覽映葉才八九閑看  
 時物此說得淺叟貧齋分寂絕塵抱徒喧嘔寧知蕭  
 內把捏忽先有食蕭然非稱分少覺已厚開苞日星動  
 落刃冰雪剖煙淨釋新汲遠負盈素在英華兩相發光  
 彩生戶牖初嘗密經齒又嚼泉垂口蠲煩慰諸親愈渴  
 折衆友肯視故畦瓜寧論濁泥藕歲晚迫風霜人飢乏  
 蘇糗真味雖暫御未許置樽酒

追租

耕耨筋力苦收川田野樂鄉鄰約來往樽酒追酬醉生  
 涯給俯仰公歛志厚薄胡為此歲暮若少顏色惡國用  
 有緩急時議廢量度內外奔氣勢上下窮剝削今歲九  
 夏旱赤日萬里灼陂湖蹙埃墟未黍死燒確聚期必見  
 省理在非可畧謂狼倒廩賑詎止追租關吾人已迫切  
 此望亦迂逸奈何呻吟訴卒受鞭撻却寧論救憔悴反  
 與爭合論問胡應驅迫久已罹匱酒計須責強壯勢不  
 存奄弱去歲已如此慈呼徧郊郭飢羸乞分寸斯須死  
 咎縛法令尚備明此理可驚愕公御飽天祿耳目知民  
 瘼忍令瘡痍內每肆誅求虐但憂值空虛寧無挺犁鋤  
 暴吏休宜除淨費義可削吾卧避囂喧敢言偶斟酌試

起望遺村靈風振墟落

桐樹

棄地瓦礫間茲桐偶誰樹憶見擁西牆俄成創烟露得  
 時花葉鮮照影清泉助當軒蔽赤日對卧醒百慮惜哉  
 稟受弱妄使鸞鳳顧商聲動猶微秀色觸已沮泣摧亂  
 繁條逼迫畏清露喧晴幸未闕飄落儻可拒噫號銜  
 回灑射陰叢聚此勢復可言瞪視空薄暮

九月九日

淒淒風露激衰葉聲響已折蘆舍清未苦裘褐冷眠  
 食味尤嘉起坐日尚永虛天照積水精鑑出幽礦石瑩  
 見山稜林疎覺憇固黃花宿蕊破豔艷長粧靚頰尋遠  
 逕香每愛蒼池影為誰佳色鮮慰我貧齋靜寒醅出  
 法異果得他境甘腹饌新兔醜醜應修養蒲益幽閉重  
 時節老大珠物景獻酬興未薄比調思猶騁况同親戚  
 歡詎匪田野幸俱醉任栖鷓鴣炬炬尚可乘

路中對月

山川困遊人而不斷歸夢其餘惟日月朝夕南北共日  
 光驅人身擾擾逐群動鄉思須暫忘世事那止重豈如  
 月可喜露坐惜恹恹清明入襟懷萬里絕纖霧愛之不  
 能食但以目睛送想知吾在廬皎皎上脩棟慈親坐高  
 堂切切兒女衆隣其到吾前不使降惟懷豈不映時節  
 荏苒更季仲而我去方急其能計歸鞚我非土木為耳

日異聾聾念之易由安腸胃百愛中何言月下喜喜處  
亦有用爲其同此時水木光可手猶勝夢中事記之聊  
一誦

### 聽鶻寄家人

鶻聲啞啞有知家人聽鶻占歸期物情固不等人事  
爾意自驚思別離秋風聚聚正可愛黃菊笑蓉開滿枝  
春風千樹變顏色遠水靜照紅霞衣梧桐楊柳豈知數  
沙走露冷銀床欲新黃暗綠各自媚爛熳未減春風時  
誰言秋物不可賞人意自移隨盛衰山田正冷酒味美  
禾黍半收鷄鵝肥霜聚野粟熟處有雪密鷓鴣口清香隨  
鄉園物物可想見我意抵隨風飛家人未用占鶻語  
應到婦時春亦歸

### 讀書亦云羊外記讀書

吾性雖嗜學年少不自強所至未及門安能望其堂在  
箒歲云暮家事已獨當經營食喪口四方走遠連一身  
如飛雲過風任飄揚山川浩無涯險阻不覺落日號  
虎豹吾未停車箱波濤動蛟龍吾方進舟航巧勤半天  
下所濟一毫芒最自憶往歲病軀又羸厄呻吟千里外  
蒼黃值親喪母弟各在遠計歸恐驚惶面禍甘獨任危  
形載孤煙崎驅護族攬緬離投故鄉至今驚未定生還  
乃非常憂慮心膽耗馳驅筋力傷况已近衰境而常犯  
風霜驅之夕如此負病固宜長朝脯暫一飽百回步空

顏未免廢坐卧其能跡縹緗新知固云少舊學亦已忘  
百家異旨趣六經富文章其言既卓聞其義固荒茫古  
人至白首瘦窮敗肝腸僅名通一藝者書欲煌煌瑕在  
自掩覆後世更昭彰世久無孔子指畫隨其方後生以  
中才育腹妄度量彼事猶未達吾懶復何望端愛類童  
稚習書倒偏傍况令議文物規摹誰能詳輪轅孰曉直  
冠蓋熟練黃珪璋國之器孰殺孰鋒銜問十九未論其  
一猶面牆幾微言性命兩兆審興亡茲亦覺浩浩吾誰  
免俟俟因思幸尚壯不自隙昂前謀信已拙來效燕  
云滅漸有田數畝春殊可耕桑休問就醫學疾病可消  
瘵性本反澁激情田去盡荒長編倚情榮大軸辭深憂  
收功畏奔景霜皇起幽房虛窓透深暎明膏續飛光搜  
窮力雖德磬礪志須償譬如勤種藝無憂賃困舍又如  
草消消室難致湯湯昔發漸開闢新輪日收藏經營但  
疊疊積累自獲獲既多又須擇儲精棄其糠一正以孔  
孟其擇乃韓莊賓朋碩空館議論據方來試爲出其有  
始如宮應商紛絃遇叩擊律呂乃交相浪史極萬變開  
闔爭陰陽南山對座按相摩靈書卷百鳥聽徘徊忽如  
來鳳凰乃知千載後坐可見雲霄地行雖未果貯蓄豈  
非良何殊既中馬縱縱草滿場形骸苟充實氣力易騰  
騷此求苦未晚此志在堅剛

### 雜詩五首

三季已千載古道久荒榛紛紛東漢士飛鳴不當辰經  
營救氛泯此志卒埃塵士生有進退何必棄其身其道  
雖褊迫其行絕緇磷公心不吾誑復求無此人

貧仕任固小會計未可失方今備千品內外有卑秩孰  
當責在已施設能自必徇文已難聘避世固多屈細去  
且可略於大復何實死就正如斯與古豈同術雖非萬  
鍾當苟冒歸一律焉能示朋友學士空自咄

韓公綴文辭筆力天乃披並驅六經中獨立千載後謂  
為學可及不覺驚縮手如天有日月歌耀無與偶當之  
萬象榮所照百恠走此其自然光萬物安得有其人雖  
已歿其氣若星斗窮天破大感更覺功業久其餘施諸  
小未負風義厚當身止自善所遇時則不致官九列齊  
此理嗟亦苟去就惟用捨士固無常守孔孟非其稱斗  
祿應未取惜哉天下才甘受外物誘

相去幾年今與古睢陽幾人朱與紫嗟哉二子獨有名  
義烈乃能長不死當時美人歡未足一日蒼皇行萬里  
豈無公卿尊且寵急反與胡為眼耳丈夫感激世莫測  
二子引身高下起忠驅義激鬼神動漠漠胡沙來此止  
少年百事銳其謂身力霧心笑古時士樹立勢苦難差  
池歲月邁自照失朱顏初心不復道齟齬常未安紛紛  
憂與勞幾不傷肺肝人自首已分靜默固其端詩書可  
自喜施設諒漫漫

與舍弟別舟岸間相望感嘆成詠

涕淚昨辭親酸心今別子舟陸空相望慘袂即千里

戲呈休文屯田

陳侯雋技人所羨歲晚江湖初識面已聞清論至更僕  
更讀新詩欲焚硯天子無由熟姓名諸公固合思論  
薦烏韓况已踏臺省黑綬未得薛州縣落落逢人愈難  
合欣欣顧我能忘倦跬步躉官別經歲角巾廣坐今相  
見遶郭青山疊寒玉榮隄遠水鋪文練明紅靚白花千  
樹隔葉跳枝鸞百轉佳時苦雨已蕭索落蕊隨風還面  
旋縱無供帳出郊野尚有清樽就間燕脫遺拘檢任真  
率放恣嘲諧較豪健東廊解榻不共語明日離亭空春  
眷

送宣州社都

夜聞陵陽峯上雨曉見宛溪春水平盡船不待雙擔挾  
歸客喜成千里行牧之文采宜未泯夫子風流今有聲  
篇什高吟鳳凰下翰墨醉洒煙雲生撥置簿書有餘力  
放意擣蠹無俗情志義非徒勸風俗惜悌固可交神明  
餘休比戶得誣詆豈訟累歲皆澄情薦章交論付丞相  
士行如此宜名卿江湖一見十年舊談笑相逢肝膽傾  
鶴鷄一枝亦自得去矣黃鸝高飛鳴

麻姑山送南城尉羅君

麻如之路擊青天蒼苔白石松風寒峭壁直上無攀援

懸燈十步九屈盤上有錦綉百頃之平田山中遺人耕  
紫烟又有白玉萬仞之飛泉置崖直瀉蛟龍淵豐堂廣  
殿何言言階階插入斗牛間稼技古木不記年空挂嗚  
然卧道邊幽花自燦娟林深為誰妍但見靈消境靜翔  
白鶴吟清猿鶴禽乳鹿往往嗥荒顛却視來徑如緣絙  
千重萬疊窮巖齒下有荆吳粟粒之群山又有鬪閩一  
髮之平川奕基縱衡遠近布城郭魚鱗參差高下分岡  
原千奇萬異可意得墨筆畫究誰能傳丈夫舒卷要家  
連世路俯仰多拘牽偶未到此醒心目便欲洗耳辭巖  
喧羅天子一日遠補東南官愛此層崖峻壑之秀發開  
軒把酒可縱觀喜此拔霄插漢之逸起出門卒足得在  
還羅天子一尉龍蛇方屈蟠此邠人人衣食足闔境年  
年抱鼓開几按劃裁得休暇山水登燻遺紛頰我行送  
之思故國引領南望心長懸

東軒小飲呈坐中

二年丞貲繫官次一日偷眼看青山念隨薄祿困垂首  
以見故人羞滿頰及門幸得二三交把酒能共頃刻閑  
海魚腥鹹聊復進野果酸澁誰能刪談劇清風生塵病  
氣醜落日解醉鐵瑰材在志皆可喜白笑我拙何由攀  
高情坐使鄙俗去病体頓覺神明還簡書皇皇奔走地  
堂庫碌碌塵埃間功名難合若捕影日月逐易如循環  
不如飲酒不知厭惜羅更起相牽板

明妃曲二首

明妃未出漢宮時秀色傾人人不知何況一身辭漢地  
驅令萬里嫁胡兒喧喧雜處方隨眼故故丹心欲語誰  
延壽甯能私好惡令人不自保妍蚩丹青有迹尚如此  
何況無形論是非窮通豈不各有命南北由未非爾為  
黃雲塞路鄉國遠鴻雁在天音信稀幾成新曲無人聽  
彈向東風空淚垂若道人情無感慨何故衛女苦思歸  
蛾眉絕世不可尋能使花羞在上林自信無由汙白玉  
向人不肯用黃金一辭椒屋風塵遠去託檀盧沙磧深漠  
姬尚自有姪色胡女豈能無忘心直欲論情通漢地獨  
能將恨寄胡琴但取當時能託意不論何代有知音長  
安美人誇富貴未央深殿競光陰豈知泯泯沈沈烟霧獨  
有明妃傳至今

喜二第侍親將至

嗟子懷抱徒蠢蠢二第宵中何落落政如魯衛各馳騁  
文似機雲飽磨琢坐曹風義動江淮為縣聲名到京洛  
鳴鳴我我並羽儀常棣譚聯聯鄂我於兩處抱鱗渴  
恨寄一官如束縛周南留滯勿復論平陸可來無厭數  
慈親况不倦行役官長幸接寬期約似聞笑語已駭駭  
相見追隨先踴躍共眠布被取溫暖同舉菜羹甘淡薄  
山花得折隨好醜村酒可醉無清濁岳伸有命更勿疑  
細故偶然皆可畧春風為子送帆檣速放船頭來此泊

七月一日休做作

初秋尚若暑歸沐乃君恩地閑少未客日晏猶閉門家  
乏念藜藿開顏無一樽况復辭貌拙敢隨車馬奔盤瀝  
何所事讀書坐前軒豈堪當世用空味古人言頗喜市  
朝內獨無塵土喧終年但如此真竊大官餐

秋夜

秋露隨節至霄零在幽篁瀨氣入我牖蕭然衾單涼念  
往不能寐枕書嗟漏長平生肺腑友一訣餘空床况有  
鷓鴣德顧方共糟糠借老遂不可輔賢真森注家事成  
濶落嬌况亦傍徨晤言豈可接虛貌在中堂清淚昏我  
眼沉憂回我腸誠知百無益恩義故難忘

七月十四日歸持國直廬同觀山海經

高閣在清禁長軒馮廣虛柳幄闕苗象依然臨幸餘翠  
壁布天路黃籬分直廬一雨清景早稍涼秋興初解帶  
就君坐臨床闕素書山海所錯出飛潛類紛如此語果  
重寶遺編空巷舒自笑正承亥更微注虫魚君材合遠  
用就此固已疎如我乃斯幸地閑容誤君竹影散良席  
抱香浮廣裾俯仰自足達歸時更當徐

李氏素風堂

丞相事唐室獨馳三絕名家世在圖史詩書傳後生即  
位遽流澤出令儕輩驚歲暮管燕坐高居遺世情翠竹  
帶書幌青山臨酒觥已使襟韻適况聞吟誦聲自可化

鄉里豈唯門戶榮果有過庭子頽然材思精抱璞已三  
獸驚人當一鳴風義故常在茲堂非偶成

秋聲

喬柯與長谷秀色故未晚秋風未吹之聲如振江海怒  
號無晨夕唱和若有待琴瑟稀砌窪豈獨綠蟲嵬百川  
亦相投取闌不知悔竹籬更諄然呂律焉足采蠲蠶豈  
知微切切如怨怒惟人亦吟哦涕若烹鬻八荒同一  
鳴靜裏安得在獨有虛空翁恬然故無改

書言

家貧故不用籌筭官今又能無外憂交遊斷絕正當尔  
眠飯安穩餘何求君不見黃金滿贏要心計大印如斗  
為身儻妻孥意氣賓客附往往主人先白頭

李節推亭子

盱江敦東門江水湛虛碧東南望群峯連延倚天壁長  
林相蔽虧蒼翠浮日夕青冥窓戶寒居者非咫尺子初  
得從誰有此煙霧宅燕坐遠世喧及門無塵客築亭更  
求深緩帶聊自適時花笑婀娜山鳥吟格襟家醖熟新  
樽歡言命良席故已輕華簪爭論珍拱璧我亦有菑田  
相望在阡陌安得巾柴車過從行三益

秋夜露坐偶作

白雲飛尚低清露滋猶早風來亦依微濁暑焉得掃客  
堂虛四楹洒水恨枯槁喜茲宵漏初露坐散襟抱河明

帶飛觀月白通馳道顧野塵  
虜銷瓶泉謝頓倒恨無同  
聲人詩義與拚討踟躕拂方床  
歸卧夢亦好

韓王汝使歸

顧命速殊隣輔軒溥北道公府  
戒行期禁庭頃重竇積  
雪正東流度河盛前導士彘踐  
胡塵馬驕嘶塞草玉節  
所鎮臨德廬先汛掃赤爾示威  
靈坦然布懷抱國倚材  
實優虜得聲名早慷慨服天驕  
從容問遺老光華反原  
隄沈礪看西顧迎勞動都門旌  
旗風亦好

苦熱

憶初中伏時佛髻炎氣升赫日  
已照灼赤雲助軒騰積  
水始將沸清風豈能興草木恐  
焚燎然森似炊蒸冰窓  
氣已奪蚊蠅勢相矜發狂憂不  
免暑飲詎復勝

過介甫

日暮驅馬去停鑣叩君門頰語  
肺肝盡不聞可否言淡  
爾非外樂恬然忘世喧况值秋  
節應清風湯敵煩徘徊  
至星漢更復坐前軒

過介甫歸偶成

結交謂無嫌忠告期有補直道  
詎非難盡言竟多知  
者尚復然悠悠誰可語

合將作

孺人捨我亡稚子未堪投家居  
拙經營生理見侵迫海  
鹽從教求厨麵自官得揀豆連  
數晨汲泉候將夕調撓

遵古書煎熬需日力庶以具蕪  
羹故將供膾食豈有寄  
徑憂提瓶無所適但願著書非  
覆瓿固其職

送章發州

方擁使君節駕言自東還又聞  
白丞相懷絃出九關遂  
縱大船去欲追詎能攀已善所  
寄徑幽尋足谿山仍誇  
越西部迥在雲林間屋瓦徧高  
下青蒼更回環穿路竹  
裊裊鳴沙水滄滄會有樽酒適  
每需廷訟閒况席鼓琴  
舊政行故非艱歲暮當趨召馳  
歸復玉班

瞿秘校新授官還南豐

柳色映馳道水聲通御溝雖喜  
芳物盛未同故人遊叩  
門忽去我躍馬振輕裘佩印自  
茲始過家當少留中園  
何時到薇蕨亦已柔山翠入幽  
履諸香浮迥舟阡陌有  
還往壺觴時獻酬應笑天祿闕  
寂寥誰見求

元豐類藁卷之四



元豐類集卷之五

古詩

送程公顯使江西

程侯昔使西山下金印出懷光滿把坐馳雷電破蒼伏  
 力送春陽煦鰥寡樗櫟優足福里巷禾黍豐穰登郊野  
 訟庭終日自虛曠德宇平生本蕭洒龍淵決水漲清沼  
 鳥背株林開廣夏蒼顏擁檻四山出翠色橫欄大江瀉  
 掌平百里露州郭髮密千甍衝屋瓦雲裘數曲秀蘭蕙  
 鳳蓋相摩擢梧檟客來尚喜井投轄主禮寧論燭飛地  
 三吳月出照金戟百越風來吹玉琴羽斂絕艷舞回雲  
 寶劍諸儒談爨餗一尊放意受天籟萬累回頭真土苴  
 我思飛步綴登躡又欲生綃乞圖寫身縻東觀頽雖阻  
 目注潭門心豈捨過臨有幸破氛霧奮厲方欣入陶冶  
 航又自日遠去信節初從天上假舊邦往靖寄揮塵  
 新穀來輸付流馬遙知素譽在民口已有歡聲騰里社  
 却尋泉石引幽士想憶沙塵笑勞者何當一解豫章楫  
 強賦土風令中雅

遊金山寺作

候潮動鳴榔出浦紵方舟舉箔見茲山巖然峙中流朱  
 堂出烟霧縹渺若瀛洲十年入夢想一日恣尋遊履履  
 上層閣披襟當九垓地勢已瀟洒風颺更颺颺遠挹蜀  
 浪來旁臨滄海浮壺觴對京口笑語落揚州久聞神龍

伏况觀鷲鳥接行緣石徑盡却倚巖房幽頗諾雲林思  
 頓豁塵土憂昏鍾滿江路歸榜尚夷猶自揚子渡以兩  
 小舟夾引所乘舟故云方舟

荅葛蘊

我初未識子已知子能文春風吹我衣暮召入九閣衆  
 中得子辭默許非他人方將引飛黃使出萬馬群差之  
 在頃更氣沮不復論大明臨萬物我亦傍車塵相逢扶  
 桑測一揖意自親屈子果由我相示以無言同行千步  
 廊攬轡金馬門歸來客舍中未及還往頓東舟載子去  
 千里不逾越今者坐甌越相望若三辰忽有海上使問  
 我及牆藩得子百篇作讀之為欣忻大章已遠發小章  
 更新清遠去筆墨畦徒識斧鑿痕想當經宮初落紙有  
 如神勉哉不自止直可闢靈均我老未厭此持誇希代  
 珍朝吟忘日具暮吟忘日曠發聲欲薦子自笑不足云

南湖行二首

二月南湖春雨多春風蕩漾吹湖波著紅少年里中出  
 百金市上裁輕羅揅花步步行看影手中掉旗唱吳歌  
 放船縱櫂聲促蛟龍擊水爭馳逐倏忽遠誰可追  
 朝在西城暮南溪奪標得雉唯恐遲雷轟電激使人迷  
 紅簾彩舫觀者多美人坐上揚雙蛾斷瓶取酒飲如水  
 盤中白筍兼青螺生長江湖樂早濕不信中州天氣和  
 東南溪水來何長若耶清明宜觀控南湖一吸三百里

古人已缺行鏡裏春風來吹不生陂秀壁如奩四邊起  
蒲芽荇萼自相依躑躅天姚開滿枝求群白鳥映沙去  
接翼黃鸝穿樹飛我坐荒城苦早濕春至花開曾未入  
蕩漿如從武陵入千花百草使人迷山回水轉不知遠  
手中紅螺豈須勤輕舟短楫此溪人相要水上亦前裾  
家住橫塘散時晚分明笑語隔溪聞

種牡丹

經冬種牡丹明年待看花春條始秀出蠹已病其芽柯  
枯葉亦落重尋但空槎朱欄猶照耀所待已泥沙本不  
固其根今朝謾咨嗟

西湖一月二十日

平生拙人事出走臨東藩紛此獄訟地欣乘力筆閑  
舟明湖上清鏡照衰頰春風隨我來掃盡冰雪須花開  
滿北渚水淥到南山魚鳥自翔泳白雲時往還吾亦樂  
吾樂放懷天地間頽視彼誇者鐫銖何足言

北湖

常時泛西湖已覺烟水永北隄復誰開表極一川靜又  
幽繇地偏跬步人跡弄我初得之喜指顧關榛梗種花  
延妙香挿柳待清影飛梁通兩涯結宇臨四境包羅盡  
高卑開拓極壬丙洒然聖澤消恍爾心目醒與物振滯  
淹如人出奇練日樵三三子杖屨屢觀省念時方有為  
衆智各馳騁獨此得道遺固知拙者幸

百花隈

如玉水中沙誰為北湖路又騎荒草根不承青霞步我  
為數其狂備管極幽趣髮直而低平麟麟可馳鷺周以  
百花林繁香法清露間以綠楊陰芳風轉朝暮飛梁憑  
太虛嶢榭躡煙霧直通高城顛海岱歸指顧為州之長  
村幸歲足杭稔與衆飽而嬉陶然無外慕

芙蓉臺

芙蓉花開秋水冷水面無風見花影飄香上下兩嬋娟  
雲在巫山月在天清瀾素礫為庭戶羽蓋霓裳不知數  
臺上遊人下流水柱脚亭亭挿花裏攔邊飲酒擢女歌  
臺北臺南花正多莫笑來時常著履綠柳墻連使君宅

秋懷二首

流水寒更澹虛窓深自明寒帷遠鍾斷推榻晨香清油  
然素心適緬被外物輕因時固有應在理復何營隱凡  
公事退卷書坐南榮以茲遠塵垢何異山中情為州詎  
非忝即事亮何成幸茲桑林孰復示倉箱盈閭里凶黨  
賊增除罷訟清日携三三子飽食中園行念非形勢阻  
免有彈戈驚幽閑固可樂勿慕高遠名

送李撰赴舉

湖水碧槐花黃山川搖落窓戶涼宿雲星稀日東出青  
眞風高雁南翔華堂昨夜讀書夢馬今朝遊大梁風  
鏗拂塵見飛影把控駑人持夜光康衢四闕通為里天



駟得地方騰驤我留東山意頗卓屏棄外慮無毫芒子  
能相從味冲漠捉筆勿暫違歸裝

送韓玉汝

春日城東送韓玉汝赴兩浙轉運使

野岸漲流水名園分雜英旭景冠蓋集清談樽酒傾重  
此臺省秀駕言江海行已喜懷抱粹况推材實精歎許  
極高遠時方藉經營詎止富中廩固將澤東氓還當本  
朝用不待芳歲更功名自茲始勿嘆華髮生

招隱寺

一徑入松下兩峯橫馬前繫綠絲羅燈飛步蒼崖巔昔  
人此嘉遯手弄朱絲絃絃想當林間月獨寫山中泉此樂  
非外得肯受世網牽我亦本蕭散至此更怡然偏憐最  
幽處流水鳴澗澗

延慶寺會景純正仲希道介天明叟納涼同觀  
建鄴宮中畫象翰林墨跡延慶寺者劉裕故宅

中有壽丘山

禪方壽丘山平昔宋公宅好風吹雨來暑氣一蕩滌我  
與二三友歡言同几席神清軼埃壒趣合盡肝鬲嶺竹  
翠尚新水花紅可摘以此侑罇酒噴然岸巾幘建鄴舊  
丹青金鑿餘翰墨綽約桃李顏超遙龍虎跡緜矣霸王  
業信哉文章伯感古已躊躇慕奇復嘆息泊無勢利心  
自覺矜慮適起坐相扳牽遲留日將夕

送豐稷

奔華梁破南山青漢江此時春水生客舟相語人夜起  
勁鱗亂江群鴈聲之君飄泊動歸思告我舉裝千里行  
闕村吐思風雨發綠鬢少年水雪清讀書若見若經誦  
下筆千言能立成精微自得有天質操行秀出存鄉評  
嗟從薄祿困派滯能誘鄙俗銷紛爭絃歌躬勸士強學  
田里堵安人力耕嗟予擬按但畫諾遇事縮手方象成  
雖知璞玉難強獻欲挂塵榻空含情歲寒不變適知確  
物理先否終當亨雖舟且盡今夕語明日帆隨白鳥輕

不飲酒

不飲酒不善諧少年醒眼看花開况從多病久衰耗自  
頽白髮垂毡毳縱遇花時少情思經春不曾啣酒盃布  
穀但憂天雨少提壺謾聞山鳥催且坐蒲團絕窓暖兩  
衙退後睡敦敦

初發襄陽携家夜登現山置酒

維舟汜南岸置酒岷山堂入坐松雨濕吹衣水風涼烟  
嶺火明滅林湍聲激揚乍釋塵垢累况餘燈燭光羊公  
昔宴客為樂未遽失而我獨今夕携家對壺觴頗適麋  
鹿性頓驚清興長歸去任醅酌詎期誇阿強

高陽池

山公昔在郡日醉高陽池歸時誇醅酌更問并州兒我  
亦愛池上眼明見清漪二年始再往一杯未嘗持念豈  
公事幾又非筋力衰局束避世網底回世塵羈獨漸曠

達意竊祿誠已卑

遊鹿門不果

方舟下秋潁已遠漢南城念昔在郡日苦為塵網嬰伍  
心就薄祿實負山水情鹿門取秀發十里行松裡宿恍  
白雲影入窓流水聲龐公昔抱道避世此躬耕風雨塞  
天地同晨獨先鳴故叢但聞說已覺醒朝醒及茲道途  
出謂詣接鶴迎顧值深潦阻獨憐幽思并不踏巖嶺石  
虛作襄陽行

漢廣亭

悠悠漢水長刻刻楚山客若與心目期爭從窓戶出太  
守朴鄙人迂無適時術治民務不煩得意偷暇日北城  
最頻高局促皆曠逸雲根辨毫芒息背臨棹幸亦以樂  
寶遊豈惟慰衰疾欲寄別後情嗟無少文筆

聞喜亭

聞喜名自昔廣亭臨漢津飛甍出萬屋地絕無纖塵壘  
道城堞古遠林樾曲新靜耆耕釣勝幽宜鷗鷺馴賴此  
荒僻郡幸容朴愚人閑鈴書常寂齋釀寒更醇一罇且  
勤設勿負頭上巾

劉景升祠

景升得一蒯坐論勝函殘正當喪亂時能使憔悴寬顧  
紛多士至肅穆萬里安能收衆材助圖大信不難諸公  
龍鳳姿有待火盤桓得一固足興致之豈無端迺獨采

擇襟不知取椅椅蓋云器有極在理良足歎

隆中

志士固有待顯默非苟然孔明方微時息駕隆中田出  
身感三顧魚水相後先開迹在庸蜀欲正九鼎遷垂成  
中興業復漢臨秦川平生許與際獨北管樂賢人材品  
目異自得豈虛傳

蔡州

蔡州昔人居遺堵不可尋青石久埋沒荒烟起空林昔  
人依劉表意氣傳至今廣路競朱轂深截闕黃金構難  
琦琮間咎責積已深終貽覆宗累苟得非所欽為惡理  
當尔足懲誇者心

谷隱寺

峴南巖峯外窅然空谷深丹樓倚碧殿復出道安林習  
池抱鄰曲虛窓漱清音竹靜幽鳥語果熟孤猿吟故多  
物外趣足慰倦客心但恨維塵羈無絲數追尋

萬山

萬山臨漢皇峯嶺頗秀發王繁舊居屢荒草久埋沒解  
佩蓋已迷沉碑終自伐最宜北城望正值氣藹歌縹緲  
出煙雲清明動毛髮留連至歸時長見西林月

題張伯常漢上琴堂

遠出清漢上隱然一隈長槐柳若雲布連陰入虛堂架  
險注鳴溜分畦殖群芳豈惟富桑柘蓋亦餘園倉主人

事幽屏不願尚書即此徇高志風騷恣徜徉強起迫  
義重還歸直明光清風凜然在素壁盈文章故栖勿回  
躬黃鶴本高翔

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節推

憶昔江西別子時我初先腰五斗粟南北相望十八年  
俯仰飛光如轉燭子遺萬事遂恬曠我繫一官常局促  
早衰膽氣自然薄多病顛毛那更綠人情畦畛阻肝腸  
世路風波悸心目每嗟太守兩朱輪寧及田家一黃犢  
幸逢懷敏入斗牛喜得披山收寶玉薄材頑鈍待磨琢  
舊學搶攘期反覆雲鴻可近眼先明野鹿尚糜顏自忸  
長鬚幸未阻謫存下榻應容拜臨辱

漢陽泊舟

暫泊漢陽岸不登黃鶴樓江含我岷氣萬里正東流驚  
風孤雁起蔽目寒雲浮祗後雖遠道故懷成薄游與隨  
滄洲發事等魚鱉幽烟波一罇酒盡室載扁舟

鄧口昔與宜興君同過此

我行去此二十年鄧水不改流潺湲風光滿眼宛如昨  
故人乘鸞獨騰鸞今人隨我不知昔我記昔遊何處言  
深向幽襟落如瀟况聞江漢斷腸依

促促為物役

促促為物役區區追世情但嗟束縛急未竟章綬榮柰  
此兩鬢白碩無一墨耕所求亦云幾脫粟與藜羹

鴻雁

江南岸邊江水平水荇青青渚蒲綠鴻雁此時儔侶多  
亂下沙汀恣棲宿群依青荇唼且鳴暖浴蒲根戲相逐  
長無矰繳意自閑不飽稻粱心亦足性殊凡鳥自知時  
飛不亂行聊漸陸豈同白鷺空潔白倦承腥汙期滿腹

喜晴

天晴萬里無纖風江水平面磨青銅光華逸發萬物上  
精氣夔與扶桑通我行江漢道苦惡十吏九折遺西東  
况遭積雨駕高浪洑翻石走相撞春操舟衆工立噤岸  
濕襜鑽火碧星紅荒蹊成滯尺寸礙永日四望無人蹤  
一時得意數蛙龜鳴躍振踞泥塗中陰消陽勝有先兆  
宇宙丹翠含冲融今晨靈臚一掃蕩羲和徐行驅六龍  
眼明意豁萬事快預喜來年薙麥豐

訓王正仲登嶽麓寺閣見寄

聞君東南使攬轡雲松間皇華照楚甸吉玉投衡山幽  
尋得臨觀意豁窮躋攀碩我客牛斗三年踈往還低心  
念弱志引領望衰顏未共罇酒樂良嗟人事艱叱馭犯  
冰雪迴鑣馳九閔何足慰離思德音錫佩環

訪石僊巖杜法師

杜君袖銜丹砂書一頌訶斥百恠除聲如翻河落天衢  
四方爭迎走高車方瞳秀貌垂白髮買船東南尋舊居  
石巖天開立精廬四山波瀾勢爭趣君琴一張酒一壺

笑談袞袞樂有餘我今歸來尚踟躕羨君決發真丈夫

曉出

曉出城南羅卒乘皇憲朱旗密相映魏黠距躍良家子  
鵝鶻彌縫司馬今奪標一一飛步疾樂架兩兩翻身勁  
霸上今朝且兒戲衛青異日須天幸

和貢甫送元考不至

蓬山有行客欲上北城舟學問本閑博言談悲謬悠常  
陳帝王畧得試紫雲樓一時驚家徒况復富春秋朋遊  
所欣附爭欲致綢繆承明動鄉思歲久道苦備忽懷滯  
川組夙昔願始酬出餞集儔侶青歡期少留酒闌竟不  
至睚睚久臨流微我獨有各此詩聊可求

京師觀音院新堂

九衢言語亂人耳三市塵沙眯人目猿狙未慣裹章綬  
魚鳥寧忘慕谿谷悵無棲宿在清曠欲弄潺湲愈煩燥  
道人誰氏斥佳境决漢披霄敞華屋駢羅巖巖三秀石  
競迸娟娟兩脩竹雲蒸雨泄被巖壑海倒河垂動林麓  
頰驚俯仰遠薰濁豈直形骸擺羈束解衣堅坐瞑忘返  
飲水清談心亦足丈夫壯志須坦蕩曲士陰機謾翻覆  
青鞋赤舄偶然爾安用區區巧追逐

元豐類集卷之五

元豐類集卷之六

律詩

如祀慶成詩進狀

右臣伏以皇帝陛下嗣位之初郊見上帝聖意重慎爾  
嚶謹嚴始就惟官則獨先群臣宵興待事及至壇場則  
陔降陛級撤去祠籍至於薦獻之際則又端立以頌不  
肯即安退就便次所以至誠兢兢如此故得天地祖宗  
養顧臨饗華夷蠻貊觀聽欣喜惟初積陰久而未解及  
輅車既駕則天宇湛然日光明闕可謂能得使之主祭  
而百神享之福合於天且不違之聖宜有歌頌被於聲  
律臣與在館閣以文字為職不敢以菲薄自止謹作五  
言如祀慶成詩一首凡一百二十字干冒宸嚴臣無任  
惶恐激切屏營之至謹隨狀上進以聞

詩

即作謳歌後欽崇禮數新盛容越曠代樂貢盡殊騰宿  
戒臨行殿宵興絕衆臣立頌空便次步進却柔祠外物  
雖多品天心在一純高靈終享德群望亦依仁暗藹如  
無間遲延若可親欲知精意若預覩大和臻積醴沉逸  
甸浮陽上綺園雲生斐疊變景駐巡厚慶歸清朝  
餘鑾及光人還宮動前蹕喜氣入韶韶

仁宗皇帝挽詞三首

納諫終無悟知人久更明恩波通四海壽域載群生異

俗衣裳會諸儒雅頌聲威靈空想象盛德詎能名  
日轉歸人外天移入畫中是旒餘澤在警蹕舊儀空卜  
宅三州繞方夜萬里通初寒石門路松檜颯悲風  
滄海難回日青雲如送春服喪三月偏追樂四夷均感  
格英靈在褒揚大宛新依然社稷計王業付真人

英宗皇帝挽詞二首

已應南陽氣猶遲代即來筓簪歸獨化網理付群材禹  
會方無外虞巡迷不回空驚柏城仗簫鼓送餘哀  
繼文猶曰暮歸塔已譚吟畫手傳英氣書筠見德音鑄  
銅餘故鼎啄草村春禽試望橋山路蕭蕭翠柏深

恩聖光獻皇太后挽詞二首并進狀

右臣伏以大行皇太后在位四十有七年身處宮闈聰  
明慈愨恭儉之德見於天下洽於衆論在仁宗時有輔  
佐相成之道在先帝及陛下之日非特始終孝愛兩義  
俱隆實有援立鎮撫之大功在先帝之世從權當國既  
而還政以時明識獨見出處應理自二帝三代秦漢以  
來母后功德未有魏魏如此奄盡大期群情痛悼陛下  
執喪哀慕外雖易月內盡至性報復大恩誠禮備極蓋  
從古所未聞今山陵有日臣愚淺薄無以自効謹撰成  
大行皇太后挽詞二首繕寫上進臣無任悲哀感咽之  
至謹具狀奏聞謹狀

詩

祖烈鷹揚終食奠家聲泉湧舊興譙人倫風化歸三世  
王室功勞屬兩朝長信深嚴餘羽衛闕宮崇大列宗桃  
衣冠藉藉談遺事不盡鴻名對永昭  
山河德覆乎潛顯江漢仁風被邇遐已輔乾坤成化育  
終符日月繼光華和熹未寤還威柄明德猶踈抑外家  
欲次徽音難髮髯空餘流恨入哀笳

送英州蘇秘丞

遠民歌舞戴升平碧閣朱樓照眼明  
客鐔秋後對紅英龍鳴真水遙通海路入南山不隔城  
材術如君有餘暇出遊應數舞雙旌

送陳郎中還京兼過九江新宅

蟻舟金碧照溪沙帆上風吹五兩斜  
過江紅旆引還家因將舊社人携酒應喜新林樹見花  
莫作山齋久留意中臺虛位有青華

遣興

青燈闌鼠窺寒魄落月啼烏送迥笳  
漢山合眼夢還家百憂忽忽丹心破萬事悠悠兩鬢華  
誰與建帆先度鳥更無留滯向天涯

楚澤

楚澤方涼白霧根盈虛無處問乾坤  
寂寂遺人幾戶存盜賊恐多從此始  
諸公日議雲臺上忍使憂民獨至尊

西亭

團扇頻揮到此亭他鄉愁坐思冥冥空羞避俗無高節  
轉蒼蓬人惡獨醒歲月淹留隨日老乾坤狼狽幾時寧  
欲知事今何似萬里波濤一點萍

盆池

環環清池早猶深柄柄芙蓉近可尋蒼壁巧藏天影入  
翠奩微帶蕪痕侵能供水石三秋興不負江湖萬里心  
照影獨憐身老去日添華髮已盈簪

羈遊

餐飯寒羸且自如欲將吾道付樵漁羈遊事事情懷惡  
貧病年年故舊疎自古幸容元亮醉凡今誰喜子雲書  
何由得洗塵埃盡忘買滄洲結草廬

南軒竹

密竹娟娟數十莖旱天蕭洒有高情風吹已送煩心醒  
雨洗還供遠眼清新筍巧穿苔石去碎陞微破粉牆生  
應須萬物冰霜後來看琅玕色轉明

浮雲樓和趙墩

萬里聊供遠眼開蒼前不盡水聲哀朝雲尚拂陽臺去  
羽獵曾圍夢澤來解帶欲留長日坐傾壺難飲故人杯  
運窮萬里飄萍內到此登臨更幾回

照影亭

河流縈檻色輝輝無數幽禽入鏡飛已映消花紅四出

更濁沙柳翠相圍不欺毫髮公雖有太盡妍蚩道恐非  
自笑病容隨步見未衰華髮滿緇衣

晚望

蠻荆人事幾推移舊國興亡欲問誰鄭袖風流今已盡  
屈原辭賦世空悲深山大澤成千古暮雨朝雲又一時  
落日西樓憑檻久閑愁唯有此心知

書閣

自憐野性生來拙誰許交情晚最清世路因仍憂拙異  
他鄉衰暮傍風塵惟將菽藿還求志未有秋毫可為人  
一畝蕭然須暫得欲偷閑日長精神

贈彈琴者

至音淡薄誰曾賞古意飄零自可憐不似秦箏能合意  
滿堂傾耳十三弦

寄孫正之

醜壘心苦氣飄飄長餓空林不可招能舉立山惟筆力  
可磨雲日是風標詩篇綴緝應千首李術親尋豈一朝  
耳冷高談經歲遠江南春動雪還消

秋日感事示介甫

秋日氣已盛陰蟲朝暮聲煙雲斷溪樹風雨入山城沙  
磧有遺虜旌旗多遠行生民苦未息吾黨誰論兵

簡翁都官

倦遊公府曳長裾笑上扁舟指舊廬自有文章真杞梓

不須彫琢是璠璵浮蛆滿卷嘗春酒垂露臨窓理素書  
况得君賓同壯節一御清問更誰如

陳初秀才園亭

眼無塵土境殊清一鏡芳踪病体輕煙樹疑枝古畫見  
冰軒真在碧天行君能極巧安山勢我欲忘歸聽竹聲  
只恐主人難住此弟兄佳行滿鄉評

上杜相公

水為舟楫旱為霖社稷生民注意深豈謂便辭真閣議  
翻然求就紫芝吟始終好古儒林士進退憂時國若心  
只有功名隨日遠不令功被管絃音

胡大傳挽詞二首

謹言留簡册恭德載閨門福履三朝盛官儀一品尊九  
原無復起萬事付誰論不必諸儒記清名又自存  
遠略參基命雄文入典章轎車俄就路瑞節始還鄉象  
物陳虛寢哀歌寄奠觴惟應九原上松檜日蒼蒼

訓林叔江西道中作

枉渚荒源百里間草根輕燒舊痕乾入陂野水冬來淺  
對樹諸峯雪後寒鳩笛最宜風外聽嶺梅初得醉中看  
行尋故友心無事不竟西遊道路難

送雙漸之漢陽

楚國封疆最上流夾江分命兩諸侯何年南狩東播  
六月西來雪浪浮夏口樓臺供夕望秦州風物待春遊

可能頻度漁陽曲不負當年鸚鵡洲

孔明

繡吳稱魏已紛紛渭水西邊獨漢臣平日將軍不三顧  
尋常田里帶經人

閑行

草軟沙勻野路晴竹枝烏帽繡閑行鳥啼綠樹穿花影  
風出青山送水聲轉竟所憂非已事儘後多難見人情  
閑中我樂人應笑忙處人爭我不爭

贈安禪慧上人

詎知蕭洒舌塵舊却有高明此寺隣水竹迥生剛節老  
秋山過抱翠嵐新惟憐季子歸來困自笑原思父更貧  
深識幽人風義厚拂軒開榻最相親

贈護仁監院

人貧奈世今為甚僧事新年始更多食糲衣穿雖擾擾  
構壘基險自裁我諒茅改築君初有繫馬長吟我暫過  
但充滿山金碧澗不知誰到為煙蘿

送竟祖明上人

冠石新墻日月回豈堂瓊殿起崔嵬鐘隨秋勢金聲壯  
佛隱寒雲玉坐開流水遠奔雙澗去平林高擁四山來  
麒麟細草東南路一望松門意自哀

謁李白墓

世間遺草三千首林下荒墳二百年信矣輝光爭日月



依然精爽動山川曾無近屬持門戶空有鄉人拂几筵  
顧我自慚才力薄欲將何物吊前賢

送撫州錢郎中

名郎元是足風流得郡東南地更幽翠幕管絃三市晚  
畫堂煙雨五峯秋黃樹巧綴星垂檻香鴉勻翻雪滿甌  
應與謝公資捷筆邦人才薄詎能酬

送玉汝使兩浙

使傳東馳下九天此邦曾履試鳴絃仁聲又向新年入  
惠澤猶為故老傳翠燾煙雲生席上滄溟風雨到樽前  
經營智略多餘暇宴燕誰酬白雪篇

丁元珍挽詞二首

翰墨金聲逐神清玉氣溫節廉愈見風義老彌惇舊  
學資詳正新儀屬討論誰憐一麾出終不反偏門

從軍王掣筆記禮后蒼篇謾有殘書在能令好事傳  
悲四月鶴去遂十年試想長橋路昏昏籠燧煙

簡景山侍御

長年心事最相親一笑相疎忽數旬柏府地嚴方許國  
芸臺官冷但容身飢腸漫竊公厨膳病髮難堪客舍塵  
還有鹿門棲宿與想君他日肯為隣

送李莘大傳

郵道鳴絃去空臺抱絕初塵沙開祖帳冰雪缺征車  
待連城價誰騰一鸚書君王覽豪俊應復召嚴徐

遊天章寺

藍疊朝出踏輕塵拂面繚繚柳色新曲水豈能留往事  
南湖空鮮照人行最宜靈運登山履不負淵明漉酒巾  
老去飄零心未折暫須同醉海邊春

送閔彥遠

莫辭為我百分飲從此送君千里行物情簪屨尚須念  
人道交親那可輕渚海江柳弄佳色林鳥野蜂吟好聲  
對之但醉餘可置明日此盃誰共傾

送閔遠赴江西

食藥飲冰兼士操敝衣穿履古人風溪室與足登臨後  
勝閣今歸嘯傲中一榻高懸賓閣峻二龍俱化縣池空  
因過勝境須行樂驛召方當急詔東

西園席上

省闈名郎國羽儀瀛洲仙客聚蒼龜山蹊向日花開早  
海聚經寒酒熟遲下榻笑談紅袖懶引觴醒醉玉斂隨  
唯慙別乘疎頑甚滿足塵埃更有詩

送孫頴賢在秦州

穢穢春州鐵馬群青衫吾子仕猶屯高談消長才驚世  
覩視公侯行出自古氣欲尊奔日月畏塗骨觸滯荆榛  
明夷夫史應斟酌自向窮通有屈伸

送鄭州邵資政

江夏無雙譽留川第一才笑談成瀟灑咳唾落瓊瑰紫



氣降鉉露青冥羽翼開  
 遊追樸府高拔集蓬來探討  
 篇章洽研磨術業該九霄  
 新漢即萬目注照臺選擇真  
 儒用招延急詔催衣冠鷲角  
 綺賓友重卿故每右橫經  
 席寧虛置醴杯八荒披日月  
 萬里散雲雷始去東山榜  
 俄參北斗魁廟堂奇計得先  
 虞驚心摧帝念人求舊朝  
 須改作梅邊策言憂切請外  
 志難回際海歸討略連吳  
 入刺裁夕冰承命出畫錦過  
 鄉來許國風敵社容民宇  
 量恢節旄思換鎮京空地稱  
 陪賜觀觀中宸通班接上台  
 壺眾空度消公位在二槐

看花

春來日日採花開  
 紫陌看花始此回  
 欲賦妍華無健筆  
 擬酬芳景怕深盃  
 但知抖擻紅塵去  
 莫問鬢鬢白髮催  
 更老風情轉應少  
 且邀佳客試徘徊

會稽絕句三首

花開日日去看花  
 暹日猶嫌影易斜  
 莫問會稽山外事  
 但將歌管醉流霞

花開日日插花歸  
 酒盞歌喉處處隨  
 不是心閑無此樂  
 莫教門外俗人知  
 年年數雨愁春晚  
 况是江湖兩鬢華  
 欲載一罇乘興去  
 不知何處有殘花

送任達度支監嵩山崇福宮

漢陽門下土車騎  
 幕中賓志節初皆壯  
 風流久更新樞

奕承遠派即位製清塵  
 雅淡琴聲古溫純  
 玉性真詩書來射策  
 慈惠起臨人淮海  
 寒帷久製斜叱馭  
 頻政平無橫吏刑省  
 絕寬民汴路揚旌出  
 吳門權節處持權  
 心似水持物氣如春  
 懋德垂承詔遺榮  
 遽乞身行高寧黎俗  
 道勝不憂貧地絕分  
 琳館西歸近紫宸  
 鴻飛開羽翼騷逸  
 露精神却理煙霞宅  
 重尋水石隣青嵩銷  
 鶴怨碧落見鷗馴  
 故友欣聯壁諸儒  
 慕墊巾李燕鴻寶異  
 與與赤松親激勸留  
 方册驚傳動緇紳  
 浮雲雖抗意反席  
 正逢辰殆恐尊蕪退  
 丁寧致款輪

送趙員外

好問逢真主能言邁古風  
 犯顏天意沃造膝  
 敷情通彈治心志勢澄清  
 誼匪躬朝廷推拍  
 佞都邑避乘驄白簡威  
 方厲青規遇更隆  
 折符膏漢上開幕斗牛  
 中里聚追胥息陪庭  
 訟錫空紀綱官特峻  
 惟陸地彌崇吏治連成  
 蕭舍儲絕塞充錦官  
 清鎮俗玉壘靜臨戎  
 青澤極荒阻春陽  
 政滯窮鈞衡未傷望  
 龜筮協滂衷間出干  
 齡合平居一德同股肱  
 康事力舟楫濟川功  
 遠大經綸畧精微獻  
 替忠久冰分外闡  
 畫錦過江東比戶仁  
 聲入振封喜氣融  
 信深銷象偽明盛破  
 群蒙正洽謳歌羨俄  
 更節制確保民追呂  
 尚分土繼逢公淵水  
 移幢碧牛山駐旆紅  
 魚鹽方綱集綺綺  
 萬箱養少憇驅千騎  
 行歸冠百工衣天下  
 詠豈獨是控伺

過高士坊

一弘蕭然絕世喧抗懷卽肯就籠樊功名晚更為餘事  
舊異初嘗出至言郡閣已空徐孺榻里人猶識鄭公門  
斯文未表如絲我後代當知李仲元

餘杭父早趙惟道入境之夕四郊雨足二首

連章天上乞身閑笑入吳船擁節還一夜風雷驅旱魃  
始知霖雨出入間

旌旗東下路塵開六月風雲席上回正恐一方人嗚死  
直將霖雨過江來

錢塘上元夜祥符寺陪咨臣郎中文燕席

月明如晝露華濃錦帳名郎笑語同金地夜寒消美酒  
玉人春困倚東風紅雲燈火浮滄海碧水樓臺浸遠空  
白髮蹉跎歡意少強顏猶入少年叢

送沈諫議

東南經濟得時笑方底除書下漢庭符幕鼓旗驚白晝  
諫垣冠劔動青冥指搗麤越端談笑鎮壓江吳出醉醒  
金鼻益梅頰大用九霄應已夢儀形

謝王微之沐中見贈

黃流渾渾來沙際佳氣恣恣近日遼河漢棧難通遠客  
蓬萊風未縱歸船山城劇飲銷紅燭水驛高吟發彩牋  
老去相逢情自密不關清賞合留連

寄鄆州邵資政重意之辱謹之二百守上寄

鈔筆讐書客朱轡守土臣素髮方側席黃髮已侵巾喜  
有山園郭仍憐水滿津清華閑耳目蕭洒長精神秀色  
秋來重寒聲雨後新宿雲依戶牖流月過松筠北園分  
殊境西湖斷俗塵渚花紅四出沙鳥翠相新芙蓉含珠  
實魚驚躍錦鱗飛梁凌音取虛樹壓滄嶺對橫備竹  
洲分抱白蘋靜宜人事拙閑覺道腰真器小難周物官  
微幸此身簿書偷暇日杖屨想幽人沂險飛遊艇探奇  
漾釣緡形塵耳鶴慈心泰得鸚鵡督府恩容久芳牋訊  
問頻門庭嚴衛戟尊姐從華紳却起烟霧興還思水石  
劉自啞田父樂舟可薦鴻鈞

和邵資政

拂衣久欲求三徑竊食聊頰把一麾世路賤貧從所好  
老年曾臆固無奇樊籠偶得滄洲趣燕累難鱗白雪辭  
督府繇來恩禮厚每容商也與言詩

和孔教授

治煩方喜衆材同坐嘯南陽郡閣中几案有塵書穢簡  
里閭無事稻糧豐衣冠濟濟歸儒學姐豆誦誦得古風  
幸屈異能來助我敢將顏色在鴻鴻

喜雪二首

欲休還舞任風吹斷續繁雲作陣隨已塞茅簷人起晚  
更迷沙渚鳥飛遲混同天地歸無跡潤色山川入有為  
太守不辭留客醉豐年佳兆可前知

糴雨零初急因風洒莫狂英華傾月窟光氣馮天橫宛  
轉花飛密紆餘舞態長化財隨大小成器任園方秀色  
滋山國清尤助水鄉色嚴齊上下明盛折毫芒閨室情  
誇誕埋輪興激昂收功歸澤物全德在包荒預喜倉箱  
富清知海嶽康肅晨迎賀客歌吹趣傳觴

雪後同徐祕水皇甫御推孔教授北園晚步

沙草正黃瀕海意江梅遠白故園情循除遠水春前急  
繞郭空山雪後明機影易斜寒日短角聲吹去暮雲平  
最慙佳客忘形契肯伴哀翁着履行

郡齋即事二首

畫戟森門寵誤蒙從來田舍一哀翁困倉穰穰逢康歲  
閨里恂恂有古風暉氏宿奸投海外伏生新學始山東  
時大好問高投海島依然自昔興王地長在南陽佳氣  
而幸校講論尚書

中

滿軒山色長浮黛統舍泉聲不受塵四境帶牛無事日  
兩衙封印自繇身白羊酒熟初看雪黃杏花開欲探春  
總是濟南為郡樂更將詩興屬何人

憶赴中梅

浣沙亭北小山梅蘭滿移來手自栽今日舊林冰雪地  
冷香幽艷向誰開

再赴喜雪

六花飛舞勢踰躡點綴寒林能更妍山險龍蛇盤鳥道

野罕江海變畝田人狂奔月非閑夜馬健乘雲別有天  
况值白羊新酒熟可能相就慶豐年

寄致士歐陽少師

四海文章伯三朝社稷臣功名垂竹帛風義動簪紳此  
道推先覺諸儒出後塵忘機心皎皎樂善意諄諄大畧  
才超古昌言勇絕人抗懷輕綬冕歷懇謝陶鈞耕稼歸  
莘野政漁及渭濱五年清興屬一日壯圖伸北關恩知  
舊曹官命教新鸞鳳開羽翼驥駉放精神曠達林中趣  
留頴水春露寒消鶴怨沙靜見鷗馴酒熟誇浮蟻書成  
感獲麟激昂疎受晚冲陵赤松親龍臥傾時望聽宜聳  
士倫少休均逸豫獨往異沉淪策畫咨詢急儀刑矚想  
頻應須協龜筮更起為生民

元豐類藁卷之六

元豐類藁卷之七

律詩

冬夜即事

印窗封罷閣鈴閑，喜有秋毫免素餐。市粟易求君廩實，  
邑攤無警里閭安。香消一榻飄飈暖，月澹千門霧淅寒。  
聞說豐年從此始，更回籠燭卷簾看。齊寒甚，交氣如霧，  
之如雪，日出輒滿，指髮尤為可愛，齊人謂之霜。蘇  
敦曰：霜出輒滿，指髮尤為可愛，齊人謂之霜。

訓介甫遠自舅家書所感

早氣滿原野，子行歸舊廬。天高未動望，歲了何如流。  
土欲生火涸，溪容過車民。期得霖雨吾，豈灌園蔬。

西湖二首

左符千里走東方，喜有西湖六月涼。塞上馬歸終反覆，  
泰山鴟飽正飛揚。懶宜魚鳥心常靜，老覺詩書味更長。  
行到平橋初見日，滿川風露紫荷香。

湖面平隨葦岸長，碧天垂影入清光。一川風露荷花曉，  
六月蓬瀛燕坐涼。滄海浮成曠蕩明河槎，上更微茫。  
何須辛苦求人外，自有仙鄉在水鄉。

早起赴行香

枕前聽盡小梅花，起見中庭月未斜。微破宿雲猶度鴈，  
欲深烟柳已藏鴉。井轆聲急推寒玉，籠燭光繁暎綵紗。  
行到市橋人語密，馬頭依約對朝霞。

席上

市井蕭條烟火微，兩衙散後深時若無一曲傳金盞。  
爭奈衰翁兩鬢絲。

和陳郎中

材薄安時甘寂寞，身閑乘興喜登臨。每尋香草牽在思，  
曾向幽蘭實苦吟。明月幾人非，按劍高山從古少。知音  
數篇清絕，褒歌意默見馮唐異俗心。

雪後

雪景鮮妍猶弄色，柳條萎積已抽萌。風光藉藉流雙轂，  
人事悠悠寄一枰。射羿未應今獨有，嘲雄何必史能評。  
且將畫諾供談笑，更選名園載酒行。

舜泉

山麓舊耕迷故壟，井幹餘汲見飛泉。清涵廣陌能成雨，  
冷浸平湖別有天。商狩一時成往事，重華千古似當年。  
更應此水無休歇，餘澤人間世世傳。

閱武堂

五朝坏冶歸皇極，萬里車書共太平。胡馬不關光祿塞，  
漢家常隸羽林兵。柳間自詫投壺樂，桑下方安佩犢行。  
高枕四封無一事，腐儒何幸偶專城。

環波亭

水心還有拂雲堆，日日應須把酒杯。楊柳巧含烟景合，  
芙蓉爭帶露華開。城頭山色相圍出，簷底波聲四面來。  
誰信瀛州未歸去，兩州俱得小蓬萊。

鵲山亭

大亭孤起壓城顛屋角峨峨插紫烟  
漆木飛綃來野岸鵲山浮黛入晴天  
少陵騷雅今誰和東海風流世謾傳  
太守自嗟還自笑歸時乘月尚留連

芍藥廳

小碧闌干四月天露紅烟紫木勝妍  
肯為雲住陽臺女恐逐風飛飾室仙  
浦外送歸情放蕩省中番直勢拘挛  
何如蕭洒山城守淡酌清吟濟水邊

水香亭

臨池飛構鬱蒼蒼檻檻無風影自搖  
群玉過林抽翠竹雙虹垂岸跨平橋  
煩依美藻魚爭餌清見寒沙水滿撈  
莫問荷花開樂曲但知行處異香飄

靜花堂

脩簷轍轍背成陰行盡松皇一徑深  
好鳥自飛還自下白雲無事亦無心  
客來但飲平陽酒衙退常攜靖節琴  
世路人情方擾擾一遊須抵萬黃金

仁風廳

凜凜風生寄此堂塵埃消盡興何長  
朱絲鼓舞逢千載白羽吹揚慰一方  
已散浮雲滄海上更飛霖雨泰山傍  
誰知萬物心焦日獨對松筠四座涼

閱武堂下新渠

方渠新鑿北林開流水遙經畫閣來  
洗耳厭聞誇勢利

濯纓羞去旁塵埃不憂待月供詩筆  
已欲看華泛酒杯却憶虎谿橋上過  
夜涼臨砌尚徘徊

凝香齋

每覺西齋景最幽不知官是古諸侯  
一尊風月身無事千里耕桑歲有秋  
雲水醒心鳴好鳥玉沙清耳漱寒流  
沉烟細細臨黃卷疑在香爐最上頭

北渚亭

四楹虛敞地無鄰斷送孤高與使君  
午夜坐臨滄海日半天盍看泰山雲  
青徐氣接川原秀常燭風連草木薰  
莫笑一樽留恣久下階塵土便紛紛

芙蓉橋

鴈翅橫連杜若州碧欄干影在中流  
蓬萊日日遊人到誰道僂風解引州

百花臺

煙波與客同尊酒風月全家上采州  
莫問臺前花遠近試看何似武陵遊

次道子中書問歸期

竊食東州歲未基蓬萊人問幾時歸  
荒闌到處臨清泚開閣終朝對翠微  
兩印每開軍市靜雙旌多偃送迎稀  
一枝數粒身安穩不羨雲鵬九萬飛

霧松

園林初日靜無風霧松花開處處同  
記得集英深殿裏

舞人齊插玉卷鬢

正月六日雲齊

雪消山水見精神  
滿眼東風送早春  
明日杏園應爛熳  
便須期約看花人

寄顧子敦

清曠亭邊雁欲回  
南湖分浪入城來  
空山過臘猶藏雪  
野岸先春已放梅  
三徑未歸聊自適  
一尊尋勝每同開  
如今試想長松下  
玉塵高談豈易倍

二月八日北城閑步

土膏初動麥苗青  
飽食城頭信意行  
便起高亭臨北渚  
欲乘長日勸春耕

詠柳

亂條猶未變  
初黃倚得東風勢  
便狂解把飛花蒙日月  
不知天地有清霜

北園會客不飲

畫橋南北水西東  
高下花枝綠間紅  
帶得春風人盡醉  
猶醒誰似白頭翁

西湖納涼

問吾何處避炎蒸  
十頃西湖照眼明  
魚戲一篙新浪滿  
鳥啼千步綠陰成  
虹腰隱隱松橋出  
鷓首裁裁盡勸行  
最喜晚涼風月好  
紫荷香裏聽泉聲

喜雨

偶徇一官偷祿計  
便懷千里長人憂  
桑間舉箔蕪初繭  
隴上揮鎌麥已秋  
更喜風雷生北極  
頭眩雲雨出靈湫  
縱今菽粟非虛禱  
會見旣饒果滿篝

兩後环波亭次韻四首

次李秀才得魚字韻

候月已知星好雨  
卜年方喜夢維魚  
從今撥置庭中事  
取意西軒睡枕書

次緙得風字韻

荷菱東西魚映葉  
樵舟朝暮客乘風  
清泉雨後分毛髮  
何必南湖是鏡中

次維得禽字韻

黃蜀葵開收宿雨  
紫桑椹熟轉新禽  
看花弄水非無事  
猶勝紛紛別用心

次維得花字韻

丹杏一番收  
美實綠荷無數放  
新花西湖雨後清  
心目坐到城頭泊暝鷗

去年又早六月十三日入境得雨今年復旱得

雨亦六月十三日也

去年六月焦原雨  
入得東州第一朝  
今日看雲旧時即  
又來農畔聽蕭蕭

到郡一年

薄村何幸擁朱軒  
竊食東風已一年  
隴上雨餘看麥秀

桑間日永問蒼眠官民雖冗身無累心事長閑地自偏  
祇恐弄春官滿去每來湖岸合留連

孔教授張法曹以曾論薦特示長成

綠髮朱顏兩少年出倫清譽每相先壁中字為時人考  
北上書從老父傳泮水笑談邀法飲高臺閑燕屬佳篇  
哀翁厚幸懷雙壁更起狂心慕薦賢

酬強幾聖

俯仰林泉繞合清經年閑卧濟南城山田雨足心無事  
水樹華開眼更明新霽烟雲飛觀出晚涼歌吹盡橋橫  
寄聲裴令樽前客抵欠高談一座傾

人情

人情當面蔽山立誰可論心向白頭天祿閣飛真學士  
玉麟符是假諸侯詩書落落成孤論耕釣依依憶舊遊  
早晚抽簪江海去笑呼風月上扁舟

寄王樂道

荆州南走困塵埃應喜文章意自開明世正逢多事日  
要墜須用出倫材不回霜雪天應惜未得風雲衆忍摧  
若向沙頭吊杜甫近詩懸望自書來

戲書

集賢自笑文章少為郡誰言樂事多報春書題親筆硯  
逢迎使客聽笙詞一心了了無人語兩鬢蕭蕭奈老何  
還有不随流俗處秋毫無累損天和

贈張濟

憶初蘭渚訪沈淪一畝蕭然里舍貧即行久窮彌好古  
文章垂老更驚人詩書就我論新君冠劍投誰拂舊塵  
小驛荒涼煩枉道一觴相屬莫嫌頻

北渚亭雨中

振衣已出塵土外卷箔更當風雨間泉聲漸落石溝澗  
雲氣迥壓金與山寒沙漠漠鳥飛去野路悠悠人自還  
耕桑千里正無事况有樽酒聊開顏

送趙資政

鎮撫西南衆望傾玉書天上輟持衡春風不覺岷山遠  
和氣還從錦水生學舍却尋餘教在棠郊應喜舊陰成  
歸來促召調鑑治莫為兒童竹馬迎

釣突泉

一派澗從玉水分暗來都洒歷山塵滋榮冬茹温常早  
潤澤春茶味更真已覺路傍行似鑑最憐沙際涌如輪  
曾城齊魯封疆會况託娥英說世人

金線泉

玉甃常浮灑氣鮮金絲不定路南泉壺依表藻爭成縷  
月照靈漪巧上弦已繞渚花紅灼灼更紫沙竹翠娟娟  
無風到底塵埃盡界破水消一片天

北池小會

笑語從容酒慢巡笙詞隨賞北池春波間錢檻花迷眼



沙際朱橋柳拂人金縷暗移泉留急銀篋相合鳥聲新  
幸時無事須行樂物外乾坤一點塵

送韓廷評

謝庭冠蓋舊追尋  
郡相從喜更深  
進道由來輕拱壁  
傳經知不羨籛金  
騏驎要試風沙遠  
竹栢須忘霰雪侵  
別後壯懷應努力  
白頭傾耳聽徽音

奇孫莘老湖州墨妙亭

隆名盛位知難久  
壯字豐碑亦易忘  
棗木已非真篆刻  
色絲空喜好文章  
岷山漢水成虛擲  
大廈深簷且秘藏  
好事今推霅溪守  
故開新館集琳瑯

鵲山

一峯孤起勢崔嵬  
秀色投籃入酒盃  
靈藥已從清露得  
平湖長泛宿雲回  
翰林明月舟中過  
司馬虛亭竹外開  
我亦退公思曠發  
會看歸路送人來

華不注山

水經華不注山  
牙嶺立孤峯特起青峯  
青嶺巒巒隱隱地  
志反云亦名金與山  
虎牙千仞立  
倏倏峻拔遙臨濟  
水南翠嶺嫩嵐晴  
可掇金輿陳迹久  
誰探高標特起青雲  
近壯士三周戰氣酣  
丑父遺忠無處問  
空餘一掬野泉甘

靈巖寺燕簡重元長老二劉居士

法定禪房臨峭谷  
辟支靈塔冠層岫  
軒窓勢聳雲林合  
鐘磬聲高鳥道盤  
白鶴已飛泉自湧  
青龍無迹洞常寒  
更聞雷遠相從樂  
堽道靈塵豈可干

和孔仲平

園池方喜共追尋  
正是槐榆交路陰  
雙燭縱談樽酒涿  
一押銷日紙窓深  
波瀾萬字驚人筆  
塵土千鍾異俗心  
佳句從來知寡和  
愧將沙礫報兼一作黃金

群樓

滿眼青山更上樓  
偶携閑客此閑遊  
飛花不盡隨風起  
野水無邊帶雨流  
懷舊有情惟社燕  
忘機相得更沙鷗  
黃金駟馬皆塵土  
莫訴當歡酒百甌

鮑山

雲中一點鮑山青  
東望能令两眼明  
若道人心是矛戟  
山中那得叔牙城

鄆州新堂

百尺豐堂汶水濱  
會侯清燕此逡巡  
谿寒素礫備宜月  
壁瑩黃金不受塵  
引客笙歌行處是  
賞心花木四時新  
未應又作林泉主  
天子今恩舊學臣

坡下

三傑同歸漢道興  
拔山餘力爾徒矜  
泠然坡下真男女  
不悟當從一范增

離齊州後五首

雲帆十幅順風行  
卧聽隨船白浪聲  
好在西湖波上月  
酒醒還對紙窓明  
畫船終日扒沙行  
已去齊州一月程  
千里相隨是明月

水西亭上一般明

文犀刻刻穿林筍  
弄上田田出水荷  
正是西亭銷暑日  
却將離恨寄煙波

將家須向習池游  
難放西湖十頃秋  
從此七橋風與月  
夢魂長到水蘭舟

荷氣夜涼生枕席  
冰聲秋醉入簾幃  
一帆千里空回首  
寂寞船窓祇自知

寄齊州同官

西湖一曲舞霓裳  
勸客花前白玉觴  
誰對七橋今夜月  
有情千里不相忘

庭檜呈符穎叔

椽枝高下秀森森  
曾寄名卿節一作異俗心  
草舍一時成  
往事松身千尺見  
新陰聲清不受笙  
竿雜氣勁能清  
露雪侵漢節  
從來縱真賞  
謝庭蘭玉載芳音

甘露寺多景樓

欲收嘉景此樓中  
徙倚欄干四望通  
雲亂水光浮紫翠  
天含山氣入青紅  
一川鍾唄淮南月  
萬里帆檣海外風  
老去衣衿塵土在  
祇將心目羨真鴻

孫少述示近詩兼仰高致

大句闕篇久擅場  
一函初得勝琳瑯  
少陵推健材孤出  
彭澤清閑興取長  
世外麒麟誰可係  
雲中鴻鴈本高翔  
白頭多病襄陽守  
展卷臨風欲自強

金山寺

塵外岩峩巖嶺官  
架虛排險出青紅  
林光巧轉滄波上  
海色遙涵白日東  
夜靜神龍聽呪食  
秋深蒼鷺起搏風  
連荆控蜀長江水  
盡在回廊顧盼中

元豐類藁卷之七

元豐類藁卷之八

律詩

高郵逢人約襄道之陽

一川風月高郵夜玉壘清談畫鷁舟未把迂疎笑山簡更須同上習池遊

彭城道中

百步洪聲潦退初白沙新岸湊舟車一時暑釣英雄盡千載河山戰伐餘楚漢舊歌流俚耳韓彭遺壁冠荒墟可憐馬上縱橫畧只在邳橋一卷書

送程殿丞還朝

如雲青髮擁朝簪佳譽喧動士林自重肯悲三獻玉不欺常慎四知金芝蘭秀出清門盛鴻覽麟飛紫殿深別後齋中掛壘榻更將梁甫向誰吟

送高秘丞

簿書擁處精神健風俗澆時質性淳公退種花常滿縣政成春雉不驚人指麾細柳通河外歌詠甘棠付隴濱惆悵不能留自助謾將樽酒駐車輪

康定軍使高秘丞自襄陽司農寺勾業寺丞自

光化相繼遷拜簽判程殿丞受代還朝預有惜

別之意輒書長句奉呈

千里分符隴上城為僚方喜得時英已無楚澤行吟意更有南陽坐嘯名驥力用來猜爽緊鸞行歸去羽翰輕

頃知別後在山簡夢寐情談鄙吝生

兩中王駕部席上

鳩鳴連日始成陰簿兩聊寬望歲心浴雁野塘新浪細蒨鶉宮柳嫩條深春寒巧放花遲發人老嗟辭酒滿斟英雋並遊知報幸名國偷腰更追尋

贈張伯常之郵見過月詔荆楚故事仍賦佳什

一見心親十載前相望南北久茫然喜傾白髮論文酒重訪清江下瀨船志大肯同悲抱璞誰高寧許笑求田已闕品藻傳荆楚更味陽春白雪篇

伯常少留別業寄詩索酒因以奉報

未擁雙騶謁漢廷暫留車馬憩林坳多情遣驛邀佳客好事磨鉢勸舊經芳草連門三徑遠朝雲臨幌數峯青春醪有禁無繇寄誰為江潭訪獨醒

贈黃降自宜城赴官許昌

所學後誰得最完豫章新出已難攀不拙聲利心能定欲正哇淫手自刪頽木珠璣來席上鄙城桃李任人間高齋掛榻驪駒後坐守塵編少往還

招澤甫竹亭閑話

偶歸塞馬應何定粒食鷓鴣頗自安雲壓楚山春後雪風吹襄水坐來寒詩豪已分材難強酒聖還請量未寬頗有佳賓堪下榻且將清話對檀栾

和鄭微之

故人容下榻清燕得傳林地秀偏宜竹天寒未見梅雲  
林千嶂出煙艇一帆開且醉休言別歸期信名催

送陳世備

沙渚鴻飛入楚雲遠林燕慶宿烟昏娟娟野菊經秋淡  
漠漠滄江帶雨輝歸路實心應駐節客亭離思暫開樽  
莫嗟閑俗淹翔久從此頭繁不次恩

和張伯常自郢中將及敵境先寄長句

拔薤威名高外服揮蘭風力寇中臺好音忽有双魚至  
喜氣遙知五馬來梨顆玉腴含兩重菊芳金粉傍寒開  
池邊且欲留同醉思拙難酬白雪才

和張伯常峴山亭晚起元韻

揮手紅塵意浩然夙興祗客與夜聯烟雲秀發春前地  
草木清含雪後天已卜耕桑臨富水暫拋魚鳥去伊川  
更追羊杜經行樂况有風騷是謫仙

峴山亭置酒

石磴繁回入杳冥筠松高下簇虛亭春歸野路梅初白  
雪盡沙田麥正青馬窟飛雲臨畫棟鳳林斜日照疎櫺  
長年酒量殊山簡却上藍輿恨獨甍

韓魏公挽歌詞一首

堂堂風骨氣如春袞服貂冠社稷臣天上立談迎白日  
握中隨物轉洪鈞忽騎箕尾精靈遠長誓山河寵數新  
萬里耕桑無一事三朝功德在生民

錫鉢赤鬚無驕志咳唾黃金有古風覆胃荒遐知大度  
委蛇艱志見孤忠諫諍聊魏丹青力擁立昭宣柱石功  
御筆新詩在新隴哀餘誰得似初終

訓吳仲庶龍高歲春感懷

增聞廷闕腹心臣籍甚聲華動精神藥石言行天下兩  
袴襦恩愛國中春召南去後餘思在論氏歸來壯志新  
莫為徂年嗟白髮濟世須仗老成人

陳君式茶軒

不要牆頭俗眼看故開蒼蘚種極奕虛心得屢焚天性  
勁節知來在歲寒兼養風烟誇酒美枝留冰雪送歌殘  
名郎感慕同桑梓手植依然一畝寬

僧正倚大師庵君

蘭城方袍振錫回結茅蕭寺遠塵埃五峯日破朝雲出  
三谷花浮瀾水來風散異香裊禪靜鳥闌清咽法筵開  
因過舊國扮榆地松塵高談喜暫陪

以白山茶寄吳仲庶見配佳篇依韻和訓

山茶純白是天真筠籠封題猶尚新秀色未饒三谷雪  
清香先得五峯春瓊花散漫情終蕩玉蕊蕭條跡更塵  
遠寄一枝隨驛使欲分芳種更無因初惟此苑與揚地  
一校近年瓊花可接也  
散漫而此花為獨出也

訓江西運使蔣頴叔

收科同日曳華裾言對驚聞刃有餘駔馬已騰雙闕路  
木牛還實太倉儲效岐易感千名別置袖空榮一紙書

欲佩左符驟越去更投南斗望單車

刀景純挽歌詞二章

史觀却關得謝師桓桓筋力未全衰園林笑傲笙歌擁  
山水迥尋九杖隨尺牘百封虛有意文章十秩更傳誰  
餘花自出藏香塢一點青燈照總帷陳莫不藏以爲佳

又云遺日作書數百封謝師各有遺義白樂天無子其  
詩云杖官三秩官三封謝師各有遺義白樂天無子其  
亦無子故其所居也八十登高步更輕殷勤愛客是平  
生能臨緩急敦風誼不向矣涼逐世情北岳雲烟恩抗  
志東門冠蓋美遺策可憐昨日壺錫地嗚咽唯聞難露

聲

寄留交代元子發

青雲寶構雖同直白髮魚符各未歸倚玉詎應公論許  
續貂還恐邑人非莫辭海畔留連久須借天涯故舊掃  
預恐明年雙節召九霄鵬翼看橫飛

遊東山示客

雲寄庵餘辭徑通滿山臺殿出青紅難逢推案文書少  
偶見凭欄笑語同梅粉巧含淚上雪柳黃微破日邊風  
役今淮擬頻行樂日伴樽前白髮翁

大乘寺

行春門外是東山監舉空辭數往還溪上鹿隨人去遠  
洞中花照水長閑樓臺勢出壑埃外鍾磬聲來縹緲聞  
自笑籠官偷暇日暫携妻子一開顏

聖泉寺

笑問并兒一舉鞭亦逢佳景暫留連清其日抱山腰閣  
碧野雲含石眼泉瀾假路通林比寺落枕門繁海東船  
闕王舊事今何在惟有前村供佛田

昇山靈巖寺

脩竹長松十里陰任敦燒藥洞門深獨踞金版驚人語  
能到青霞出世心鷄犬亦隨雲外去蓬瀛何必海中尋  
丹樓碧閣唐朝寺鍾唄香花滿舊林

鳳池寺

經年聞說鳳池山蟻我方偷半日開笑語客隨朱閣上  
醉醒方在白雲間溪橋野水清猶急海岸轉寒去却還  
為郡天涯亦瀟灑莫差流落鬢毛斑

上元

金鞍馳聘屬兒曹夜半喧闐意氣豪明月滿街流水遠  
翠燈入望衆星高風吹玉漏穿花急人近朱闌送目勞  
自笑灰心逐年少紙尋前事熬霜毛

元沙院

昇山南下一峯高上盡層軒未厭勞際海煙雲常慘淡  
大寒松竹更蕭瑟經臺日永銷香篆談席風生落臺毛  
我亦有心從自得瑤瑤瓶水照秋毫

酬柳國博

行止恂恂衆所褒東南佳譽映時髦洞無畦畛心常坦

櫻若冰霜節最高朱絃少留居客左白頭難敵是詩家  
須知別後山城寺悵望歸娘送目勞

閩正月十一日巨殺丞寄新茶  
編得朝陽借力催千金一跨過溪來曾坑真後春猶早

海上先嘗第一杯  
句休日過仁王寺

雜花飛盡綠陰成  
亂山深處轉山多

且偷閑日試閑行  
亂山深處轉山多此地棲身奈遠何  
莫問吾親在何處

亂山

舉頭東岸是新羅  
親舊書報京師盛聞浣聲

福州長溪與外國接界

自知孤宦無材術  
白頭親在鳳凰城

寄獻新茶

種愛地靈偏得日  
應得慈親手自開

方推官寄新茶

採摘東溪最上春  
肯寄人涯主諾人

嘗新茶  
麥粒收來品絕倫

蔡花製出樣爭新  
一杯永日醒雙眼

草木英華信有神  
厚卿子中使高麗

並使時推出衆材  
仗節還臨大小梅

黃金白麝饒君用  
出郊

出郊

葛葉催耕二月時  
紅白花開一兩枝

寒磻翁寄新茶二首

龍焙嘗茶第一人  
應恐慵眠過一春

貢時天上瓊龍去  
碾嘗終夜骨毛清

城南二首

雨過橫塘水滿堤  
惟有青青草色齊

水滿橫塘雨過時  
身在天涯未得歸

寒食

一鹿飄泊在天涯  
俚歌聲到日西斜

夜出過利涉門

不見花唯有市亭  
酌酒客

紅紗籠竹過斜橋後觀輦飛入斗杓人在畫船猶未睡  
滿提明月一溪潮

夜出城南禱雨

海天重疊四山雲半出星辰亦半昏上得籃輿是中夜  
兩街燈照九重門

西樓

海浪如雲去却回北風吹起數聲雷朱樓四面鈎踈箔  
卧看千山急雨來

荔枝四首

剖見隋珠醉眼開丹砂綠手落塵埃誰能有力如黃犢  
摘盡繁星始下來

玉潤冰清不受塵仙衣裁剪絳紗新千門萬戶誰曾得  
只有昭陽第一人

絳綬囊收白露團未曾封植向長安昭陽殿裏才聞得  
已道佳人不奈寒

金釵雙棒玉纖纖星宿光芒動宝奩鮮笑詩人誇博物  
誰知紅顆味酸甜白樂天語荔枝詩云鮮甜甘酸如鹽  
巴蜀荔枝而記不  
如園越荔枝酸也

王震部惠佳篇叙述昔與相潭亡第遊從仍以  
亡第舊詩見示

溥宦紅塵常拂面早衰黃髮已盈顛棘華零落曾誰語  
鴻羽蕭條祇自憐已矣空聞懷舊賦泫然猶獲濟江篇

慙歎愛我如君少更悟之他友最賢  
北歸三首召判太常

終日思歸今日歸着鞭鞭馬尚嫌遲曲堦殿裏官雖冷  
須勝天涯海角時

拜捧恩書喜滿顏馬蹄遙望斗杓還從今步步行平地  
出得千山與萬山

江海多年似轉蓬白頭歸拜未央宮堵牆學士驚相問  
何處塵埃瘦老翁

和酬孫少述

自信簞瓢樂寧羞猿鶴驚論高知峻節交淡見純誠自  
昔心無間相逢眼更明何當薦有道坐想軟輪迎

和孫少述俟職方同燕席

兩翁頭白喜追陪好事鈴聲燕席開臘在未消盈尺雪  
春歸先放一枝梅况無廷下書投飯更盡筵中酒滿杯

寄趙官保

銅鞮得謝從今日王鉉辭榮已十年素節謹言留簡冊  
高情清興入林泉海邊愛日疲人戀劍外仁風故老傳

和酬趙官保致政言懷二首

門外敢應瀟灑客喜公平地作神僊  
讜論危言望素隆獨於聲利性偏慵龍樓調護官雖寵  
鳴杖躋攀興已濃不覺松篁心轉勁無邊江海量蒸容



礎溪寧

會為蒼生起更重

愛國憂民有古風米鹽親省尚嫌慵  
衣天上歸何晚  
霖雨人間望正濃  
三少官儀雖赫赫  
五湖心事肯容容  
角巾藜杖經行處  
知在雲山第幾重

和趙宮保別杭州

紵鼓留公豈是催  
公詩云湖過湖山得意且徘徊更應  
佳擬須乘興  
汎蠡扁舟去却來

過靈巖張氏園二首

黎棗纍纍正熟時  
粟田鶉兔亦爭肥  
園亭盡日追尋過  
只欠厭厭醉始歸

泚水容容帶雨流  
黃花艷艷亦迎秋  
看花引水園林主  
應笑行人易白頭

林地成耒多釀酒  
香林熟後亦留錢  
不須置驛迎賓客  
直到門前繫畫船

雪亳州

欲下蒼涼日全低  
黯黯天飄飄  
投夜急瑣碎得風懷  
纒纒縫補枯亥點  
綴妍繁矣飛回  
旋艷舞起翩躚已壓

穿林竹還冰落澗  
泉抵熾輕自肆  
乘隙巧爭先  
墮隔書  
斷斷侵凌客履穿  
恐傾貧巷屋  
覺重泝溪船  
暗有頽空

效詢無質可鑄包  
藏蕪海岳蒙蔽  
西坤乾  
枚叟招何晚  
表安卧正堅  
會須逢見  
峴萬里豁晴川

送元厚之資政致仕歸蘇

笑指家園是五湖  
畫船東下載圖書  
收功玉鉉丹青後  
得老銅樓羽翼初  
醒醉放懷從野服  
登臨乘興屬安車  
一作與公既謝事即田  
都門飲餞光華盛  
不獨當年有  
野驂  
夜與獲游從適

壽聖院昌山主靜軒

一峯蕭洒背成陰  
碧瓦新堂地布金花  
落禪衣松砌冷  
日臨經紙紙窓深  
幽棲鳥得林中樂  
燕坐人存世外心  
應似白蓮香火社  
不妨管擊客追尋

鶴林寺

李涉放謂因過竹院逢僧話  
又得浮生半日閑  
即此字也

音人春盡強登山  
只肯逢僧半日閑  
何似一樽乘興去  
醉中騎馬月中還

送關彥遠赴河北

子明高誼衆人知  
苗裔清材世所推  
詩作士林誇刻燭  
賦成天路喜同時  
豈當白首淹風力  
自合青雲縱羽儀  
北部經營應不久  
玉階朝夕是歸期

正月十一日迎駕呈諸同舍

錦袍周衛一番新  
警蹕朝嚴下紫宸  
俗眼望來猶眩日  
天顏回處自生春  
行齊鸚鵡常隨仗  
步穩驂騑不起塵  
歸路青雲喧鼓吹  
樂遊從此屬都人  
是時上服慈聖  
是時上服慈聖  
是時上服慈聖

和御製上元觀燈

翠幃霓旌夾露臺  
夜涼宮扇月中開  
龍銜燭抱金門出

觀黃山趙玉座來碣極戲涿夷空宮喜作海中之盛  
相與篇較從臣材共知天意周民樂願妻君王萬壽五

和史館相公上元觀燈

九衢僊仗豫游歸寶燭皇繁煥文暉傳醜未斜清禁月  
散花還拂侍臣衣天香暗度金虬駮官扇雙開彩鳳飛  
法尚世人聽未足却迎朱輦下端闈

集賢殿春燕呈諸同舍

御爐風細麝烟浮法樂聲和酒味柔冠劍九重霄漢路  
鶯花三月帝王恨重柳四合盤龍葦當殿雙高彩鳳樓  
歸去人人誇四露總合歡意躍驊騮

上巳日瑞聖園錫燕呈諸同舍

北上郊原一擡鞭華林清集綴儒冠方塘滄海春先綠  
窈竹娟娟午更寒流渚酒浮金鑿落照庭花並玉欄千  
君恩倍覺立山重長日從容笑語催

池上即席送况之赴宣城

池上紅深綠淺時春風蕩漾水遙迤南州鼓舞歸慈惠  
東觀壺觴惜別離遠岫煙雲供醉眠双窳急鳥付新詩  
陵陽豈是遲留地趣駕追鋒自有期

寄題饒君茂才葆光庵

適意翳羹與布裘結廬人境地隈幽清談汝水孤棲夜  
爽氣麻源一葉秋應有風騷歸捷筆可無樽酒村橋舟  
因君更起家園興夢寐思從几杖遊

朝退即事呈大尹正仲龍圖

六街塵斷早涼生細葛含風體更清官府吏閑時樂易  
市塵人喜政和平揮金散穀官槐曉鳴玉淙淙御水聲  
觀闕漸迎初日上馬頭邊傍綠陰行

元豐類集卷之八

南豐先生元豐類集卷之九

論

唐論

成康殺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  
 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士之以歸於漢漢  
 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垂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  
 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已意非放先王之法而  
 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  
 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  
 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  
 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為不足議也代隋者唐  
 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之為君也誠  
 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  
 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  
 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入  
 習於善行離於未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  
 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  
 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  
 之體相承其廉耻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  
 安自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教成粟米  
 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與  
 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

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  
 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  
 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  
 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  
 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  
 之為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  
 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  
 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  
 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  
 先王並而備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  
 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十有餘年而未  
 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  
 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  
 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  
 武之後者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大  
 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  
 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求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為人  
 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為人後議

檀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為之後為之後者為所後  
 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禮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  
 謂人之所死者近則知親愛其父母而已所知者遠則

知有嚴父之義知有嚴父之義則知尊祖知尊祖則知大宗者上以繼祖下以收統不可以絕故有以支子為之後者為之後者以受重於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尊服服之而不為之降已親之服則猶恐未足以明而後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為之降已親之服然後以謂可以明所後者之重而繼祖之道盡此聖人制禮之意也夫所謂收族者謂稱與族人合食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之類是特諸侯別子之大宗而嚴之如此况如札所稱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是為天地宗廟百神祭祀之族人萬世之所依歸而不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故前世人有以支子繼立而崇其本親加以號位立廟奉祀者皆見非於古今誠由所知者近不能割棄移愛節之以禮故失所以奉承正統尊無二上之意也若於所後者以尊服服之又為之降已親之服而退於已親親位不敢以非禮有加也廟祀不敢以非禮有奉也則為至恩大義固已備矣而或謂又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為屬是未知考於禮也禮為人後者為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此其服為所後者而非其為已也為其父母期為其昆弟大功為其姊妹遠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服為已而非為所後者也使其為父母服則為已名為所後者是則名與實相適服與恩相矣矣

聖人制禮不如是之舛也且自古為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之同宗者皆可為之則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為之者矣有以緦麻祖免無服昆弟之子而為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為屬則亦當從所後者為服後所後者為服則於其父母有宜為大功為小功為緦麻為祖免為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為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以謂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矣戴德王肅喪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一等服齊衰期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在為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禫雖除服心喪三年故至於今著於服令未之有改也豈有製服之重如此而其名遂可以絕乎又崔凱喪服賦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為重無緣迺絕之矣夫未嘗以謂可以絕其親而輒謂可以絕其名是亦感矣且支子所以後太宗者為推其嚴父之心以尊祖也顧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豈本其恩之所由生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不可為人後者以其傳重也支子可以為人後者以非傳重也使傳重者後已宗非傳重者後大宗其意可謂即乎人心而使之兩義俱安也今若使為人後者以降其父母之服一等而遂變革其名不以為父母則非使之兩義俱安而不即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於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絕尊專

也人子之於父母亦至尊至重不可以絕親親也尊尊  
 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廢其一者故為人後者為之降  
 其父母之服禮則有之矣為之絕其父母之名則禮未  
 之有也或以謂欲絕其名者蓋惡其為二而使彼之為一  
 所以使為人後者之道盡也夫亦其實則有謂之所後  
 有謂之所生制其服則有為已而非為所後者有為所  
 後而非為已者皆知不可以惡其為二而強使之為一  
 也至於名者蓋生於實也適不知其不可以惡其為二  
 而欲強使之為一是亦過矣藉使其名可以強使之為一  
 而亦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終不可以易親在  
 乎欲絕其名也故古之聖人知不可以惡其為二而強  
 使之為一而能使其屬之疎者相與為重親之厚者相  
 與為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使為人後者於其所後  
 非已親也而為之服斬衰三年為其祭主是以義引之  
 也於其所生實已親也而降服齊衰期不得與其祭是  
 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則屬之疏者相與為重以禮厭  
 之則親之後者相與為輕而為人後之道盡矣然則欲  
 為人後之道盡者在以禮義明其內而不在於惡其為  
 二而強易其名於外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為  
 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此見於經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  
 父母之明文也漢蔡義以謂宣帝親宜報魏相以謂宜  
 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為非

至於稱親稱則未嘗有以為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惡  
 為人後者尊其本親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號又謂後  
 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為皇稱妣為后  
 蓋亦但禁其復加非正之號而未嘗廢其考妣之稱此  
 見於前世議論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考妣之明文也  
 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  
 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之身所以有服本親也又  
 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學本報恩所以為降則知為人  
 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此古人之常理故坦之  
 引以為制服之證此又見於前世議論為人後者於其  
 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是則為人後者之親見於經見  
 於前世議論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者其大義如此明文  
 如此至見於他書及史官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  
 謂之私考妣謂之本親謂之親者則不可一二數而以  
 為世父叔父者則不特札未之有載籍已來固未之有  
 也今欲使從所後者為屬而革變其父母之名此非常  
 義也而不從經文於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亦非常異  
 義也而無所考據以持其說將何以示天下乎且中  
 回之所以為貴者以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經與前代  
 數千載之議論以治之故也今忽欲棄之而伸其無所  
 考據之說豈非誤哉或謂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  
 則為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  
 立廟奉祀是不一於正統懷二於所後所以著其非而

非謂不變華其父母之名也然則加考以皇號與禮及  
去之稱皇考者有異乎曰皇考一名而為說有三禮曰  
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是則以  
皇考為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父宜稱尊號曰  
皇考既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故魏明帝非  
其加悼考以皇號至於光武亦於南頓君稱皇考廟義  
出於此是以加皇號為事考之尊稱也丞原稱狀皇  
考曰伯庸又晉司馬機為燕王告稱兩文稱敢昭告于

皇考清惠亭侯是又達於群下以皇考為父歿之通稱  
也以為曾祖之廟號者於古用之以為事考之尊稱者  
於漢用之以為父歿之通稱者至今用之然則稱之亦  
有可有不可者乎曰以加皇號為事考之尊稱者施於  
為人後之義是干正統此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達於  
群下以皇考為父歿之通稱者施於為人後之義非干  
正統此求之於禮而可者也然則以為父歿之通稱者  
其不可如何曰若漢哀帝之親稱尊號曰恭皇安帝之  
親稱尊號曰孝德皇是又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且禮  
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  
之義尊父母也前世失禮之右崇本親以位號者豈獨  
失為人後奉祀正統尊無二上之意哉是以子爵父以  
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前世崇飾非正之號者  
其失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如期親故事增官廣國者亦

可謂皆不合於禮矣夫考者父歿之稱然施於禮者有  
朝廷典冊之文有宗廟祀祭之辭而已若不加以號則  
無典冊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祀祭之辭則雖正其名  
豈有施於事者顧言之不可不順而已此前世未嘗以  
為可疑者以禮甚明也今世議者紛紛至於曠日累時  
不知所決者蓋由不考於禮而率其私見也故采於經  
列其旨意庶得以商榷焉

### 公族議

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為天子其別子皆為諸侯諸侯之  
適子繼世以為諸侯其別子各為其國之卿大夫皆有采  
地別子之適子繼世以食其采地其族人百世宗之此  
之謂大宗其別子亦各仕於其國為卿大夫其適子兄  
弟宗之五世而止此之謂小宗蓋天子之適子繼世以  
為天子其別子世為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為諸侯  
其別子各為其國之卿大夫世世食采地皆傳於無窮  
夫豈有服盡而絕其祿位衣食嫁娶使之自謀者乎非  
特如此也昔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居五十  
三人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其  
可見者則管蔡邶霍魯衛毛聃郇雍曹滕畢原鄭郟  
晉應韓凡蔣邢茅胙祭之屬是也其稱兄弟之國者十  
有五人則周之近屬其稱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則周之  
同姓而已其壽命之使傳國至於無窮夫豈以服為斷



乎至於宗廟之數天子七諸侯五而祭法實受商周禘如祖宗遠或至於數十世之上亦皆未嘗以服為斷也其推而上之報本於祖宗至不可為數推而下之實骨肉之恩至於無窮蓋其積厚者其流澤遠有天下之功者受天下之報其理勢次序固然也是豈可拘於常見議於錙銖之內乎故服盡而職單者所以節人之常情而為大宗小宗之數安可以論帝者之功德而為廣親之法乎昔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唐虞之後下車而封夏商之後其在異代尚特顯之其急如此况受重於祖宗推原功德之所自出其可以天下之大而儉於骨肉之恩以不滿足海內之望乎孟子曰仁人之於兄弟也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先王推是心以及於同姓之間故有土分之有民分之有寶玉分之有寶器分之成王康王之言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是皆無所不盡其厚未有從夫略者也蓋詩裳裳者華刺時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而傳察卻胥原狐續慶宿陪臣之俗耳其降在卓隸叔向亦以為晉國之憂况於帝者之公德與天地等而可使七八世之子孫夷於閭巷之凡民乎後世公族無封國采地之制而有列於朝有賜於府是亦親而貴之愛而富之意也其名書於宗籍者繁術盛大實國家慶有司雖貴非多於天下之國七十有一而姬姓獨居者五十三人其亦求中以節之而已矣願令祖免以外母與官衣食

嫁娶使之自謀是亦不考於古矣何其野於禮也以世莫能辨故作族議使好學者得詳焉

講官議

孔子之語教人曰不慎排不啓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告也孟子之語教人曰有荅問者苟子之語教人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噴傲辭也君子如響故禮無往教而有待問則師之道有問而告之者尔世之校書而謂者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迺不自知其強聒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古之教世子之法大傳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傳奉世子以觀太傳之德行而審喻之則示之以道者以審喻之為淺故不為也况於師者何為也哉正已而使觀之者化尔故得其行者或不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或不得其所以言也仲之而彌高鑽之而弥堅德如是然後師之道盡故天子不得而召也諸侯不得而友也又况得而臣之乎此伊尹太公于思孟子之徒所以忘人之勢而唐虞三代大有為之君所以忘其勢也世之挾書而講於禁中者官以待為名則其任故可知矣迺自以謂吾師道也宜坐而講以為請於上其為說曰必如是然後合於古之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夫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為與有為非以是為尊師之道也且禮於朝王及羣臣皆立無獨坐者於燕皆



坐無獨立者故坐未嘗以為尊師之禮也昔晉平公之於支唐坐云則坐曾子之侍仲尼子曰參復坐則坐云者蓋師之所以命者未果有師道也顧僕僕然以坐自請者也則世之為此者非妄歟故為此議以解其惑

### 救災議

河北地震水災隨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捐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勞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劣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時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粟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焉是農不復得脩其畝畝商不得得治其貨賈賈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閭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特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

何以賻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九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為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偏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應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群而處之氣又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於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日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飭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穀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地地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所謂無患者也近空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慮之尤甚者也何則失耕桑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疆不可以不貴乎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俚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烏

歐風鼠竊弄鋤挺於草茅之中以杆游微之吏強者既  
 蓄而動則弱者又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  
 抱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况夫外有夷狄之可  
 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妨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  
 也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總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  
 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令被災之州為十萬  
 戶如一户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質平日未  
 及有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  
 脩其賦畝商得輸貨賄工得辦器用閭民得轉移執事  
 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  
 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  
 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  
 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况  
 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  
 備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  
 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孺之憂民不必去  
 其故居苟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  
 回者什器食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况於全牛馬  
 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慮  
 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  
 乎他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盜矣夫飢歲聚餓殍之  
 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

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其粟一舉而賑之足  
 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間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  
 足賴而自安於畝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  
 子脫於流亡轉死之禍則戴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  
 有已哉天下之民間國家皆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  
 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  
 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  
 後玉輅徐動旒陽而郊荒夷殊厥奉幣來享疆內安輯  
 里無警聲豈不適變於可為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  
 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  
 至於一有抱鼓之警則雖欲為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  
 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亂  
 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饑  
 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有曰不  
 慮貧而慮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  
 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  
 唐水湯旱而民無捐齋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  
 固不獨為公家之費而足以為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  
 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况今倉庫之積尚可  
 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天民之死乎  
 古人有曰剪爪宜及膏割髮宜及体先王之於救災變

膏尚無所愛况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九三十七灾害  
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糶  
粟當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人以利農其於增糶一百  
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摧一時之事有以爲之耳  
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舜香藥之類佐其靈估不過捐  
茶舜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舜香藥  
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  
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舜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足  
以救一時之患爲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  
願吾之有司能越拘挛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  
事時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元豐類藁卷之九

元豐類藁卷之十

傳

洪範傳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  
隲下民相協朕居我不知其彛倫攸叙箕子乃言曰我  
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  
疇彛倫攸叙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彛倫攸叙何也武王嘆而謂箕子天不言而默定下民  
相助協順其所居居謂所以安者也而我不知其常理  
所次序箕子乃言我聞在昔鯀之治水也至於五行皆  
亂其陳列故上帝震怒不與之以洪範九疇而常理所  
以敗鯀則殛死又禹繼而起天乃與之以洪範九疇而  
常理所以叙蓋水之性濶下而其爲利害也尤甚故鯀  
之治水也墜之則失其性而至於五行皆亂其陳列及  
禹之治水也濶之則得其性而至於常倫所以叙常倫  
之叙者則舜詳地乎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  
乃功也其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蓋易亦曰洛出書然  
而世或以爲不然原其說之所以如此者以非其耳目  
之所習見也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不待非常之智而知  
其變之不可盡也人之耳目之所及亦不待非常之智  
而知其不能遠也彼以非其所習見則果於以爲不然  
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

矣為是說者不獨蔽於洪範之錫禹至鳳凰麒麟玄鳥  
 生民之見於經者亦且以為不然執小而量天用一而  
 齊萬信臆決而疑經不知其不可亦可謂惑矣五行五  
 者行乎三材萬物之間故初一日五行其在人為五事  
 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敬則身脩矣身脩然後可以  
 出政故次三曰農用八政政又協天時故次四曰協用  
 五紀脩身出政協天時不可以不有常也常者大中而  
 己矣故次五曰建用皇極立中以為常而未能適變則  
 猶之執一也故次六曰又用三德三德所以適變而人  
 治極矣極人治而不敢絕天下之疑故次七曰明用稽  
 疑稽疑者盡之於人神也人治而通於神明者盡然猶  
 未敢以自信也又考己之得失於天故次八曰念用庶  
 徵徵有休咎則得失之應於天者可知矣猶以為未盡  
 也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福極之在民者皆吾  
 所以致之故又以考己之得失於民也敬本諸心而見  
 諸外故五事曰敬用用其厚者固治人之道也故八政  
 曰農用農厚也天時協則人事得故五紀曰協用謹其  
 常則中不可不立也故皇極曰建用建立也又者所以  
 教其過持其常也故三德曰又用明則疑釋故稽疑曰  
 明用庶徵之見于天不可以不念故庶徵曰念用福之  
 在于民則宜嚮之故五福曰嚮用極之在于民則宜畏  
 之故六極曰威用威畏也凡此者皆人君之道其信不

可雜而其序不可亂也推其為類則有九要其始終則  
 猶之一言而已也學者知此則可以知洪範矣一五行  
 曰水曰火曰木曰金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  
 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醜炎上作芒曲直作酸  
 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何也蓋爰者於也潤下炎上者言  
 其所性之成於天者也曲直從革者言其所化之因於  
 人者也於之稼穡而不及其他者於之稼穡亦言其所  
 化之因於人者也不及其他者莫大乎於之稼穡也夫  
 潤下炎上言其所性之成於天者然水導之則行濕之  
 則聚火燥之則熾宿之則壯則其所化亦未嘗不目之  
 於人也或曲直之或從革之或稼穡之言其所化之因  
 於人者然可以曲直可以從革可以稼穡則其所性亦  
 未嘗不成之於天也所謂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者  
 也其文所以不同者非固相反所以互相明而欲學者  
 之自得之也潤下水也故水曰潤下炎上者火也故  
 火曰炎上木金亦然惟稼穡則非土也故言其於之稼  
 穡而已者辭不得不然也又言潤下所以起醜炎上所  
 以起苦曲直所以起酸從革所以起辛稼穡所以起甘  
 者九為味五或言其性或言其化或言其用或言其味  
 者皆養人之所最大者則不言此所以為要言也虞書  
 禹告舜曰政在養民而陳養民之事則曰水火金木土  
 穀惟備與此意同也二五事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又  
 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何也蓋自外而言之則貌外於  
 言自內言之則聽內於視自貌言視聽而言之則思所  
 以為主於內故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聰速者外於  
 彌近者內此其所以為次序也五者思所以為主於  
 內而用四事於外者也至於四者則皆自為而不相因  
 故貌不恭者不害於言從視不明者不害於聽聰非貌  
 恭言從然後能哲能哲然後能謀能謀然後能思而至  
 於聖也曰思曰睿睿作聖者蓋思者所以充人之材致  
 於其極聖者人之極也孟子曰人之性或相倍蓰而無  
 算者不能盡其材不能盡其材者弗思耳矣蓋思之於  
 人也如此然而或曰不思而得何也蓋人有自誠明者  
 不思而得堯舜性之是也所謂誠者天之道也有自明  
 誠者思之弗得弗措也湯武身之是也所謂思誠者人  
 之道也然而堯舜湯武之德其至皆足以動容周旋中  
 禮則身之者終亦不思而得之也堯舜性之矣然堯之  
 德曰聰明文思蓋堯之所以與人同者法也則性之者  
 亦未嘗不思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而性之身之者  
 及其成孟子皆以謂盛德之至也箕子言思所以作聖  
 孟子言弗思故相倍蓰而無算其所言者皆法也曰視  
 曰明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者視之明無所不照所以  
 作哲聰之聰無所不聞所以作謀也人之於視聽有能

察於閭巷之間米鹽之細而不知蔽於堂陛之上治亂  
 之鏡者用其聰明於小且近故不能無蔽於大且遠也  
 古之人知其如此故前旒蔽明鈺纓塞聰又以作聰明  
 為戒夫如是者非塗其耳目也亦不用之於小且近而  
 已矣所以養其聰也養其聰明者故將用之於大且遠  
 夫天下至廣不可以家至戶察而能用其聰明於大且  
 遠者蓋得其要也昔舜治天下以諸侯百官而總之以  
 四岳舜於視聽欲無蔽於諸侯百官則詢于四岳欲無  
 蔽於四岳則闢四門欲無蔽於四門則明四目達四聰  
 夫然故舜在士民之上非家至戶察而能立於無蔽之  
 地得其要而已矣其曰明四目達四聰者舜不自任其  
 視聽而目人之視聽以為聰明也不自任其聰明而目  
 之於人者周君道也非君道也然也不自任其聰明而  
 因之為人者周天道理也故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又曰  
 惟天聰明惟至時憲舜於聰明下及人上參天斯其所  
 為舜也舜之時至治之極也人豈有敢舜者哉舜於特  
 人亦豈疑其欺已也然而訪問及復相象以考察又推  
 之於四面若唯恐不能無所蔽者蓋君天下之體固不  
 得不立於無蔽之地也立於無蔽之地者其於視聽如  
 此亦不用之於小且近矣夫然故蔽明塞聰而天下之  
 情可坐而盡也言曰從從作又者易曰出其言善則千  
 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遠之則言之要  
 存可從而已也言為可從也則其施於用治道之所由

出也古之君人者知其如此故其戒曰慎乃出令令出  
 惟行弗惟反又曰其惟不言言乃雍而舜以命龍亦曰  
 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言之不可違如此貌曰恭恭作肅  
 者孟子曰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故曰持  
 其志無暴其氣蓋威儀動作見於外者無不恭則生於  
 心者無不肅也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禮  
 義威儀之則所以定命也故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視  
 聽言動以禮而衛之君子所以稱仁者亦曰威儀揀揀  
 不可選也貌之不可慢如此也存其思養其聰明而不  
 失之於言貌故堯之德曰欽明文思言貌者蓋堯之所  
 謂文則雖堯之聖未有不先於謹五事也三八政曰食  
 曰貨曰祀曰司空曰司徒曰司寇曰賓曰師曰食曰貨  
 曰祀曰賓曰師稱其事者達乎下也曰司空曰司徒曰  
 司寇稱其官者任乎上也人道莫急於養生莫大於事  
 死莫重於安土故曰食曰祀曰司徒曰司空孟子以使民養  
 生送死無憾為王道始此四者所以不得不先也使民  
 足於養生送死之具然後教之教之不率然後刑之故  
 曰司徒曰司寇此彛倫之序也其教之也固又有叙可  
 得而考者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又始於知至意誠  
 心正然後身脩身脩然後國家天下治以是為大學之  
 道百王莫不同然而見於經者莫詳於堯舜明文思堯  
 之得於心者也克明俊德有諸心故能求諸身也以親

九族九族既睦有諸身故能求諸家也平章百姓百姓  
 昭明有諸家故能求諸國也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有諸國故能求諸天下也積於其心以至於身修此堯  
 之所必先覺非求之於外也積於其家以至於天下治  
 此堯之所先覺斯民非強之於耳目也夫然故堯之治  
 何為也哉民之從之也豈識其所以從之者哉此先王  
 之化也然以是為無法立司徒之官以教之者法也教  
 之者漢之以効上之所為而已也養之於學所以使之  
 講明文之以禮樂所以使之服習皆教之之具也使之  
 講明者所以達上之所為使之服習者所以順上之所  
 為所謂效之也上之所為故下得而効之未之有所  
 無下得而効之也當堯之時萬邦黎民之所効者堯之  
 百官百官之所効者堯之九族九族之所効者堯之身  
 而導之以効上之所為者舜為司徒也舜於其官則又  
 慎徽五典身先之也然後至於五典克從民効之也及  
 舜之時舜之導民者固有素矣然水害之後其命契為  
 司徒則猶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教數五教在寬蓋憂  
 民之不親而念其不順上之化命之以謹布其教而終  
 成之以在寬豈迫就之也哉其上下之際導民者如此  
 此先王之教也為之命令為之典章為之官守以致於  
 民此先王之政也蓋化者所以覺之也教者所以導之  
 也政者所以率之也覺之無可言未有可以導之者也



道之無可言未有可以率之者也而况於率之無可言  
而欲一斷之以刑乎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  
足以自行其所謂善覺之者也其所謂法導之者也其  
所謂政率之者也其相須以成未有去其一而可以言  
王道之脩者也先王之養民而迪之以教化如此其詳  
且盡矣而民猶有不率者故不得不加以刑加以以  
刑者非可已而不已也然先王之刑固又有叙矣民之  
有罪也又察焉青也過也非終也雖厥罪大未加以以  
刑也民之有罪也又察焉非青也非過也終也其養之  
有所不足其教之有所不至則又責已而怒人故湯誥  
曰惟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如是故以民之罪為自我致之未加以以刑也民之有  
罪又察焉其養之無所不足教之無所不至不于我政  
人之有罪矣民之罪自作也然猶有漸於惡者久而象  
化之日淺者則有曰勸殺之姑惟教之未加以以刑也  
民之有罪非青也非過也終也自作也教之而猶不與  
式我也則是其終無悛心叛之呀弃而天之呀討也然  
後加以以刑多方之所謂至於再至于三者也故有雖  
厥罪小乃不可以不殺用刑如此其詳且慎故先王之  
刑刑也其養民之具教民之方不如先王之詳且盡未  
有可以先王之刑刑民者也矧曰其以非先王之刑刑  
民也昔唐虞之際相繼百年天下之人四罪而已及至

於周成康之世刑之不用亦四十餘年則先王之民加  
之以刑者殆亦無矣先王之治使百姓足於衣食遷善  
而遠罪矣人之呀以相交接者不可以廢故曰賓賓者  
非獨施於未諸侯通四夷也人之呀以相保聚者不可  
以廢故曰師師者非獨施於征不夷伐不悛也八政之  
呀先後如此所謂彛倫之叙也不然則彛倫之數而已  
矣四五紀曰歲曰月曰日曰星辰曰曆數蓋協之以歲  
協之以月協之以日者呀以正時而協之以星辰者呀  
以考其驗於顯也協之以曆數者呀以考其驗於微也  
正時然後萬事得其叙所謂曆象日月星辰期三百六  
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極九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何也言  
大建其有中故能聚是五福以布與衆民而惟時厥衆  
民皆于汝中與汝保中蓋中者民呀受以生而保中者  
不失其性也九厥衆民無有以淫爲朋人無有以比爲  
德蓋淫者有呀過也比者有呀附也無呀過無所附故  
能惟大作中也人謂學士大夫別於民者也九厥庶民  
有敵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之  
之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則  
之極無虐氣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蓋其行而  
邦其昌何也言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者汝則念其中



不中其不悞于中不罹于咎若狂也肆矜也廉愚也直之類大則受之言大者非小者之所能受也而安汝顏色而謂之曰子做好德所以教之使悞于中也有猷有為有守而不罹于咎者民之有志而無惡者也不悞于極者不能無所過而已教之則其從可知也如是而汝則與之以福富之以祿貴之以位所以示天下之人而使之勸也如此則是人斯其惟大之中矣夫剛不中者至於虐鞫獨乘不中者至於畏高明今也惟大之中故剛無空筆獨乘無及高明所謂剛而無剛柔而立也蓋剛至於柔獨則六極德之爭也柔至於高明則六極弱之事也惟皇六極則五福依好德之事所以言之者不同至其可以推而明之也則猶一言而已也洪範於皇極於三德於五福六極言人之性或剛柔之中或剛柔有過與不及故或得或失而其要未嘗不欲去其偏與變之教胄子臯陶之陳九德者無以異蓋人性之得失不易乎此而所以教與所以察之者亦不易乎此也教之福之而民之悞于中者如此又使有能為者進其行而不已則又而後能積積而後能大大而後能著人材之盛如此而國其有不興者乎故曰人之有能為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也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何也言九正人之道既富之然後可以責善責善者又始於汝家使無所好于汝家則是人斯其若辜矣既言不

能正家以率之則陷人于罪又言不好德之人而汝與之福其起汝為咎而已故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也自皇建其有極至使羞其行皆所以教也而於此乃曰九厥正人既富方穀又曰使無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者明教之又本於富行之又始於家其先後次序然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無陂也所循者惟其宜而無適莫遵王之義也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者作好作惡偏於己之所好惡者也好惡以理不偏於己之所好惡無作作好作惡也所循者通道大路而不由徑遵王之道路也道路云者異辭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者存於己者無偏無陂於人者無黨先偏先黨也其為道也廣大而不狹各王道蕩蕩也無黨先偏王道平平者施於眾無黨則存於己者無偏無黨無偏也其為道也夷易而無阻艱王道平平也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者無所背無所反也非在左而不得乎右在右而不得乎左無側也其為道也所止者不邪所由者不曲王道正直也如是所以為王之義為王之道為王之路明王天下者未有不知是而可也會于有極者來而赴乎中也歸于有極者往而反

乎中也由無偏以至無側所非一曲所守者非一方推天下之理達天下之故能大而不遺小能遠而不近能顯而微所謂天下之通道也求者之所趨歸者之所反中者居其要而宗之者如此所應者亦廣所操者彌約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君人者未有不由此而國家天下可為者也其可考於經則湯之智周乎萬物道濟乎天下故不過其可考於行事則舜之執其兩端而用中於民湯之執中立賢無妨其無偏攸無作好惡無偏黨先反側之理而用其無適莫無由徑無狹吝無阻艱無所背無在左而不得乎左在右而不得乎右者以通天下之故而不泥執其所會所歸之中以為本故能定也夫然故易之道為聖人之要道非窮技曲學之謂也舜之治民為皇建其有極用敷錫厥庠民非偏政德德之謂也湯之用賢為翕受敷施九德咸事非私好獨惡之謂也洪範之為類雖九然充人之材以至於其極者則粹思通天下之故而能定者則在於中其要未有易此也曰皇極之敷言是彞是訓于帝其訓九厥廢民極之敷言是訓身行以近天子之完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何也曰若其辭也其辭以謂人君之於大中既成之以德又布之以言是以為常是以為順于帝其順而已人君之為言順天而致之於民故凡其眾民亦於極之布言是順是行以親附天子之輝光而曰天

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曰父母者親之辭也曰王者往之辭也上之人於遵王之義至王道正直能繇前之說則下之人於順上之所行所言而相與附之其愛之曰父母而戴之曰天下王必繇後之說經所以始其義於彼而終其効於此者以明上之所以王者如是則下之所以王之者如是非虛致也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交柔克何也正直者常德也剛克者剛勝也柔克者柔勝也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交柔克者所遇之妻殊故所又之德異也凡此者所以治人也高明柔克沉潛剛克何也人為德高抗明爽者本於剛而柔有不足也故濟之以柔克所以救其偏沉深潛晦者本於柔而剛有不足也故濟之以剛克所以救其偏正直則無所偏故無所救九此者以治己與人也惟辟作福作威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善于而家凶于而國入用側頗僻民用僭或何也作福者柔克之所有也作威者剛克之所有也惟辟作福作威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者正直之所有也以其卒曰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則入用側頗僻民用僭或是以知惟辟作福作威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者皆九疇之所有九疇之所無者箕子蓋不得而言也知此則知九疇之為九矣人君於五事思

無所不通聰明無所不達言之出納無所不允於皇極  
 所尊者正直所不可入者偏陂反側作奸作惡濟明比  
 德之事臣人雖有小人之桀者未有能蔽其上而作福  
 作威王食者也人臣雖作福作威王食者必親其間緣  
 其有可蔽之端故雖小人之庸者猶得以無忌憚而故  
 其邪心也洪範以作福柔克之所有作威剛克之所有  
 惟辟作福作威王食正直之所有臣而作福則僭君之  
 柔克臣而作威則僭君之剛克臣而作福作威王食則  
 為側頗僻无所不僭矣故於三德詳言之至若社其間  
 使無可蔽之端雖有邪臣不得萌其僭者則在於五事  
 備皇極建而已也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  
 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  
 咸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何也言選擇  
 知卜筮之人而建立之乃命之以其職曰雨霽蒙驛克  
 之五兆所以卜所謂五者也曰貞曰悔之二卦所以筮  
 所謂凡七者也已命之以其職矣乃立是人使作筮之  
 事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卜不同則從多也汝則有大  
 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何也謀及  
 乃心揆諸已也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質諸人也謀及龜  
 筮參謀鬼神也舜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  
 龜筮協從謂此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  
 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何也從於心而人神

之所共與也故謂之大同則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  
 汝則違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何也所從者多則吉可知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  
 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何也心與龜之所從則作內吉而已龜筮之所共違則  
 不可以有作矣九謀先人者盡人事也從逆先卜筮者  
 欲鬼神也吉有三有卿士逆庶民逆者矣有汝則逆庶  
 民逆者矣有汝則逆卿士逆者矣若龜從筮從則皆不  
 害其為吉又至於龜從筮逆則可以作內而已龜筮共  
 違則皆不可以有作也蓋疑故卜筮卜筮者吾以謂通  
 諸神明神明之所從則吾必其吉神明之所違則吾必  
 其凶誠之至謹之盡也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  
 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蕪一極備凶一極  
 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暘時暘若曰暘時燠若曰  
 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風若何也曰雨曰  
 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何也曰雨曰  
 暘曰燠曰寒曰風所謂五者也曰時則五者之時也五  
 者無不至則所謂五者未備也無不時所謂各以其序  
 五者無不至無不時則至於庶草莫不蕃蕪言陰陽  
 和則萬物莫不茂盛也五者有所甚則為沴所謂一極  
 備凶也有所不至亦為沴所謂一極無凶也於五事貌

足以作肅則時雨順之其咎狂則常雨順之言足以作  
又則時暘之其咎惰則常暘順之視足以作哲則時燠  
順之其咎謙則常燠順之聽足以作謀則時寒順之其  
咎怠則常寒順之恩足以作聖則時風順之其咎蒙則  
常風順之九言時者皆休之證九言常者皆咎之證也  
五事之當否在於此而五證之休咎應於彼為人君者  
所以不敢不念而考已之得失於天也曰王者惟歲鄉  
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  
明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  
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何也此章之所言者皆念用  
庶證也休咎之證各象其事任其事者王也與王共其  
任者鄉士師尹也則庶證之未王與鄉士師尹之所當  
省其所以致之者所謂念用庶證也王計一歲之證而  
省之鄉士計一月之證而省之師尹計一日之證而省  
之所省多者其任責重所省少者其任責輕其所處之  
分然也王與鄉士師尹之所省歲月三者之時無易  
言各順其任則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王與鄉士師尹之所省日月歲三者之時既易言各違  
其任則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  
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何也言星之所礙同而日月之  
行則有常度有常度者不妄變則星不得作其好如牙

之好不同而王與鄉士師尹之動則有常理有常理者  
不安徒則民不能作其好故月行失其道而從星之所  
好則以風雨猶王政失其常而從民之所好則以非僻  
言此者以庶證之未王與鄉士師尹則能自省而民則  
不能自省者也民不能自省則王與鄉士師尹當省民  
之得失而知已之所以致之者也已之所致者民得其  
性則休證之所集也已之所致者民失其性則咎證之  
所集也故省民者乃所以自省也其反復如此者所以  
畏天喪盡人事也知王與鄉士師尹之所省者如此則  
知此章之所言非念用庶證則不言也不知王與鄉士  
師尹之所省者如此則於念用庶證無所當而於言為  
贅矣是不知九疇之為九也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  
曰康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曰一曰壽二曰富三  
曰康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何也民能保極則  
不為外物戕其生理故壽食貨足故富無疾憂故康寧  
于彼極故攸好德無不得其死者故考終命人君之道  
失則有不得其死者有戕其生理者故凶短折不康故  
疾不寧故憂食貨不足故貧不能使之于彼極則剛者  
至於暴故柔者不能立故弱此人君所以考已之得  
失於民者也或曰福之言如此而不及貴賤何也曰九  
疇者皆人君之道也福極者人君所以考已之得失於  
民福之在于民則人君之所當嚮極之在于民則人君

之所當畏福言攸好德則致民於善可知也極言惡弱則致於不善可知也視此以嚮畏者人君之事也未有攸好德而非可貴者也未有惡弱而非可賤者也故攸好德則錫之福謂貴之所以勸天下之人使協于中固已見之皇極矣於皇極言之者固所以勉人於福極不言之者攸好德與惡弱之在乎民則考吾之得失者足矣貴賤非考吾之得失者也人君之於五行始之以五事修其性於已次之以八政推其用於人次之以五紀傷其時於事次之以皇極謹其常以應天下之故而率天下之民次之以三德治其中不中以適天下之變次之以稽疑以審其吉凶於人神次之以庶證以考其得失於天終之以福極以考其得失於民其始終先後與夫粗精小大之際可謂盡矣自五事至于六極皆言用而五行不言用者自五事至於六極皆以順五行則五行之用可知也虞書於六府言備則箕子於五行言其所以化之因於人者是也虞書於六府次之以三事則箕子於五行次之以五事而下是也虞書於九功言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則箕子於九疇言庶證之與福極是也則知二帝三王之治天下其道未嘗不同者萬世之所不能易此九疇之所以為大法也

進太祖皇帝總序狀

右臣撰被聖恩付以史事今月三日延和殿伏蒙面諭

所以任屬臣者臣愚不肖不知所處是以蚤夜一心極慮惟祖宗積累功德非可形容知臣之鄙豈能擬議髮將無以使列聖巍巍之偉跡煥耀昭徹布在方冊此臣之所以端端也竊惟前世原大推功及始於受命之君以明王迹之所自故商頌所紀錄湯上至於契周詩生民清廟本於后稷文王宋興太祖開建鴻業更立三材為帝者首陛下所以命臣顯揚褒大之意固以謂太祖推材大畧千載以未特起之主國家所繇興無前之烈宜明白暴見以覽億萬世傳之無窮臣竊考舊聞伏念旬月次輯太祖行事揆其指意所出終始之際論著千篇敢繕寫上塵臣內自省大懼智不足以窺測高遠文不足以推闡精微使先帝成功盛德晦昧不章不能滿足陛下仁孝繼述之心仰負恩持無以自贖伏惟陛下聰明睿智不世之姿非群臣所能望如賜裁定使臣獲受成法更去批繆存其可采繫於太祖本紀篇末以為國史書首以稱明詔萬分之一臣不勝大願惟陛下留意財章臣未敢請對謹具狀以所論著隨狀上進以聞伏候勒旨

太祖皇帝總叙

孟唐之敝自天寶已後紀綱窳壞不能自振以至於失天下五代興起五十餘年之間更八姓十有四君危亡之變數矣其尤甚也契丹遂入中國擅立名號當是時

天地五行人事之理反易緣亂不同夷狄者亡幾耳太祖為天下所戴踐尊位以生民為任故勸養桑薄賦斂緩刑罰除舊政之不便民者詔令勉覈相屬推其心無一日不在百姓也知方鎮之病民也故設通判之真使歛以繩墨憂吏民之不良也故數使在位舉其所知患吏或受賂或不奉法也故罪至死徒一無所貸原其意蓋以謂遭世大衰不如是吏不知禁不能救民於焚溺之中也征伐既下諸國必先以逋欠滯煩苛調乏絕雪究滯惠農民拔人才申命郡邑反復不倦或遇水旱輒疏食請禱欲移災於己其於群臣有恩舊有勞能持之各盡其分以位貴之以財富之有男使尚主有女使嫁宗室其予人之周也如此即材可用雖雖不廢不可用雖光顯笑不處以勢其有罪多縱貸之或賜之使自媿及至聖明約束以整齊天下者亦使之不能踰也強借之國皆接以恩禮商賈往來不禁有出境犯其令者誣為之置市邊邑使兩利有所乏少常振助之征伐所加又其罪暴者師出未嘗不以義也其君長已降及就傳執道路勞問迎致使者相望既至罪不數辱之優假扶棹及其宗親吏屬賜以田宅使子孫世守擁護保全皆得以壽考終自晉既覆滅契丹寔大中國惴畏不敢當太祖拔用材武護西北邊疆以非常之恩任屬專聽信明常遣成卒成之曰我猶赦汝汝矣有訟進者

謂曰進軍政敵此必犯進法送進使殺之關市租賦諸將得恣用不問出入以其故士附聞者盡力謀者盡情隨臣可誅者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然位不過巡檢使候不過三五百人蓋任專則勢便位不極則士勵兵少則用約御時亦多術矣總其所長能兼用之故能省費息民板新集之報風憑陵之虞也蓋太祖篤於孝友有天下之行聰明智勇有天下之材仁必愛人有天下之志包含偏覆有天下之量守之以勤儉恭慎虛心納諫鑒於奧蜀以奢侈為戒思天下之重不煩遊畋畋封拜諸子務自約損不盡稍故典收納學士大夫用之不求其備或守難進之節亦不奢也晚喜讀書勸諸將以學曰欲使之知治道也燕履夷夏從容以憲江南平覽捷書而位曰師征不義而顧令吾民死其彼何負我秦州已入尚彼手之地却而不受緩報未歸之越梁丹頌聽盟約空巡退抑不自矜伐天下大勢連數十城之鎮氣其故地以小其力易動動奮之兵致置腰服以值其難至於舉賢良崇孝弟綴禮樂明考課雖宇內初輯然庶政大体備備具備具隨文故事施於後世皆可為法民於是時從死更生室家相保士農士賈各遷其職鳥獸草木亦莫不遂前世舊臣備將相慶履心爪牙之任者一旦回心奉令比鄉如素李質天下廣郡通邑燕地千里德懷二三之臣負眾自用令之不從召之不至者尚數十



皆東社來庭代易奔走如水湊下學蜀吳楚歐閩之君  
分天下為八九曰帝與王傳子及孫更數十歲者編名  
因虜並聚關下四海之內混齊為一海東之國高麗極  
南交趾西戎吐蕃回紇北狄契丹皆請吏奉貢天地所  
養通途之屬莫不內附當是時更立天下興民為始天  
地五行人事之理亂而復正蓋太祖之於受命非如前  
世之君圖表以智術柄以力其處心積慮非一夕一日  
在於取天下也其在天者曆數在人者群臣萬民三軍  
之士不歸周鼎太祖未有知其所以然者所謂天也及  
其傳天下也舍子屬弟是則太祖之受天下與舜受之  
堯禹受之舜其揆一也其傳天下與堯傳之舜舜傳之  
禹其揆一也受天下及傳天下視天與人而已非其心  
未嘗有天下豈能如是哉世以謂太祖不世出之主與  
漢高祖同蓋太祖人有大度意豁如也知人善任使與  
漢高祖同固然也太祖承自天寶以後更五代二百餘  
年極敵之天下漢祖承全盛之秦二世之末天下始亂  
所因之勢既殊太祖開建帝業作則垂憲後常可行漢  
祖祖定海內而已不及一太祖立折杖法脫民榜答死  
禍之著常刑一本寬太漢祖雖約法三章然肉刑三族  
之誅至孝文始去不及二太祖功臣皆故等夷及位史  
上下相安始終一意漢祖疑間諸特夷滅其家不及三  
太祖削大弱疆藩臣導職漢祖封國過制友者更起累

世乃定不及四太祖征伐又克漢祖數戰輒比不及五  
太祖文武自出群臣莫及漢祖非得三傑之功不得無  
失不及六開寶之初南海先下趙佗分越而帝漢祖不  
罷禁不及七太祖不用兵契丹自附漢祖折尼白登身  
體免禍不及八太祖後宮二百間觀賜者復去四之一  
漢祖潤於任屠女禍及宗不及九太祖明於太計以爲  
天下漢祖擇嗣不審幾墜厥世不及十也漢祖所不能  
及其大者如此是自三代已未撥亂之主未有及太祖  
也三代咸矣然禹之孫太康失國湯之孫太甲放廢文  
武之後三世傳昭王不送於楚繼漢以下繼故之靈蓋  
不可勝道也太祖經始大基流風遺澤所被者遠五聖  
傳業至今百有二十餘年上下和樂無變容動色之慮  
接於耳目治安久長自三代以未呀未有也維太祖創  
始傳後比述堯舜綱理天下軼於漢祖太平之業施於  
無窮三代所不及成功盛德其至矣哉蓋唐天寶十四  
年天下戶八百九十一萬太祖元年戶九十六萬末年  
天下既定戶三百九萬今上元豐二年戶一千三百九  
十一萬六聖之德澤履露生養斯其所以盛也本原車  
實其所錄致此有自也哉



序

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  
 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為其序論曰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  
 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  
 者一記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  
 未嘗不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  
 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  
 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聚說未有  
 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  
 餘澤既熄存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  
 家尚其私學者遂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  
 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世  
 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  
 在皆繼而不講况至於秦為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  
 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  
 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為  
 衆說之所蔽闇而明辯而不較而惟奇可喜之論各  
 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誣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  
 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

聖人而融絕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  
 皆不免乎為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  
 曰待文王而興者九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  
 文士豈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  
 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  
 向之序此書於今為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  
 而次叙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  
 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按其可見者  
 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文其失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  
 已也

梁書目錄序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正觀三年詔右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梁之子推其父意  
 文頗采諸儒謝吳等所紀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  
 字又纂次為目錄一篇而叙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  
 家並起佛寔晚出為中國之患而在梁為尤甚故不得  
 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  
 佛者皆外也故不可紙雖然彼惡睹聖人之內哉書曰  
 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  
 三林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  
 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是貴在彼者之不足  
 玩末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

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心而不然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察之能察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誠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感也既誠矣又克之使可大馬既大矣又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起之物有特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

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為天下之通道也故與之為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變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察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所慶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為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靈通乎萬物鼓舞乎群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故其所以為失也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者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編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為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

則佛之徒以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特以明一代之得失其故因果之事而為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叙列女傳九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九十五篇而熈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情書之七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為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載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目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九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其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嬪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又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放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皆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異

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駁傳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所鑄琇瑤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閔離之行外則群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免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脩故國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家室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耻而不知及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况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既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傳極群書而此傳稱詩采芻荇舟大車之類興今存詩者之說尤率具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在豈其既取者博故不能無失坎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九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憾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之叙論以發其端云

禮閣新儀目錄序

禮閣新儀三十篇常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校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讐史館 校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後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則用可充其禮微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致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又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未至於三代禮未階 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為設其繩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二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為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為節至愚夫為罪者之不止則

繁於為滋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感哉蓋上世聖人有為未耜者或不為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槨其智不足為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為宮室者不以土處為不可變也為棺槨者不以葛藟為不可易也豈好為相反哉以為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錄之策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能為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元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美之先而疾羞之飽一以為貴本一以為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貴粗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升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佛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蠶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嘗異也後世不惟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為或為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可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闕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規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至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耳目况於服習而安之者于至

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為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滅然九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况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固為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禮焉

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第十一篇者關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脩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感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一子乃獨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繼之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未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感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

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  
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  
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蕩秦商鞅孫  
臆具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  
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  
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耗用之無弊故古之  
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詭之害正也宜放而  
絕之則此書之不限一辭不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  
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  
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  
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  
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  
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  
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  
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  
篇今存者十篇

陳書目錄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九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  
廉讓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  
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  
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  
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與

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  
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為陳書久之猶不就貞  
觀三年遂詔論撰於秘書省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  
觀察特為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  
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  
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之也其書亦以罕  
傳則自秘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讐  
使可鑠拔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  
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遊上  
之先皇帝為下其事至七年冬稍始集臣等以相校  
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  
亦不敢稍損益特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  
名氏多闕緣因別為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  
為陳蓋偷為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  
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燕雜尚計明於任使恭儉  
憂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感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能欲  
則其終之所以亡與亡之端莫非自已致者至於有所  
因造以為號令威刑取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  
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  
奪詐偽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列以為世戒而況於  
壞亂之中蒼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為患  
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乎可謂篤於

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為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有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南齋書目錄序

南齋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為十志沈約又為齋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為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叙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則又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殊功懿德非常之迹將闡而不章鬱而不發而禱祝鬼殞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者其明又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又足以通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又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之者不能名以為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為治天下之具而為至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也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來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

求其肯者如即乎其人是不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事之時豈特任政者階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未為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撥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與廢之端又創已意以為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通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為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謂僥倖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離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折刻彫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救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赤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禮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



託不得其人故也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為之者亦又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唐令目錄序

唐令三十篇以常員受職官之任以府衛設師徒之備以口分求業為授田之法以租庸調為斂財役民之制雖未及三代之政然亦庶幾乎先王之意矣後世從事者多率其斯見故聖賢之道廢而苟簡之術用太宗能超然遠覽繼封倫而約鄭公之義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故能及此而當是之時遂成太平之功使能推其類盡其道則唐之治豈難至於三代之盛哉讀其書嘉其制度有庶幾于古者而惜不復行也故撮其大要可紀者論之於此焉

徐幹中論目錄序

臣始見館閣世既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又觀正觀政要惟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季卒篇而今書此職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澹寡慾有箕山之志而先實行狀亦稱幹篤行体道不耽世榮魏太祖時進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民雜家與聖

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時俗之說至於怡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况至於魏之濁世孰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遂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為人人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說苑目錄序

劉向所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三篇輿舊為十有八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叙其篇曰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此書委之欲以為法戒然其所取性性又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畧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謂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弥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



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為於世志其在已而為之者有矣何其物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又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天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今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攸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孔子稱古之學者為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叔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者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標與夫患失之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鮑澐詩集目錄序

鮑澐詩集六卷史館書籍題云鮑防集五卷崇文總目叙別集亦然知制誥敏求為臣言此集詩見文粹唐詩類選者皆稱鮑澐作又防之雜感詩最顯而此集無之知此詩非防作也臣以文粹類選及防雜感詩考之敏求言皆是又得參知政事歐陽脩所藏鮑澐集與此集同然後知為澐集決也史館書五卷統二百篇歐陽氏書無卷第統百餘篇然其三十三篇史館書所無今別為一卷附於後而總題曰鮑澐詩集六卷蓋自先王之澤德而詩亡晚周以來作者嗜文辭抒情思而已然

亦往往有可采者澐詩尤清約謹嚴而遠理者少亦近世之能言者也故既正其誤謬又若其大旨以傳焉  
謹序

元豐類藁卷第十一

序

李白詩集後序

李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若干篇今九百若干篇者知制誥常山宋敏求焯道之所廣也次道既以類廣白詩自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蓋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游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園師之家也以文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祖末山竹溪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為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拉趙魏燕晋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陽將梁取父復之齊魯南浮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遇陽天寶十四、安祿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宿松坐繫尋陽獄宣撫大使崔淑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駭治白以為罪薄宜贖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材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七矣乾元元年終以汚黨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尋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為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叙可考者也范傳正為白墓

誌稱白偶乘鵬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則見於白之自叙者蓋亦其略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為翰林待詔又稱宋王璘節度揚州白在宣城獨見遂辟為從事而新書又稱白流夜郎還尋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皆不合白之自叙蓋史誤也白之詩連類引義雖中於法度者寡然其辭朋肆雋偉始駭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舊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遠飄然有超世之心余以為實錄而新書不著其語故錄之使覽者得詳焉

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為書號仙臆羽翼者三十卷西曆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為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為十卷歲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為文闕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慮故凡言天下之要又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受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未以洽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要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

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為直史館遂為兩浙  
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

及西兵起又以為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常且方論  
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為泉

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為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  
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觀聽終公之言

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隳天子方脩法  
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

宜遵簡易嚴筦權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  
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

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  
不可專任宜繼養臣修人事反復至數百十言嗚呼公

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又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  
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

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  
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

言其衆其在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舉其政從或否而  
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履歷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

持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觀聽終其功  
行或不得在史氏記籍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

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其書及余  
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

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  
之孫葦也至和元年十二月日謹序

王深父文集序

深甫吾友也姓王氏諱回常先王之迹熄六藝殘缺道  
術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甫於是奮然獨起司先  
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已其動止語默  
必考於法度而窮達得喪不易其志也文集二十卷其  
辭反復辨達有所開闡其卒蓋將歸於簡也其破去百  
家傳注惟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  
所以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於既溺可謂道德之要言  
非世之別集而已也後之潛心於聖人者將又由是而  
有得則其於世教豈小補之而已哉嗚呼深甫其志方  
強其德方進而不幸死矣故其澤不加於天下而其言  
止於此然觀其所考者豈非孟子所謂名古者欽其文  
有片言半簡非大義所有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深甫之  
於其細行皆可傳於世也深甫福州侯官縣人今家於  
穎嘗舉進士中其科為亳州衛真縣王簿未一歲弃去  
遂不復仕卒於治平二年之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有  
三天子嘗以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就其家  
命之而深甫既卒矣

王子直文集序

至平之極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言理者雖異人

殊世未嘗不同其指何則理當無二也是以詩書之文自唐虞以來至秦魯之際其相去千餘載其作者非一人至於其間嘗更哀亂然學者尚蒙餘澤雖其文數萬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不知時世之遠作者之衆也嗚呼上下之間漸磨陶治至於如此豈非盛哉自三代教養之法廢先王之澤熄學者人之異見而諸子各自為家豈其固相反哉不當於理故不能一也由漢以來益遠於治故學者雖有魁竒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甚衆然是非取舍不當於聖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說未嘗一而聖人之道未嘗明也士之生於是時其言能當於理者玄可謂難矣由是觀之則文章之得失豈不繫於治亂哉長樂王向字子直少已著文數萬言與其兄弟俱名聞天臣下可謂魁竒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也讀其書知其欽漢以來名能文者俱列於作者之林未始知其孰先孰後考其意不當於理亦少矣然子直晚自以為不足而悔其少作更砍窮探力取極聖人之指要盛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窮居則欲推而托之於文章將與詩書之作者並而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蚤世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就此吾徒與子直之兄回字深甫所以深恨於斯人也子直官世行治深父已為之銘而書其數萬言者屬予為叙

予觀子直之所自見者已足暴於世矣故特為之序其志云

### 王容季文集序

敘事莫如書其在堯典述命義和宅土測日咎星候氣按民緩急蕪蠻夷鳥獸其財成輔相備三才萬物之理以治百官授萬民興眾功可謂博矣然其言不過數一其於舜典則曰在璿璣玉衡以齊西政蓋堯之時觀天以曆象至舜又察之璣衡聖人之法至後世益隘也曰宅者則日月五星曰政者則義和之所治無不任焉其體至大蓋一言而盡可謂微矣其言微故學者所不得不盡心能盡心然後能自得之此所以為經而歷千餘年蓋能得之者少也易詩禮春秋論語皆然其曰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信也世既衰能言者益少承孔子者孟子而已承孟子者揚子而已揚子之稱孟子曰知之之要知德之奧若揚子則亦足以幾乎此矣其次能敘事使可行於遠者若子夏左丘明司馬遷韓愈亦可謂拔出之材其言庶乎有益者也吾友王氏兄弟曰回深父曰向子直曰罔容季皆善屬文長於敘事深父充深而子直容季益能稱其兄者也皆可謂拔出之材令其克壽得就其志則將紹六藝之遺言其可禦於子嘗叙深父子直之文銘容季之墓而容季之兄罔子堅又集容季之遺藁屬予序之予憫俗之翰朋友故舊道使

不自知其不能強次是說以為容季文集序熙麟九辨

范貫之奏議集序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議奏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為十卷而屬序之蓋自至和已後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于群下自掖庭至于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聞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為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功劇計慮或辨別忠佞而屢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雖言仁宗常虛心采納為之變命令更履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於其後卒從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為與群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與奪則一歸是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援以言為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奏次雖有為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關失群臣奉法遵職海內又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餘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又將抵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

公言之不假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為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忬為公之墓銘云

王平甫文集序

王平甫既歿其家集其遺文為百卷屬予序平甫自少已傑然以材高見於世為文思若決河語出驚人一時爭傳誦之其學問尤敏而資之以不倦至晚愈為博覽強記於書無所不通其明於是非得失之理為尤詳其文闕富典重其詩博而深矣自周衰先王之遺文既喪漢興文學猶為近古及其衰而陵夷盡矣至唐又之而能言之士始幾於廢及其衰而遂泯泯矣宋受命百有餘年天下文意復侔於漢唐之盛蓋自周衰至今千有餘歲斯文瀕於磨滅能自振起以追於古者此三古而已各於其盛時士之能以特見於世者率常不過三數人其也文其人之不萎之難得如此平甫之文能特見於世者也世皆謂平甫之詩宜為樂謂薦之郊廟其文宜為典冊施諸朝廷而不得用於世然推其實千歲之日不為不多焦心思於翰墨之間者不為不衆在富貴之位者未嘗一日而無其人彼皆涸滅而無傳或播其醜於後平甫乃躬難得之姿負特見之能自立於不朽

雖不得其志然其文之可貴人亦莫得而掩也則平甫之求於內亦奚憾乎古今作者或能文不必工於詩或長於詩不必有文平甫獨兼得之其於詩尤自喜其憂喜哀樂感激怨懟之情一於詩見之古詩尤多也平甫居家孝友為人質直簡易遇人豁然推腹心不為毫髮疑礙與人交於息意尤篤也其死之日天下識與不識皆聞而哀之其州里世次歷官行事將有待於識平甫之葬者故不著於此云元豐元年

強幾聖文集序

幾聖諱至姓強氏錢塘人幾聖字也為三司戶部判官尚書祠部郎中既歿其子凌明集其遺文為二十卷獨子存幾聖少貧能自謀學為進士材技出輩類出輒收其科其文詞大傳於時及為吏未嘗不以其間益讀書為文尤工於詩句出驚人世皆推其能然最為相國韓魏公所知魏公既罷政事鎮京兆及徙鎮相魏常引幾聖自助魏公喜為詩每合屬士大夫賓客輿游多賦詩以自見其屬而和之者幾聖獨思致逸發若不可追躡魏公未嘗不嘆得之晚也其在幕府魏公每上奏天子以歲時慶賀候問及為書記通四方之好幾聖為屬草必聲比字屬曲當纒墨然氣質渾渾不見刻畫遠近多稱誦之及為他文若誌銘序記策問學士大夫則簡古典則不少貶以就俗其所長兼人如此魏公數薦之

朝廷以謂宜在館閣然未及用魏公既薨之明年幾聖亦以疾卒幾聖之遺文在魏公幕府者最為多故序亦反復見之覽者可推而考之也其行治官世已著於誌幾聖之葬者故此不著

思軒詩序

今天子至和之初尚書屯田員外郎林君體通判撫州協于上下以修其職於是時蝗起京東轉入江淮之間秋又皆旱撫獨無害災故君得以其間益疏其寢比之地厚池之北涯立屋其上入而燕焉名其軒曰思軒士之能詩者皆為君賦之觀君之垂歿於其治既有餘日乃自以為不足而深思於此得士大夫之作讀而推之以察君之志無大小言動萬事之作止一擇其宜則思之盡豈獨一時寄此軒之內哉君之大夫水部君當太宗時實通判是州今六十年而君來世其官幾於是考於州人以求水部之餘思遺德又榮君之欲業其家而謂君之勢且益顯以大其宗門將豈止於此後有君子低回此軒而述君之思見於事者不遺於理不暨其先則詩之信天下其可暇也哉九月日序

元豐類集卷之十一



元豐類案卷第十三

序

序敘州鑑湖圖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  
 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為也至今九百七十  
 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九水之出於東南者  
 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于東江其北隄石埭二隄溝十  
 有九通民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  
 之東六十里自東城至于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  
 民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東屬江者皆溉之  
 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之東並城南並  
 隄北濱漕渠西屬江者皆溉之總之溉山陰會稽兩縣  
 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  
 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葦口斗門  
 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于東江其西曰廣慶斗  
 門曰新運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  
 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  
 疏為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  
 盡縱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文餘田又高  
 海文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  
 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跡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  
 廢也宋興民始有益湖為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墾

脣之間二戶為田田項當是時三司轉運司轄下書切  
 貴州縣使復田為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  
 于治平之間盜湖為田者九千餘戶為田七百餘頃  
 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為漕渠自州至于東城六  
 六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淫至于桐鳴十里皆水廣不  
 餘十餘丈每歲以兩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  
 來人爭為鑄簪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  
 者杜把則謂盜湖為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以  
 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為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  
 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橋水深四尺有  
 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于州水溢則遣官  
 視則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理防隄斗門其敢田者  
 按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為未也又以謂  
 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為之殷實具  
 奎則謂每歲農隙當饒人澆湖積其泥塗以為丘阜使  
 縣主役而州與縣運使授照刑獄督其賞罰之張次山  
 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雖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  
 使可漕及住民田里置石柱以識之柱之內禁敢田者  
 刀約則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為田而溢隄使高一丈  
 則湖不開而其利自復免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  
 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  
 水較之高於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



而益毀壅水使高明水之敗城郭廬舍可又也張伯玉則謂佃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三尺當九歲纏愁工起之日浮議外播役夫內漬則雖有智者猶不能畢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陘使高八尺當一歲畢其竹木費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戶二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是如此則利可坐收而人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修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當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增賞罰之今其為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聽用著於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于千有至于五萬刑有扶百至于徒二年其文可謂審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為田太守孟顛不聽又求休嶺湖為田顛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請湖為田楚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繇漢歷吳晉以來接于唐又接于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為鎮或以國自王內有供養綠潭之須外有貢輸間遺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強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尚多傳於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為一而安於承平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為田者其語言氣力往往是

以動人至於修水土之利則又費材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滎渠人亦以為煩若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說雖傳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繇是而已故以為法令不行而考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與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曆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困循至於既廢而世猶莫寤其所以然况於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繇苟簡之故而弛壞於冥冥之中又可知其所以然乎今謂湖不復復者曰湖田之入既饒矣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觀也使湖盡廢則湖之為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之所未觀者故曰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復濬者曰益壅壅水而已此好辨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者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及敗城郭此護者之听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之听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為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壅未為有補也故曰此好辨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

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畜泄則有閉縱之法矣  
 欲痛絕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  
 有法矣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轉運使提點刑獄或欲  
 以每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  
 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為日幾何欲知增陲竹木  
 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濬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  
 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搖役夫內墮則不可  
 以及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枚舉說而考其可否用其  
 可者而在我者濶澤之今言又行法必舉則何功之  
 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筆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  
 廢興於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苗於  
 兩縣問書於州與何渠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孰究之  
 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為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  
 焉熙寧二年冬卧龍齋

類要序

晏元獻公出東南起童子入秋閣讀書遂贊各命翰  
 學士真宗特寵待之每進見勞問及所以任屬之者群  
 臣莫能及皇太子就書學公以選入侍太子即皇帝位  
 是為仁宗公遂筦國樞要任政事位宰相其在朝廷五  
 十餘年常以文學謀議為任所為賦頌銘碑制詔冊命  
 書奏議論之文傳天下尤長於詩天下皆吟誦之當真  
 宗之世天下無事方輒福應推功德脩封禪及右土山

川老子諸祠以報礼上下左右前後之臣非工儒學妙  
 於語言能討論古今潤色太平之業者不能稱其位公  
 於是時為學者宗天下慕其聲各人見公應於外者  
 不窮而不知之得於內者何也及得公所以為類要上  
 中下扶摠七十四篇九若于門皆公所以為類要公於  
 六藝太史百象之言騷人墨客之文章至於地志族譜  
 佛老方伎之衆說旁及九州之外蠻夷荒忽詭變奇跡  
 之序錄皆披尋細繹而細於三枋萬物變化情偽是非  
 興廢之理顯隱細鉅之委曲莫不充盡公之得於內者  
 在此地之所以光顯於世者有以哉觀公之所以致者  
 如此則知士不素學而慶從官大臣之列備文儒道德  
 之任其能不饒且病乎此公之書所以為可傳也公之  
 子知止能守其家者也以書為余序余與公仕不並時  
 然皆臨川人故為之論次以為公書其首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右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指讓  
 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入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  
 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  
 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  
 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  
 者又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礼習其于戈於  
 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惰矣其於家有塾於

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扞有戒在與有和焉之聲行步有珮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為有待於外者若夫三才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齋戒以守之以書其才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右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以持其心養其性猶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強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才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入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雪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王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身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才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子所以恨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余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父矣然慮其莫余授也

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虎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子將就學焉故道子之所慕古人者庶乎其有以自致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珙鄭穆閔中孫覺華老林希子中而子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更事稱於世云

張文叔文集序

文叔姓張氏諱彥博萊州汝陽人慶曆三年為撫州司法參軍余為之銘其父碑文叔又治其寢得嬰兒禿禿之遺骸葬之余為之誌其事是時文叔年未三十喜從余問道理學為文章因與之游至其為司法代去其後又三遇焉至今二十有六年矣文叔為萊州判官已死其子仲儒集其遺絃四十卷自新春走京師屬余序之余讀其書知文叔雖父窮而講道益明為文益工其辭精深雅贍有過人者而比三遇之蓋未嘗為余出也又知文叔自進為甚強自待為甚重皆可喜也雖其遇於命者不至於富貴然比於富貴而功德不足以堪之姑為說以自勉者則文叔雖父窮亦何恨哉仲儒居濼時八九歲未外始讀書就筆視今儀觀甚偉文辭甚工有子後能讀書就筆視今儀觀甚偉文辭甚工有文而序之又厚道其父子事友復如此者可以致余情於故舊而又以見余之老也熙寧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序

館閣送錢純老知夔州詩序

熙寧三年三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錢君純老出為夔州三館秘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于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九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恩也乃為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席人各取其一言為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未曰為我序之蓋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于外者則其僚又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游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以叙去處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歷世復又以為故當其從路道義之樂蓋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稱引况論莫不道去者之義祝其歸仕於王朝而欲其父於外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尚薦於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彙進非空文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歷教國子生入館閣為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願請一州欲自試於川窈山阻僻絕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所以推其賢惜其志激勸反復而不能已余故為之序其大旨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視之使知純老之非外也十月日序

齊州雜詩序

齊故為文學之國然亦以朋比誇詐見於背俗今其地富饒而介於河岱之間故又多獄訟而豪猾群黨亦往往喜相攻剽賊殺於時號難治余之疲駕東為是州除其姦強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未期閱圉多空而抱鼓樂熄歲又連熟州以無事故得與其士大夫及四方之賓客以其暇日時遊後園或長軒遠榭登覽之觀屬德里或美葉菱荷湖波渺然從舟上下雖病不欲酒而間為小詩以娛情寫物亦拙者之適也通儒大人或與余有舊欲取而視之亦不能隱而青鄆二學士又從而和之士之喜文辭者亦繼為此作總之九若于篇豈得得余文之陋而使夫宗工秀人雄放瑰絕可喜之辭不大傳于此邦也故刻之石而并序之使覽者得詳焉熙寧六年二月己丑序

順濟王勅書祝文刻石序

臣鞏言世稱麟鳳龜龍王者之嘉瑞則蓋不常出而德有不能致者又稱麟鳳龜龍四靈以為畜則至治之亘蓋可狎而擾也故官有恭罷而劉累以善其職事至夏之衰乃不能馴而或戮于庭至周卒為女禍蓋龍之為祥通于治亂如此伏惟陛下仁聖之德達于淵泉故龍寶象慕者何擾也其自今以往盛德日躋則又有遊子宮沼或負圖出河而且將領在有同群於羞物故臣敢刻勅書祝辭于石以俟臣鞏謹序

叙盜

盜三十人九十五發絲孫僊而下盜吳慶船者殺人皆  
 應斬盜朱縞船者賊重皆應絞九應死者十有八人絲  
 湯裏而下或賊輕或竊盜或常自言凡應死者十有二  
 人此有司之法也今圖之所見者其名氏稅等概與  
 其發之日月所盜之家所取之財至於人各別其九若  
 千發皆旁行以見之人各別其九若干發者又別之以  
 朱欲覽者之易曉也吳慶之船賊分為三與吳慶吳道  
 之屬有親疎居有異同至於孫仙湯裏之族屬以及十  
 二人之所以得不得死者皆別見於圖之上下而故之輕  
 重詳矣其創作兵仗合衆以轉劫數百里之間至於賊  
 殺良民此情狀之尤可嫉者也方五六月之時水之害  
 甚矣田疇既以蕩溺矣屋廬既以漂流矣城郭之內糶  
 官粟以賑民而猶有不得食者窮鄉僻壤大川長谷之  
 間自中家以上日異持錢無告糶之所况於蹶所素困  
 之人乎方且結草蓋以自託於壞毀捍之上士有饑餓  
 之迫無樂生之情其屢發而為盜亦情狀之可哀者也  
 康誥曰殺越人于貨幣不畏死九民罔不慙孟子  
 以謂不待教而誅者也曷則殺人之盜不待教而誅皆  
 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然而孔子曰天下  
 有道盜其先變乎此謂養之既足藁之既明則為盜者  
 知恥而自新則非殺人之盜有待教而誅此亦百王之

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不待教而誅者天下之所  
 不得容也待教而誅者俟之之道既盡矣然後可以責  
 之備也苟為養之既有不足藁之既有不明俟之之道  
 既有不盡矣故凶年人食不足而有起為盜賊者天子  
 嘗發下寬大之令許降其罪而此非有司之法也至  
 殺人與賊重者亦不降有司之法存焉亦康誥之意也  
 余當閱是獄故具列其本末情狀以覽觀焉以明余之  
 於是盡心矣

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  
 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數十萬言安生  
 携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閱壯雋偉善友  
 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  
 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  
 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予言以為贈余  
 曰余之知生既久而心矣迺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  
 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為迂闊今求  
 子之言蓋將解或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  
 闊孰有甚於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  
 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因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  
 闊孰有甚於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  
 耳患為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

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  
謂余之迂為善則其患若此謂為不善則有以合乎世  
又遠乎古有以同乎俗又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辭里  
人之惑則於是焉又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  
蘇君以為何如也

元豐類纂卷第十三

元豐類纂卷之十四

序

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向老傅氏山陰人與其兄元若讀書知道理其所為文  
辭可喜太夫人春秋高而其家故貧然向老昆弟尤自  
守不苟取而妻交太夫人亦忘其貧余得之山陰愛其  
自處之重而見其進而未止也特心與之向老用舉者  
令温之瑞安將奉其太夫人以徃予謂向老學古其為  
令當知所先後然古之道蓋無所用於今則向老之所  
守亦難合矣故為之言庶夫有知予為不妄者能以此  
而易也

送周屯田序

士大夫登朝延年七十以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  
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為之言曰古  
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  
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此子弟相講綯  
臆以薦其物詒其辭說不於庠序於朝廷時節之賜與  
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為不  
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為無為而尊榮也今日辭事還  
其廬杖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  
群嬉為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遊散弄乎山墟林莽陋  
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歎



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董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開不  
享乎珍好可以空煩除薄而益安不 去乎深山長谷  
豈不足以易有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  
然則古之所以效勸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為於  
士之倦而歸者顧為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  
為艾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為動  
其意邪余為之言者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  
與先人俱大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既為之  
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  
君而病今之失矣南豐曾鞏序

送江任序

均之為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遠側境山區海聚之間  
蠻夷異域之憂或燕刑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  
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改葬之馳往往  
則風霜水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群  
之所抵觸衝波急湍墮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  
筋骸擗藥羅舟易馬力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  
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  
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  
難得也則多愁居揚寥嘆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  
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  
思脩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為後世可守之法

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土不  
勤舟車與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異道遠所  
次升降之儀凌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  
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  
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  
誦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  
所聞則其少長之所游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  
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辦事向之宜皆已習熟如此能  
專慮致勞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為先後  
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胸中矣豈累  
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殃事哉臨川江君任為洪  
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對木果蔬五穀之壟  
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  
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歛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  
聰明敏急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  
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為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  
於太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為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  
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南豐曾鞏叙

送劉希聲序

東明劉希聲來臨川 見之其貌勉於禮其言勉於義  
其行亦然其父亦堅其讀書為辭章日盛從予游三年  
予愛之今年慶曆五年選其鄉過予別與之言曰東明



汴邑也子之行問道之所嚮者以告子子也一趨馬而  
不息至乎關也者為一從馬一遠馬雖不息夫不至也  
子也好聞聖人之道亦如是而已矣五月四日序

送李村并知柳州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  
久居往往車船未行輒以盈指計歸日又減小其官以  
為不足事其遊自 慮如此故其至皆傾搖解弛無憂  
且勤之心其習俗從古而爾不然何自越與中國通已  
千餘年而名能無循其名者不過數人邪故越與閩蜀  
始俱為夷閩蜀皆已變而越獨高陋豈其俗不可更與  
蓋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豈亦騏之不幸也已彼不  
知縣京師而之越水陸之道皆安行非若閩溪峽江蜀  
棧之不測則均之吏於遠此非獨優歟其風氣吾所諳  
之與中州亦不其異起君不遠其節未嘗有疾為遠歟  
雖中州寧能不生疾邪其物產之美果有荔子龍眼蔗  
柑橄欖花有素馨香山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累歲  
之酒醕皆絕於天下人少聞訟喜嬉樂吏者唯其無久  
居之心故謂之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奚不可邪古之  
人為一鄉一縣其德義惠愛高足以薰蒸漸澤今大者  
專州豈當小其官而不事邪令其得吾說而思之人咸  
有久居之心又不小其官為越人襟其陋俗而歐於治  
居閩蜀上無不幸之歎其車出千餘年之表則其美之

巨細可知也然非其材之類然適於眾人者不能也官  
於南者多矣子知其材之穎然適於眾人能行吾說者  
李村并而已村并父與其兄公翊仕同年同用薦者為  
縣入秘書省為著作佐郎令村叔為柳州公翊為象州  
皆同時村又相若也則二州交相致其政其施之速勢  
之便可勝道也夫其越之人幸也夫其可賀也夫

送趙宏序

刑民與蠻合為寇潭旁數州彼其害天子宰相以潭重  
鎮守臣不勝任為政用人又不勝復改之守至上書乞  
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  
道雅與子接間過予道潭之事予曰潭山川甲兵如何  
食幾何賊眾寡強弱如何予不能知能知書書之載若  
潭事多矣或合教道之兵以數萬絕山谷而進其勢非  
不衆且捷也然而卒殲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  
克者相重焉顧其義信如何耳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  
寇可以為無事難張網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  
致之雖合教道之兵以數萬卒殲焉邊重寇耳况致平  
雅揚豈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乎致平者在太  
守身耳明也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烏用身之及  
易之為前之守者不能此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  
與書之云者異邪予憂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注  
時潭吏與旁近郡斫力勝賊者暴斃者慰降者有之今

之往者將特不爲是而已邪抑猶不免乎爲是也天子宰相任之之意其然雅潭守近侍臣使撫規潭者即史御史博士相望爲我稔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曰迺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師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自用孰爲得失耶愚言倘可以平潭之慮今雖細然太中咸通之間南方之憂常劇矣夫豈階於大哉爲近臣即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曰其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慶曆六年五月日曾肇序

送王希序字潛

嘗慶曆三年遇潛之於江西始其色接吾目已其言接吾耳又其行接吾心不見其非吾愛也從之游四年間登於江西三至焉與之上滕王閣泛東湖酌馬跑泉最數游而又乃去者大林寺秋屏閣閣之下百步爲龍沙沙之涯爲漳水水之西涯橫出爲西山皆江西之勝處也江西之州中九遊觀之可望者多西山之見見西山最正有盡者唯此閣而已使覽登之美窮于此樂乎莫與爲樂也况龍沙漳水水涯之陸陵人家園林之屬子山者莫不見可見者不特西山而已其爲樂可勝道邪故吾與潛之游其間雖數且久不厭也其計於心曰奚獨吾游之不厭也將奉吾親託吾家於是州而游於是夜而息無頃焉忘也病不游者期月笑而潛之又遽去

其能不憮然邪潛之之將去以書表曰子能不言於吾行耶使吾道潛之之美也豈潛之相望意也使以言相鑄切邪嗚呼吾言不足進也嗚呼可進也莫若道素與游之樂而惜其去亦情之所不克已也故云爾嗚呼潛之之去而之京師人知其將光顯也光顯者之心於山水或薄其異日肯尚從吾遊於此乎其豈使吾獨也乎六年八月日序

王無咎字序

名字者人之所假借以自稱道亦使人假借以稱道已之辭也非若行然不可以假借云也何也問其名曰忠與義其字亦然則人無有求其信然者責其不然者知其假借云也問其行曰忠與義則人皆求其信然者責其不然者其可以假借云乎然而人無貴賤愚良一欲善其名字夫欲善其名字者非他亦曰愛其身而已愛其身而不善充之猶曰姑以聖賢之道假借而己不誠乎身莫大焉豈愛其身也不若於名實乎勿求勝焉於行乎汲汲爾以愛其身是以聖賢之道歸諸其身也以爲愛其身非至夫然而人一皆善其名字未嘗一皆善其行有愛其身之心而於其身反尔其薄也可嗟也已南城王無咎來請字余思夫字雖不必求勝也然古之人重冠於冠重字字則亦未可忽也今冠禮廢字亦非其時古禮之不行甚矣無咎之請也雖非時之當然

庶幾存其礼予欲拒安得而拒也取易所謂無咎者善補過者也為之字曰補之夫勉焉而補其所不至賴子之所以為學者也補之明經術為古文辭其材卓然可畏也以賴子之所以為學者期乎已余之所望於補之也假借乎已而已矣豈子之所望於補之哉

送蔡元振序

古之州從事皆自辟士士亦擇所從故實主相得也如不得其志去之可也今之州從事皆命於朝非惟守不得擇士士亦不得擇所從實主豈盡相得哉如不得其志未可以輒去也故守之治從事無為可也守之不治從事舉其政亦勢然也議者不原其勢以為州之政當一出於守從事舉其政則為立異為侵官噫從事可否其州事職也不難同守之同則舍已之是而未與之同可乎不可也州為不治矣守不自任其責已亦莫之任也可乎不可也則舉其政其孰為立異邪其孰為侵官和議者未之思也雖然迹其所以然豈士之所喜然哉故曰亦勢然也今四方之從事惟其守之同者多矣壘而材從事跡其政之缺不過室於曠途於議而已脫然莫以為已事反是為則激亦莫以為也未能自任其責者少矣為從事乃爾為公卿大夫士於朝不尔者其幾邪臨川蔡君從事於汀始試其為政也汀誠為州治也蔡君可拱而坐也誠未治也人皆觀君也無激也無

同也惟其義而已矣蔡君之任也其異日官於朝一於是而已矣亦蔡君之任也可不茂歟其行也來求吾文故序而送之

送丁璠序

守令之於民近且重易知矣予嘗論今之守令有道而聞四方者不過數人此數人者非特任守令也過此數人有千里者相接而無一賢守有百里者相環而無一賢令至天子大臣嘗慮其然則任奉法之吏嚴刺察之糾以繩治之諸郡守縣令以罪不任職或黜或罷者相繼於外於是下詔書擇廷臣使各舉所知以任守令是詔雖不舉者卒不聞惟令或以舊制舉不惜循歲月而授每舉者有姓名得而視之推若其材行能堪其舉者卒亦未見焉舉者既然矣則以予之所見聞陰計其人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猶恐予之愚且賤聞舉見焉者少不足以知天下之材也則求夫賢而有名位聞與見之博者而從之問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豈天下之人固可誣而天固不生才於今哉使天子大臣慮天下之弊則教更法以禦之法日以愈密而弊日以愈多豈今之去古也遠治天下卒無術哉蓋古人之有庠有序有師友之游有有司之論而賞罰之始於鄉為於天下為教之詳至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則皆得行

其教有可敬之質則皆可爲材且良故古之賢也多賢之多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咸宜焉獨千里百里之長哉其爲道豈不約且明其爲致天下之材豈不多哉其豈有勞於求而不得人密於法而不勝其弊若今之患於今也庠序師友賞罰之法非古也士必有聖人之道欲推而教於鄉於天下則無路焉人愚也則愚矣可教而賢者卒誰教之哉故今之賢也少賢之少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常不足其人焉獨守令我是以其求之無不至其法日以愈密而不足以爲治者其原皆此之出也已噫奚重而不更也姑蘇人丁君瓌佐南城南城之政平予知其令曰丁君之佐我又知其邑人邑人無不樂道之者予既惠今之士而常慕古之人每觀良吏一傳則反覆愛之如丁君之信於其邑予於旁近邑之所未見故愛之特深今爲令於淮陰上之人知其材而舉用之也於令也得人矣使丁君一推是心以往信于此有不信于彼哉求予文者多矣拒而莫之與也獨丁君之行也不求于文而予樂道其所常論者以送之以示重丁君且勉之且勉天下之九爲吏者也

謝司理寺序

君子之於德澤誼行大有爲者也於爲之也有明而易知者有不示其用者若乃數度號令因造損益溥雜出

入則所謂明而易知者使人靡靡然化之不絕於動作趣舍之際耳無深閑復變穹鑄與壘爲之掩覆也泊然莫能知其所以發而至者則所謂不示其用者也易曰知微知章章顯之微不顯之謂也又曰幾事不密則害成退藏於密者皆不顯之謂也陳郡謝君名續續密也而取字乃本諸此而字曰通微以謝君之材其嚮道也苟爲無畫無不至者也可以有爲者也能見其事業者也能不表其迹者也亦在樹之而已

元豐類集卷之十四

元豐類藁卷之十五

書

上歐陽學士第一書

學士執事夫世之所謂大賢者何哉以其明聖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聖人之心于百世之下其口講之身行之以其餘者又書存之三者又相表裏其仁與義磊磊然橫天地冠古今不窮也其聞與實卓卓然軒士林猶雷霆震其風颺馳不浮也則其謂之大賢與穹壤等高大與詩書乃稱無間宜矣夫道之難全也周公之政不可見而仲尼生於干戈之間無時無位存帝王之法於天下俾學者有所依歸仲尼既沒析辨詭詞驪駕塞路觀聖人之道者宜莫如於孟荀楊韓四君子之書也舍是醜矣退之既沒驟登其域廣開其辭使聖人之道獲明于世亦難矣哉近世學士錦藻續以誇詡增刑法以趨嚮折財利以拘曲者則有聞矣仁義禮樂之道則為民之師表者尚不識其所為而况百姓之蚩蚩乎聖人之道泯泯沒沒其不絕若一髮之係于鈞也耗矣哀哉非命世大賢以仁義為己任者壽能救而拯之乎舜首成童聞執事之名及長得執事之文章口誦而心記之觀其根極理要撥正邪僻倚挈當世張皇大中其深純溫厚與孟子韓吏部之書為相唱和無半言片辭踏駁於其間真六經之羽翼道義之師祖也既有志於學於

時事萬亦識其一焉則又聞執事之行事不顧流俗之態卓然以豐道扶教為己務往者推吐赤心敷健大論不與高明獨授摧縮俾蹈正者有所稟法懷疑者有所問執義益堅而德亦高出乎外者合乎內推於人者誠於己信所謂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韓退之汝觀聖人之道者固在執事之門矣天下學士有志於聖人者莫不攘袂引領願受指教聽誨諭宜矣竊計將明聖人之心于百世之下者亦不以語言退託而拒率者也警性朴陋無所能似家世為儒故不業他自幼造長努力文字間其心之所得庶不九近嘗自謂於聖人之道有絲髮之見焉周遊當世常斐然有扶衰救缺之心非徒嗜嗜皮膚隨波流擊枝葉而已也惟其寡與俗人合也於公卿之門未嘗有姓名亦無達者之車回顧其疎賤抱道而無所與論心常憤憤悱悱恨不發也今者乃敢目簡墨布腹心於執事苟得望執事之門而入則聖人之堂與室家誓自知亦可以少分萬一於其間也執事將推仁義之道橫天地冠古今則宜取奇偉闊通之士使趨理不避榮辱利害以其爭先王之教於衰滅之中謂執事無意焉則輩不信也若輩者亦粗可以為多士先矣執事其亦受之而不拒乎伏惟不以已長退人察愚言而矜憐之知輩非為慕執事者慕觀聖人之道於執事者也是其存心亦不九近矣若其以庸衆

待之尋常拒之則鞿之望於世者愈狹而執事之猶誘亦未廣矣竊料有心於聖人者固不如是也觀少垂意而圖之謹獻雜文時務策兩編其傳緒不謹其簡秩大小不均齊登貧故也觀其內而畧其外可也于晚清重悚又悚又不宣鞿拜拜

歐陽學士第二書

學士先生執事伏以執事好賢樂善孜孜於道德以輔時及物為事方今海內未有倫凡有文章智謀材力之雄偉挺特信韓文公已表一人而已某之獲幸於左右非有一日之素賓客之談率然自進於門下而執事不以眾人特之坐而與之言未嘗不以前古聖人之至德要道可行於當今之世者使鞿薰蒸漸漬忽不自知其益而及於中庸之門戶受賜甚大且感且喜重念鞿無以見棄於有司環視其中所有類識涯分故執罷之初釋然不自動豈好大哉諷其材資召取之如此故也道中來見行有操瓢囊負任曉軍擊勢老弱而東者曰某土之名避早曠饑饉與征賦徭役之事將徙占他郡覬得水漿藜糗竊若旦暮行且戚戚懼不克如願書則奔走道夜則無所寄焉若是者所見始不減百千人因竊自感幸生長四方無事時與此民均被朝廷德澤涵養而獨不識撥糶未辛若之事旦暮有衣食之給又一日有文移發召之警則又承籍世德不蒙矢石備

戰守馭車僕馮數千里饋餉自少至于長業乃以詩書文史其蚤暮思念皆道德之事前世當今之得失誠不能盡辭亦庶幾識其一二遠者太者焉今雖群進於有司與眾人偕下名字不列於薦書不得比較於下士以望主上之休光而尚獲收齒於大賢之門道中來又有鞍馬僕使代其勞以執事於道路至則可力求簞食瓢飲以支且暮之饑餓此比民綽綽有餘裕是亦足以自慰矣此事屑屑不足為長者言然辱愛幸之際不敢自外於門下故復陳說覬執事知鞿居之何如所深念者事每日過吾門者百千人獨於得生為喜及行之得贈序引不以規而以賞識其愚又嘆嗟其去此得於衆人尚宜感知已之深懇惻不忘况大賢長者海內所師表其言一出四方以下其人之輕重某乃得是宜感戴欣幸信萬於尋常可知也然此實皆聖賢之志業非自知其材能與力能當之者不宜受此此輩既黃緣幸知少之所學有分寸合於聖賢之道既而又敢不自力於進脩哉日夜克若不敢有規於古人之道是亦為報之心也然恨資性短缺學出已意無有師法觀南方之行李時狂筆墨特賜教誨不惟增踈賤之光明抑實得以刻心思銘飢骨而佩服於式焉想惟脩誘之力無所不至曲借愚力使終人材無所愛惜窮陋之迹故不敢望於衆人而獨注心於大賢也徒恨身奉甘旨



不得旦夕於几杖之側稟教誨煥講畫不勝馳恣接之至不宣羣拜拜

上歐陽舍人書

舍人先生當世之急有三一曰急聽賢之為事二曰急裕民之為事三曰急力行之為事一曰急聽賢之為事夫主之於賢知之未可以已也進之未可以已也聽其言行其道於天下然後可以已也聽其言行其道於天下在其心之通且果也不得其通且果未可以有為也苟有為猶膏肓之不洽醫癘瘵之老也以古今治亂成敗之理入告之不辭則極論之其心既通也以事之利害是非請試擇之能擇之試請行之其心既果也然後可以有為也其為計雖遲其成大効於天下又速哉其如此莫若朝夕出入在左右而不使邪人庸人近之也朝夕出入在左右侍臣之任也議復之其可也一不聽則再進而議之再猶未也則日進而議之待其聽而後已可也置此雖有他事未可以議也昔漢殺蕭望之曼亦有罪焉宣帝使之傳太子其不以聖人之道道之也則何賢乎望之也其道之而未信而止也則望之不無罪焉為太子責備於師傳不任其責也則責備於侍臣而已矣雖艱而勤其可以已也欽今世賢士上以知而進之矣然未免於庸人邪人雜然而處也於事之益損張弛有矣焉不辨之則道不明肆力而與之辨未

及全也不全則人之望已矣是未易可忽也就其乃能而為之則如勿為而已矣如是者非主心通且果則言未可望聽道未可望行於天下也尋其本不如愚人之云爾不可以有成也二曰急裕民之為事夫古以來可質也未有民且安而亂者也其亂者率常民貧而且不安也天下 一始八九十年矣雖然食民之食兵者佛老也豈民之則怨且矣是以執事望風彈言所以救之之策今 民之集而為兵者擇曠土而使之耕暇而肆武進入 為衛因弛舊兵佛老也止今之為者權使之盡也不 矣是不召怨與矣而易行者也則又量上之用而去其 是大費可從而減也推而行之則未利可弛本務可興富且安可幾而持也不然恐今之民一二歲而為盜者莫之能禦也可不為大憂乎他議紛紜非救民之務也求救民之務莫大於此也不謀此能致富且安乎否也三曰急力行之為事夫 民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不為其所宜亂之道今之士恃理甚矣故官之不治不揚而使賦則國家雖有善制不行也欲易而使賦則一之士以士之如此而況民之浸沒與一有駭而動之者欲其効死而不為非不得也今者更貢舉法數百年弊可謂盛矣書下之日矣夫懼慮夫自勵近世未有也然此尚不過強之於耳目而已未誠心化也不心化賞罰一不振焉 必解矣欲治之於其心則願



上與大臣之所力行如何爾不求之本斯已矣求之本  
 斯不可不急也或曰適時而已耳是不然今時謂之耻  
 且格焉不急其本可也不如是未見適於時也九此三  
 務是其氣急又有號令之一任責之不明當亦速變  
 者也至於學者策之經義當矣然九經言數十萬餘注  
 義累倍之旁又貫聯他書李而記之呼雖明者不能盡  
 也今欲通策之責人之所必不能也苟然則幸者又不  
 精而得人必濫故反之則莫若使之入占一經一也夫  
 經於天地人事無不備者也惠不能通豈患通之而少  
 邪况詩賦論兼出於他經世務待子史而後明是幸者  
 亦無所不習也此數者近皆為蔡季士道之蔡君深信  
 望先生共成之孟子稱鄉隣闢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  
 感然觀孟子周行天下欲以其道及人至其不撓而去  
 猶曰王庶幾改之則又君子此其心汲汲何如也何獨  
 孟子然孔子亦然也而云云者蓋以謂頴子既不得位  
 不可以不任天下之事責之耳故曰禹稷頴子易地則  
 皆然是也不得位則止乎不止也其止者蓋止於極也  
 非謂士者固若徂揆然無意於物也况肇於光生師仰  
 已久不宜有間是以忘其賤而言也願賜之宋釋以其  
 意少施焉輩閑居江南所為文無愧於四年時所欲施  
 於事者亦有待矣然親在憂患中祖母愈老細弟妹必  
 無以資衣食恐不能就其孝况欲行其他也今者欲奉

親數千里而歸先生會頴就州學欲入太學則日已迫  
 遂奔而不顧則望以充父母養者無所勉從此豈得已  
 哉韓吏部云誠使屈原孟軻楊雄司馬遷相如進於是  
 選僕知其懷慚乃不自進而已爾此言可念也失賢師  
 長之鑄切而與教人履其不陷於小人也其幾矣早而  
 與夜而息欲領史慨然於心不能也先生方用於主上  
 日入謀議天下日夜待為相其無意於羣乎故附所作  
 通論雜文一編先祖述文一卷以獻先祖困以致其行  
 事非先生傳之不顯願假辭刻之神道碑敢自撫州僮  
 僕夫往伺於門下伏惟不罪其愚而許之以永養其子  
 孫則幸甚幸甚輩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甚稱文雖已  
 得科名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其人  
 嘗與華言非先生無足知我也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  
 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願如安石不可失也  
 先生儻言馬進之於朝廷其有補於天下亦書其所為  
 文一編進左右幸觀之庶知輩之非妄也鄙心慙慙其  
 大底雖如此其詳可得而具邪不宣輩再拜

上蔡學士書

慶曆四年五月日南豐曾鞏謹再拜上書諫院學士執  
 事朝廷自更兩府諫官來言事者皆為天下賀得人而  
 已賀之誠當也願不賀則不可乎鞏嘗靜思天下之事  
 矣以天下而行聖賢之道不古聖賢然者否也然而古

今難之者豈無異焉邪人以不已利也則然庸人以已不及也則忌怨且忌則造飾以行其間人主不寤其然則賢者又疏而殆矣故聖賢之道往往而不行也東漢之末是已今主上至聖雖有庸人邪人將不入其間然今日兩府諫官之所陳上已盡白而信邪抑未然邪其已盡白而信也尚懼其造之未深臨事而差也其未盡白而信也則當參進而陳之待其盡白而信造之深臨事而不差而後已也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古之制善矣夫天子所尊而聽者宰相也然接之有時不得數且又矣惟諫官隨宰相入奏事奏已宰相退歸中書蓋常然矣至於諫官出入言動相綴接參暮相親未聞其當退也如此則事之夫得參思之不待暮而以言可也暮思之不待越宿而以言可也不論則極辨之可也參進而陳之宜莫若此之詳且實也雖有邪人庸人不得而間焉故曰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今諫官之見也有間矣其不能朝夕上下議亦明矣禁中之與居女婦而已爾捨是則寺人而已爾庸者邪者而已爾其於冥冥之間議論之際豈不易行其間哉如此則鞏見今日兩府諫官之危而未見國家天下之安也度執事亦已念之矣苟念之則在使諫官侍臣復其職而已安有不得其職而在其位者歟噫自漢降矣後世士之盛未有若唐也自唐太宗降矣後世士之盛亦未有若今

也唐太宗有士之盛而能成功治今有士之盛能行其道則前數百年之弊毋不除也否則後數百年之患將又興也可不為深念乎輩生於遠阨於無衣食以事親今又將集於鄉學當聖賢之時不得孤京師而一言故敢布於執事并書所作通論雜文一編以獻伏惟執事莊士也不拒人之言者也願賜觀覽以其意少施焉蓋之友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頭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願如安石此不可失也執事儻進於朝廷其有補於天下亦書其所為文一編進左右庶知鞏之非妄也

上杜相公書

慶曆七年九月日南豐曾鞏再拜上書致政相公閣下鞏聞夫宰相者以己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稱良宰相者無異焉知此而已矣舜普為宰相矣稱其功則曰舉八元八凱稱其德則曰無為者其舜也與卒之為宰相者無與舜為比也則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或曰舜大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尚也請言近近可言者莫若漢與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周勃曰且陛下問長安盜賊數又可強對邪問平之所以為宰相者則曰使卿

大夫各得在其職也觀平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漢之治莫盛於平為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當矣降而至於唐唐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胄劉洎持憲法則張元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大亮其餘為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使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與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為者邪考於其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隨能收叙不隔卑賤而已卒之稱良宰相者又先此二人然則著於近者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唐以降天下未嘗無宰相也稱良相者不過其一二大節可道語而已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其誰哉哉之前閣下為宰相當是時方主急於致天下治而當世之士豪傑魁壘者相繼而進雜選於朝雖然邪者惡之庸者忌之亦甚矣獨閣下奮然自信樂海內之善人用於在爭出其力以唱而助之惟恐失其所自立使豪傑者皆若素絲門下以出於是與之佐人主立州縣學為果日之格以勸學者課農桑以損益之數為更陞黜之法重名教以矯衰弊之俗奕者且以起百官畏職之

墜華任子之濫明賞罰之信一切欲整齊法度以立天下之本而庶幾三代之事雖然紛而疑且排其議者亦衆矣閣下復毅然堅金石之斷周旋上下扶持樹植欲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則引身而退與之俱否嗚呼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非閣下其誰哉使克其所樹立功德可勝道哉雖不克其志豈媿於帝三代漢唐之為宰相者哉若輩者誠鄙且賤然常從事於書而得聞古聖賢之道每觀今賢傑之士角立並出與三代漢唐相伴則未嘗不嘆其感也觀閣下與之反復議而更張廢事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萬事之弊不易此矣則未嘗不愛其明也觀其不合而散逐消藏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嘆其感愛其明恨其道之難行之心豈須臾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尚慕而欲見之况同其時過其門牆之下也歟今也過閣下之門又當閣下釋袞冕而歸非干名黷利者所起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編以為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覽焉則其頭得矣噫賢閣下之心非繫於見否也而復汲汲如是者蓋其忻慕之志而已耳伏惟幸察不宣鞏再拜

上范資政書

資政給事夫學者之於道非憂其大要之難也至其晦明消長弛張用捨之際而事之有委曲幾微欲其取之

於心而無疑發之於行而無擇惟而通之則萬變而不窮合而言之則一而已是難也難如是故古之人有斷其志雖各合於義極其分以謂備聖人之道則未可者自伊尹伯夷展禽之徒所不免如此而孔子之稱其門人曰德行文學政事言語亦各殊科彼其材於天下之選可謂盛矣然獨至於顏氏之子乃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蔽唯我與爾有是夫是所謂難者又矣故聖人之所教人者其晦明消長弛張用舍之際極大之為無窮極小之為至隱雖他經類不同其意然尤委曲其變於易而重複顯著其義於卦爻象繫辭之文欲人之可得諸心而惟所用之也然有易以來自孔子之時以至子今得此者顏氏而已爾孟氏而已爾二氏而下孰為得之者欤甚矣其難也若輩之鄙有志於學常懼乎其明之不逮其力之不強而事之有不得者既自求之又欲交天下之賢以輔而進絲其靡靡灌漑以持其志養其氣者有矣其臨事而忘其自返者豈得已哉又懼乎陷溺其心以至於老而無所庶幾也嘗聞而論天下之士豪傑不世出之材數百年之間未有盛於斯時也而造於道尤可謂宏且深更天下之事尤可謂詳且博者未有過閣下也故閣下嘗獲天下之任矣事之有天下非之君子非之而閣下獨曰是者天下是之君子是之而閣下獨曰非者及其既也君子皆自以為不及天下

亦曰范公之守是也則閣下之於道何如哉當其事之幾微而講之以易之變化其豈有不盡者邪夫賢乎天下者天下之所慕也况若輩者哉故頌聞議論之詳而觀所以應於萬事者之無窮庶幾自寤以得其所難得者此輩之心也然閣下之恆可謂貴矣士之願附者可謂眾矣使輩也不自別於其間豈獨非輩之志哉亦閣下之所賤也故輩不敢為之不意閣下欲收之而教焉而辱召之輩雖自守豈敢固於一邪故進於門下而曰自叙其所願與所志以獻左右伏惟賜省察焉

上齊工部書

鞏嘗謂縣比而聽於州州比而聽於部使者以大較言之縣之民以萬家州數倍於縣部使者之所治十倍於州則部使者數十萬家之命也豈輕也哉部使者之門披天子之令者之焉凡民之乎曲直者之焉辨利害者之焉為吏者相與就而質其為吏之事也為士者相與就而質其為士之事也三省隣部之政相聞書相核者又未嘗聞焉其亦煩矣執事為部使者於江西輩也幸齒於執事之所部其飾容而進謁也敢質其為士之事也輩世家南豐及大人誦官以還無屋廬田園於南豐也祖母年九十餘諸姑之婦人者效在臨川故祖母樂居臨川也居臨川者又笑邊學之制凡入學者不三百日則不得舉於有司而輩也與諸弟循僑居之文欲李

於臨川雖已疏於州而見許矣然不得執事一言轉牒而明之有司或有所疑學者或有所綴以相嫉私心未敢安也未此者數日矣欲請於門下未敢進也有同進章適未言曰進也執事禮以候士明以伸法令之疑也也寓籍於此既往而受賜矣尚自思曰筆材鄙而性野其敢進也欤又自解曰執事之所以然伸法令之疑也伸法令之疑者不為一人行不為一人廢為天下公也雖愚且野可進也是以敢具書而布其心焉伏惟不罪以其為煩而察之賜之一言而進之則幸甚幸甚

與撫州知州書

士有與一時之士相參錯而居其衣服飲食語默止作之節無異也及其心有所獨得者放之天地而有餘歛之秋毫之端而不遺望之不見其前躡之不見其後歸乎其高浩乎其深燁乎其光明非四時而信非風雨雷電霜雪而吹嘯澤潤聲鳴嚴厲之乎公卿撤官而不為泰無匹夫之勢而不為不足天下吾類萬世吾師而不為大天下吾遠萬世吾異而不為貶也其然也豈翦剪然而為潔粹粹然而為諒哉豈沾沾者所能動其意哉其與一時之士相參錯而居豈惟衣服飲食語默止作之節無異也凡與人相追接相恩愛之道一而已矣若夫食於知人之境而出入於其里進焉而見其邦之大人亦人之所同也安得而不同哉不然則立異矣前

翦然而已矣粹粹然而已矣豈其所汲汲為哉肇方慎此以自得也於執事之至而始也自疑於其進焉既而釋然故具道其本末而為進見之資伏惟少賜省察不宣肇再拜

與孫司封書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懷智高未反時已奪邑邑地有之為更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嘗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橫溢司戶孔宗旦以為兵象策智高又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戶在邪四年智高出橫山畧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賧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救拱又不從凡宗旦之於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即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母為典死此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為書召隣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奸邪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發則豈之禍又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又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察况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表其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

為備全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猥令與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為天下者賞善而罰惡為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耶九南方之事至於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之財者非其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賊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於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為世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耶聞宗旦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為使者於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既不能用懼重為已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告我也為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湏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况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其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發揚褒大其人以驚動當世耶宗旦喜文易所為注有可采者家不能言其意事阻母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嘗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為世所指目此固一管今其所立亦可贖矣聲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為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槩不誣

也况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道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信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効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便南方以賞罰善惡為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湏臾之聽足紙之議之問而極陳之使其事自固而補於天下不獨一時為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答不宣鞏頌首

再與歐陽舍人書

鞏頌嘗以王安石之文進左右而以書論之其畧曰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其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按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願如安石此不可失也書既達而先生使河北不復得報然心未嘗忘也近復有王回者王向者父平為御史登京師安石於京師得而友之辯之曰有道君子也以書來言者三四猶恨鞏之不即見之矣則傷其文以未鞏與安石友相信甚至自謂無愧負於古之人覽二子之文而思安石之所稱於是知二子者又魁閣絕特之人不特見而信之已至懷不能隱輒復聞於執事三子者卓卓如此樹立自有法變其心非苟求聞於人也而鞏又汲言者非為三子者計也蓋喜得天下之材而任聖之道與世之務復思若鞏之淺狹滯拙而先生遇其厚



懼已之不稱則欲得天下之材盡出於先生之門以為報之一端耳伏惟垂意而察之還以一言使之是非有定焉回向文三篇如別錄不宣鞏再拜

元豐類藁卷之十五

元豐類藁卷第十六

書

與杜相公書

鞏啓鞏多難而貧且賤學與衆違而言行少合於世公鄉大臣之門無可藉以進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聞閣下致位天子而歸始獨得望烏履於門下閣下以舊相之重元老之尊而猥自抑損加禮於草莽之中孤策之際然去門下以來九歲於此初不敢為書以進比至近歲感不過得以一書之問薦於左右以伺待御者之作止又輒拜教之辱是以滋不敢有意以干省察以煩既閣下朴厚清明謹直之行樂善好義遠大之心施於朝廷而博見於天下銳於強力而不懈於耄期當今內自京師外至巖野宿師碩士傑立相望又將懋精疲思寫之冊磊磊明明宣布萬世固非淺陋小生所能道說而有益毫髮也鞏年齒益長血氣益衰疾病人事不得以休然用心於載籍之文以求古人之緒言餘句以自樂於環堵之內而不亂於貧賤之中雖不足希盛德之萬一亦庶幾不負其意非自以謂能也懷區區之心於數千里回尺書之好而惟所以報大君子之誼不知所以裁而恐欲知其趣故輒及之也春暄不審專用如何伏惟以時善保尊重不勝鄙芳之至不宣鞏再拜



答范資政書

肇啓王寺丞至蒙賜手書及頌等伏以閣下賢德之盛而所施為在於天下輩雖不熟於門然於閣下之事或可以知若輩之鄙切伏草茅閣下於羈旅之中一見而已今輩有所自得者尚未可以致閣下之知况輩事不足以明先聖之意識古今之變材不足以任中人之事行不足以無媿精心而流落寄寓無田疇屋廬匹夫之業有奉養嫁送百事之役非可責慮之精詔道德之進也豈皆無以致閣下之知者而拜別昔年之間相去數千里之遠不意閣下猶記其人而不為年輩爵德之間有以存之此蓋閣下樂得天下之英材異於世俗之常見而如輩者亦不欲棄之故以及此幸甚幸甚夫古之人以王公之勢而下貧賤之士者蓋惟其常而今之布衣之交及其窮達毫髮之殊然相棄者有之則士之愚且賤無積素之美而為當世有大賢德大名位君子先之以礼豈置不於衰薄之中為有激於天下哉則其感服固宜如何仰望門下不任區區之至

謝杜相公書

伏念昔者方輩之得禍罰於河漢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嚮而望迅河大淮球堰湖江天下之險為其阻扼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繁累路隅無攀緣之親一見之舊以為之託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

以動俗惟先人之醫察與九發之所急不知所以為賴而旅親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此時閱閭勤營救護朕親臨車騎臨於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於左而醫藥之有與謀至其既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毫髮之私無有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為存全之恩過越之義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吟詠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改置鄉閭新孝危苦之情纖細之事宜以徹於朕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輩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於自繼而行之不以進退而羣獨幸遭明公於此時也在幸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夜餘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於今一書之未進顧其慚生於心無須更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輩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寄歐陽舍人書

董頌首載拜告人先生去妹人還蒙賜書及所誤先大父墓碑銘反復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于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俱後世之不知

則又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奇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是為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哀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勸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常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辨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眾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姪非有意好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蓋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季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

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可感則往往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孫也哉况羣也設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緣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垂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感濟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也慶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閣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頌進於門蔚道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為而惡誰不愧以懼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為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論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鞏再拜

與王介甫第一書

鞏啓近託彥弼黃九各奉書當致矣鞏至金陵後自宣北渡江來路上見歐陽先生住且二十日今從泗上出及舟船待候以西歐公悲見是下之文愛嘆誦寫不勝其動間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書來言此人文字可驚世所無有蓋古之孝者有或氣力不足動人使如此文字不先耀於世吾徒可耻也其重之如此又嘗編文林者悉時人之文佳者此文與是下文多編入矣至此論人事甚衆恨不與是下共講評之其恨亦然也或公甚欲一見是下能作一來許否曾中事萬萬非面不可

道鞏此行至春方應得至京師也時乞寓書附區區疾  
病尚如黃九見時未知竟何如也心中有與足下論者  
相雖未相見足下之心潛有同者矣歐公更欲足下開  
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揆擬前人請相度示及歐云孟韓  
文雖高不似之也取其自然耳餘俟到京作書去不  
宣鞏再拜

與王介甫第二書

鞏頓首介父足下比辱書以謂時時小有繁幸而謗議  
已紮然矣足下無惟其如此也夫我之得行其志而有  
為於世則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後乃可以為  
治此不易之道也蓋先之以教化則人不知其所以然  
而至於遷善而遠罪雖有不肖不能違也待之以久則  
人之功罪善惡之實自見雖有幽隱不能掩也故有漸  
磨陶冶之易而無按致操切之難有愷悌忠篤之純而  
無偏聽摘抉之苛已之用力也簡而人之從化也博雖  
有不從而俟之以刑者固少矣古之人有行此者人皆  
悅而恐不得歸之其政已遠而人皆思而恨不得見之  
而豈至於謗且怒哉今為吏於此欲遠古人之治守不  
易之道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誠有所不得為也以  
吾之無所於歸而不得不有負冒於此則姑汲汲乎於  
其厚者徐徐乎於其薄者其亦庶幾乎其可也顧反不  
然不先之以教化而遽欲責善於人不待之於久而遽

欲人之功罪善惡之必見故按致操切之法用而恣忿  
違倍之情生偏聽摘抉之勢行而審詳告訖之害集已  
之用力也愈煩而人之違已也愈甚况今之士非有素  
厲之行而為吏者又非素擇之材也一日卒然遂  
欲齊之以法豈非左右者之誤而不為無害也哉則謗  
怒之未誠有以召之故曰足下無惟其如此也雖然致  
此者豈有他哉思之不審而已矣顧吾之職而急於奉  
法則志在於去惡務於達人言而廣視聽以謂為治者  
當如此故事至於已察曾不思夫志於去惡者俟之之  
道已盡矣則為惡者不得不去也務於達人言而廣聽  
聽者已之治亂得失則吾將於此而觀之人之短長之  
私則吾所任意於此也故曰思之不審而已矣足下於  
今最能取於人以為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覺  
之及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鞏比頗作書既離南  
康相見尚遠故因書及此足下以為如何不宣鞏頓首

與王介甫第三書

鞏啓八月中承大夫人大祥於鄜中寓書奉謝十月梅  
厚秀才行又寓書不審皆到否昨日忽被未問良慰精  
日之思深父祖背痛毒同之前書已具道矣示及誌銘  
反復不能去手所云令深父而有合乎彼則不能同乎  
此矣是道也過千歲以來至於吾徒其智始能及之欲  
相與守之然今天下同志者不過三數人爾則於深父

之發尤可為痛而介於此獨能發明其志讀之滿足人心可謂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者矣顧猶見使商推所未安觀介甫此作大抵哀斯人之不壽不得成其材使或可以澤今或可以覺後是介父之意也而其首則云深父書足以致其言是乃稱深父以未成之材而著書與夫本意遠矣顧更詳之孟子之書韓愈以謂非軻自作理恐當然則所云能幸著書者亦惟更詳之也如何幸復見論所云讀禮因欲有所論著恐嘗為介父言亦有此意願不能自強又無所考質故莫能就今介父既意及於此願遂成之就令未可為書亦可因得商權矣相別數年輩在此全窳愚以靜候度無大悔顧苟祿以奔時日為可悵惜未知何日得相從講學以勗其所未及盡其所可樂於暮暮之歲乎此日夜倦倦性來於心也示論洩血比良已否即日不審寢食如何上奏當辯前某官十數日見劉琮言已報去承見問故更此及之爾今介父果以何時此來乎不惜見諭子進弟奄喪已易三時矣悲苦何可以堪二姪年可教者近已隨觀老到此二尤小者六舍弟尚且留在懷仁視此痛割何可以言承介父有女第之戀亦已憂更時序竊計哀感何自自勝餘惟強食自憂不惜時以一二字見及不宣輩

啓上  
答李公書

鞏頓首李君足下辱示書及所為文意獨甚大且曰足下以文章名天下師其職也顧輩也何以任此足下無乃盈其禮而不情乎不然不宜若是云也足下自稱有憫時病俗之心信如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愛且畏者也未曰其發憤而為詞章則自謂淺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銳也乃欲以是質於予夫足下之書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質者則辭也無乃務其淺忘其深當憇者反徐之歟夫道之大歸非他欲其得諸心充諸身擴而被之國家天下而已非汲汲乎辭也其所以不已乎辭者非得已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此其所以為孟子也今足下其自謂已得諸心充諸身擴而被之國家天下而有不得已歟不然何遽急於辭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釋得無已病乎雖然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愛且畏者不疑也姑思其本而勉充之則子將後足下其奚師之敢不宣輩再拜

謝章學士書

鞏答輩不佞以身得察於下執事明公過恩召而見之所以矜嗟獎寵開慰相循之者其格雖至親薦友之愛不隆於此已又收弟兄之不肖不謀賓客任而舉之明公之所以畜幸輩者可謂厚矣輩竊自惟求所以堪明公之意者未知所出也輩愚無知不適於世用不能收

身於世俗之外力耕於大山長谷之中以共糲粥之養  
 魚菽之祭以其餘日考先王之遺文竊六藝之微旨以  
 求其本意之所在而足其自樂於己者顧反去士君子  
 之林而夷於阜隸之間捨自肆之安而躡乎迫制之地  
 欲比於古之為貧為仕者可謂妄矣固有志者之所嘆  
 嗟天下之所賤而至親薦交之所棄而遠之也復安敢  
 自通於大人之門望知於侍御者之側乎明公懷使者  
 之印為福於東南以地計其廣狹則數十百城之人特  
 明公之畜養以材計其多寡則文武之士以百千數待  
 明公之推察而收拊之任而舉之者乃獨在於鞏鞏鞏  
 之少弟此鞏之所以自唯求堪明公之意者而未知所  
 出也抑鞏聞之實聽博觀不遺汙賤危辱之士者此所  
 以無棄士也兼收並采不遺倫材一曲之人者所以無  
 棄材也故明公之意儻在於此而古之士出汙賤危辱  
 之中能成功名以報知者亦不可勝數彼皆豪傑之人  
 故有以自致也若鞏之鄙則安敢望此乎故憂不敏堪  
 明公之意誤左右之知者此鞏之所大懼也竭固陋之  
 分庶幾不愧於偏材一曲之人者此鞏之所可至也敢  
 獻其情而以進謝之資惟明公之垂察焉

荅孫都官書

提刑都官閣下伏承賜書及示感製六編九三千首感  
 矣熾之多工之深且專以父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天地三辰鬼神山川地理四夷中國風俗萬物怡  
 亂善惡通塞離合憂歡怨對無不畢載而其語則博而  
 精麗而不浮其歸要不離於道視昔以文名於天下者  
 夫豈易至於是耶鞏之愚且懶且為事物疾病所侵以  
 不專而且未久於學也使之觀若於海不見其涯淡於  
 深山長谷不見其形勢之所極而取議其大小高下邪  
 而闕下不以所深且專以久者勸鞏博而精麗而不浮  
 其歸本於道者勸鞏乃告之曰其詳擇而去其非是者  
 焉鞏誠恂閣下自處之過而為以賜鞏者乃所以愈且  
 蔽之也九鞏之學蓋將以學乎為身以至於可以為人  
 也方愚且懶且不專以久之病也惟閣下之仁豈欲愈  
 且蔽也其欲使知閣下之貴而長其業之富而成而猶  
 不止如是能下於後鞏如身是所以教之也孟子曰吾  
 不肖其教誨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敢不拜賜也盛編尚  
 且借觀而先以此謝皇恐皇恐不宣鞏再拜

荅袁版書

鞏頌首世爾足下辱書說介甫事或有以為矯者而歡  
 自信獨立之難因以教鞏以謂不仕未為非得計者非  
 足下愛我之深屢我之重不至於此雖親戚之於我未  
 有過此者然介甫者彼其心固有所自得世以為矯不  
 矯彼必不顧之不足論也至於仕進之說則以鞏所考  
 於書常謂古之仕者皆道德明備已之餘力而可以治

人非苟以治人而不足於已故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  
斷之未嘗信子說然世不講此久矣故當孔子之時獨  
顏子者未嘗仕而孔子稱之曰好學其餘弟子見於書  
者獨開之言如此若輩之愚固已不足者方自勉於學  
豈可以言仕不仕邪就使異日可仕之道而仕不仕固  
自有時古之君子法度備於身而有仕不仕者豈也豈  
為歟歟者邪然輩不敢便自許不應幸者輩貧不得已  
也亦不敢與古之所謂為貧者比何則彼固所謂道德  
明備而不遇於世者非若輩之鄙遽捨其學而欲謀食  
也此其心愧於古人然輩之家苟欲自足便可以憂而  
一意於學輩非好進而不知止者此其心固無愧於古  
人厚足下愛之深處之重不敢不報若所示詩序及卷  
楊生書甚善甚善不宜羣頌首

謝曹秀才書

羣頌首曹君茂才足下嗟乎世之好惡不同也始足下  
試於有司羣為封弥官得足下與方造孟起之辭而讀  
之以謂宜在高選及未取發而三人者皆無姓名於是  
慨然自悔許與之妄既而推之特世之好惡不同耳輩  
之許與豈果為妄哉今得足下之書不以僻名失得置  
於心而汲汲以相授講學為事其博觀於書而見於字  
者又過於羣向時之所與甚感足下家居無事可以優  
游以進其業自力而不已則其進孰能禦哉世之好惡

之不同足下固已能不置於心願輩適自披召不得與  
足下久相從學此情之所曉曉也用此為謝不宣

謝吳秀才書

輩啓承足下又以大熱之酷為可畏畏塗之阻為可憚  
徒汝之勞為可病候問之勤為可諱三及吾門見投以  
書及所業五編發而觀之足下之學多矣見於文辭者  
亦多矣其說往往有非鄉閭新學所能至者使能充其  
言其得豈少哉况其進之未已耶願不自足忘前之患  
而有來於鄙聞推足下此志其進豈可量哉僕之所可  
告於足下者無易於自勉也薄述不宣

與王深甫書

輩再拜與深父別四年矣嚮往之心固不可以書道而  
比得深甫書輒反復累紙示論相存之勤相語之深無  
不盡者讀之累日不能釋手故亦欲委曲自叙已意以  
報而忘情日循經歲月遂使其意欲周而反畧其好  
欲密而反疎以迄于今願深父所相與者誠不在於書  
之疏密然嚮往之心非書則無以自解而幸謬若此不  
能不飲然也不審幸見察否比得介甫書知數到京師  
比已還亭即日不審動止如何計太夫人在穎子直代  
歸與諸令第應書皆在京師各萬福輩比侍親幸無恙  
宣和日得奉四弟應舉今亦在京師去年第二妹嫁王  
補之者不幸疾不起以二女甥之失其所依而補之欲



縱舊好遂以娣妹歸之此月初已亦或姻壻質薄去朋  
友遠且久其過失日積而思慮日昏其不免於小人之  
歸者將若之何在官折節於奔走悉力於米鹽之末務  
此固任小者之常無不自安之意顏初至時遇在勢者  
橫逆又議法數不合常恐不免於構陷方其險阻艱難  
之時常欲求脫去而卒無由今在勢者已更幸自免於

悔咎而筆至此亦已二年矣比承諭及介父所作王令  
誌文以為揚子不過恐不然也夫學者其心薦於仁其  
視聽言動由於禮則無常產而有常心乃所履之一事  
耳何則使其心薦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然而無常  
產也則其於親也生事之以禮故啜菽飲水之養與以  
天下也死葬之以禮故斂手足形旋葬之葬與葬以  
天下也而况於身乎况於妻子乎然其心薦於仁其  
視聽言動由於禮者非盡於此也故曰乃所履之一事  
耳而孟子亦以謂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唯士為然則為  
聖賢者不止於然也介父又謂士誠有常心以操群聖  
人之說而力行之此孔孟以下所以有功於世也夫學  
者苟不能其心薦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則又不能  
不失其常心此後之學者之患也苟能其心薦於仁其  
親聽言動由於禮則又不失其常心且既已皆中於禮  
矣而復操何說而力行之哉此學者治心脩身本末先  
後自然之理也所以始乎為士而終乎為聖人也

三月不遠仁蓋謂此也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蓋樂  
此也九介父之所謂似不與孔子之所謂者合故曰以  
為揚子不過恐不然也此吾徒所學之要義以相去遠  
故略及之不審以為如何其他未及子細劇寒自重書  
至幸報答不宣聲拜拜

荅王深甫論揚雄書

蒙疏示鞏謂揚雄處王莽之際合於箕子之明夷常夷  
甫以謂紂為繼世箕子乃同姓之臣事與雄不同又謂  
美新之文恐箕子不為也又謂雄非有求於莽特於義  
命有所未盡鞏思之恐皆不然方紂之亂微子箕子比  
干三子者蓋皆諫而不從與與謀以謂去之可也任其  
難可也各以其所守自獻于先王不又同也此見於書  
三子之志也三子之志或去或任其難乃人臣不易之  
大義非同姓獨然者也於身微子去之比干諫而死箕  
子諫而不從至辱於囚奴夫任其難者箕子之志也其  
諫而不從至辱於囚奴蓋盡其志矣不如比干之死所  
謂各以其所守自獻于先王不必同也當其辱於囚奴  
而就之乃所謂明夷也然而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  
死也辱於囚奴而就之非無耻也在我者固彼之所不  
能易也故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又曰箕子之正明不可  
息也此箕子之事見於書易論語其說不同而其終始  
可考者如此也惟遭王莽之際有所不得去又不死



辱於仕莽而就之固所謂明夷也然雄之言者於書行著於史者可得而考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於仕莽而就之非無耻也在我者亦彼之不能易也故吾以謂與箕子合吾之所謂與箕子合者如此非謂合其事紂之初也至於美新之文則非可已而不已者也若可已而不已則鄉里自好者不為况若雄者乎且較其輕重辱於仕莽為重矣雄不得已而已則於其輕者其得已哉箕子者至辱於囚而就之則於美新安知其不為而為之亦豈有累哉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顧在我者如何耳若此者孔子所不能免故於南子非所設見也於陽虎非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此法言所謂誠身所以伸道者也然則非雄所以自見者故孟子有言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二者皆天也順天之天厭之則雄於義命豈有不盡哉又云介甫以謂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夷甫以謂無不可者聖人微缺之處神而不可知者也雄德不建聖人強學力行而於義命有所未盡故於仕莽之際不能無差又謂以美新考之則投閣之事不可謂之無也夫孔子所謂無不可者則孟子所謂聖之時也而孟子歷叙伯夷以降終曰乃所頌則學孔子雄以為太玄賦稱美齊之徒而

而曰我異於是執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學考以二子之志足以自知而任己者如此則無不可者非二子之所不可學也在我者不及二子則宜有不可不可以學孔子之無可無不可然後為善學孔子此言有以寤學者然不得施於雄也前世之傳者以謂伊尹以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瘠環孟子皆斷以為非伊尹孔子之事蓋以理考之知其不然也觀雄之所既立故介甫以謂世傳其投閣者豈不猶孟子之意哉輩自度學每有所進則於雄書每有所得介甫亦以為然則雄之言不幾於測之而愈深窮之而愈遠者乎故於雄之事有所不通必且求其意况若雄處莽之際考之於經而不繆質之於聖人而無疑固不待議論而後明者也為告夷甫或以為畫頌更彌示

與王向書

輩皆比得呂南公愛其文南公數稱吾子然恨未相見及至南豐又得黃臧復愛其文而吾子亦來以文見臧實可歡愛吾子與呂南公黃臧皆秀出吾鄉一時之俊私心喜憫何可勝言惟強於自立使可愛者非特文詞而已此鄙劣所望於三君子也道中忽忽奉啓輩皆上

回傳權書

聖啓辱惠書及古律詩雜文指意所出義甚高文辭甚美以輩有鄉人之好又於聞道有一日之先使獲承重

貶幸甚足下論古今學者自守者少苟合者多則固然矣因以謂如鄙劣者能知所守則豈敢當抑足下欲勉之至此則豈敢怠足下之材可謂特出自強不已則道德之歸其孰可禦恨不相從不能一二具道能訟牒至此一相見否荒隅之中孤拙寡偶欽企春臆餘保愛保愛不宣

福州上執政書

華頓首再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逝去今遠矣其可察見者尚存於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息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如羅蒿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其質而接之出於懇誠則如鹿鳴之相呼召其聲音非自外至也其燕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則有幣帛箱篚之贈要其大旨則未嘗不在於得其惟心其人材既聚列于庭位則如械櫜之感得而薪之其以為使臣則寵其往也及以禮樂使其老華皇皇於遠近勞其耒也則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叙其勤其以為將率則於其行也既送遣之又識徽蕪之姓生而恐其歸時之晚及其還也既休息之又追念其悄悄之憂而及於僕夫之瘁當此之時后妃之於內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深至於山春石阻僕馬之間而志意一至於雖采卷耳而心不在焉蓋先王之立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

稱周之士也貴又稱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稱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此可謂至矣所謂又本其情而叙其勤者在四牡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謔將母未諗釋者以謂謔告也君勞使臣叙述其情曰豈不誠思歸乎故作此詩之詞以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既休息之而又追叙其情如此繇是觀之上之可以接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可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於成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即人之心莫大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於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鴟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陵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伏惟吾君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方興先王之治以上繼三代吾相於時昔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豈異於古士之出於旻時者豈有不得盡其志邪筆獨何人幸遇茲日羣女之時尚不敢飾其固陋之質以干當世之用今齒髮日衰聰明日耗令其至愚固不敢有微進之心况其少有知邪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邪城之任而冀陪朝廷之儀此輩之所以自康竊計已在聽

察之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於下執事者誠以輩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輩守闈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著令有一人仕於此二邦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輩固不敢為不肖之身求自比於是也願以道里之阻既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承顏色不得効其大馬之愚至於耆問往還蓋以萬里非累月踰時不通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息不可以苟止者也方去歲之春有此邦之命輩敢以情告於朝而詔報不許屬闈有盜賊之事曰不敢繼請及去秋到職闈之餘盜或數十百為曹伍者往往蟻聚於山谷築點能動衆為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於州縣闈之空閭莫能率而遠近聞者亦莫不疑且駭也州屬邑又有出於饑旱之後輩於此時又不敢以私計自陳其於寇孽屬前日之憂敗士氣既奪而吏亦無可厲者其於經營既不敢以輕動迫之又不敢以少縱玩之一則論以招納一則戒以前除既而其悔悟者自相執拘以歸其不變者亦為士吏之所係獲其魁首則或棄而致之或藏而去之自冬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抱鼓之警里有室家之樂士氣始奮而人和始洽至於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涉不待朋傳市粟面米價減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澤覆育所及故冠旱之餘曾未甚歲既安且富至於

如此輩與斯民與當其辛方地數千里既無一事繫官於此又已彌年則可以恃母之心告於吾君吾相未易於此時也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婦之詩本土大夫之情而及於其親遠之以即乎人心之政或遷之闕下或處以朋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則仁治之行豈獨昏愚得蒙賜於今日其流風餘法傳之永久後世之士且將賴此其無北山之怨鴟羽之譏陔帖之歎蓋行之甚易為德於士類者甚廣惟留意而圖之不宣輩頓首

元豐類纂卷第十六

元豐類業卷第十七

記

分寧縣雲峯院記

分寧人勤生而奢施薄義而喜爭其然也自府未抵其縣伍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業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饑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腹隨所宜雜植五穀無廢壤女婦蚕持無懈人茶盞蜜紙竹箭村葦之貨無織銜治成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富者燕田千畝粟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損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害不能以梯米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奕甚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扶坐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嚮小矣則相告訐結黨詐張事閔即以動視聽甚者書刻金木為章印摹文書以貽吏立縣庭下變偽一日千出雖替朴徒死交迹不以屬心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有常病其未易治教始移也雲峯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後之門闢觀深殿寢言棲客之廡齋庖庫庑序列兩傍浮面所用鏡鼓魚螺鐘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費其勤亦稱其士俗至有餘輒斥散之不為忝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苦能勝

其番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永泊溺其所卒其歸一當於義則禁旣邑人者受道常乎未敢必也慶曆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蘆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昇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未與是院俱傳不可也咸曰然推其徒子思求請記遂來予不讓為申其可言者寵加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二十八日南豐曾鞏記

儂都觀三門記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于度則議之見于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塗惟莊為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官視天子或過焉其門亦三之其備豫之意蓋本於易其加于度則知札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矣其法之蕃昌也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儂都觀世傳麻姑於此儂去故立祠在焉距城六七里由絕嶺而上至其處地反平寬衍沃可宮可田其獲之多與他壤倍水旱之所不能災子嘗視而歎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教使世之衍衍施施超之者不已哉不然安有是邪則其法之蕃昌人力固知之何哉其田入既饒則其宮從而侈也直慶曆六年觀主道士凌齊舉相其室無不修而門獨痺曰是不足以稱吾法與吾力遂大之既成託予記予與齊舉里人也不能噫為里人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礼春秋之義告

之天下之公也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齊暈之取子  
文豈不得所欲也夫豈以予言為厲已也夫八月日記

### 秃禿記

秃禿高密孫齊兒也齊明法得嘉州司法先娶杜氏留  
高密更給娶周氏與抵蜀羅婦周氏恚齊給告縣齊實  
謝得釋授歙州休寧縣尉與杜氏俱迎之官再葺得告  
趣周氏復恚求絕齊急曰為若出杜氏祝髮以誓周氏  
可以齊獨之休寧得偕陳氏又納之代受撫州司法歸  
間周氏不復見使人竊取其所產子合杜氏陳氏載之  
撫州明道二年正月至是月周氏亦與其弟未欲入擬  
其著吏逃以告齊齊在寶應佛寺受租米趨歸梓挽至  
疾下出偽券曰若傭也何敢爾辨于州不直周氏訴于  
江西轉運使不聽又之以布衣書里姓聯訴事行道上  
乞食蕭貫守饒州馳告饒州江東也不當受詭貫受  
不拒轉運使始遣吏祝應言為覆周氏引產子為撫齊  
懼子見事得即送匿旁方政舍又懼則收以歸搯其咽  
下不死陳氏從旁引兒足倒持之抑其首甕水中乃死  
秃禿也召後者鄧旺穿窬後垣下為坎深四尺瘞其中  
生五歲云獄上更赦猶停齊官徙濠州八月也慶曆三  
年十月二十二日司法張彥博改作寢廬治地得坎中  
死兒驗問知狀者小吏熊簡對如此又召鄧旺詰之合  
獄辭留州者皆是惟殺秃禿狀蓋不見與予言而悲之

遂以棺服飲之設酒脯奠焉以錢與浮圖人昇輪買博  
為曠城南五里張氏林下壑之治地後十日也嗚呼人  
固擇於禽獸夷狄也禽獸夷狄於其配合孕養知不相  
禍也相禍則其類絕也又矣如齊何議為買石刻其事  
納之曠中以慰秃禿且有警也事始未惟杜氏一無忌  
言二十九日南豐曾筆作

### 醒心亭記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亭曰豐  
樂自為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幾百步得  
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筆記之九公與州賓客者遊焉  
則及即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笑則必即醒心而望以見  
夫群山之相環雲烟之相濺曠野之無窮草樹衆而泉  
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觀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洒然而  
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即其所以然而為名取韓子退  
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泉之間而名之  
以見其實又善者矣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  
而無為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天下學者皆為才  
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  
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  
賢韓子後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尚未知公  
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為人而覽公之迹思欲  
見之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九同遊於

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輩也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欵慶曆七年八月十五日記

繁昌縣興造記

太宗二年取宣之三縣為太平州而繁昌在籍中繁昌者故南陵地唐昭宗始以為縣縣百四十餘年無城垣而濱大江常編竹為障以自固歲輒更之用材與力一取於民出入無門關賃至無舍館今治所雖有屋而彈逼破露至聽訟於無下案牘簿書棲列無所往往散亂不可省而獄訟賦役失其平歷七代為令者不知幾人恬不知改革日入於壞故去指繁昌為陋縣而仕者不肯來行旅者不肯遊政事愈以死市區愈以索實為鄉老吏民者羞且憾之事之窮必變故今有能令出因民之所欲為悉破去竹障而垣其故基為門以通道往來而屋以取固即門之東北構亭瞰江以納四方之賓客既又自大其治所為重門表廊門之上為樓飲勅書置其中廊之兩旁為群吏之舍廨事之廳便坐之齋徑廡包涵各以存為廳之東西隅凡案牘簿書室而藏之於是乎在自門至于寢廬總為屋凡若干區自計村至于用工總為日凡二十三又九十六日而落成焉夏希道太初此令之姓名也慶曆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此成之年月日也始繁昌為縣止三千戶九十季間四聖之德澤覆露生養今幾至萬家田利之入倍他壤有餘魚

蝦竹箐柿栗之貨足以自資而無貧民其江山又天下之勝處可樂也今復得能令為樹立如此使得無歲費而有巨防實至不惟得以休而耳目尚得以為之觀令君不惟得以安而民吏之出入仰望者益知尊且畏之歛訟賦役之書悉完則是非尚而可定也予知縣之去陋名而仕者爭欲來行旅者爭欲遊昔之疵者日以減去而索實者日以富蕃稱其縣之名其又自此始夏令用薦者為是縣至二十七日而計村以至於落成不惟興利除蔽可法也而其變曰循就功效獨何其果且陳歟昔孟子譏子產惠而不知為政於戲如夏令者庶幾可謂知政者歟於是過子產矣凡縣之得令為難幸而得能令而興事尤難幸而事興而得後人不廢壞之人難也今繁昌民既幸得其所難得而令又幸無不便已者得卒與其所無難皆可喜無憾也惟其欲後人不廢壞之未可必也故屬子記其不特以著其成其亦有以警也某月日南豐曾肇記

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苟仙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為具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徜徉肆恣而又嘗自



休於此邪義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難也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教授王君感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輩曰願有記惟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目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况人仁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

某國院佛殿記

慶曆八年四月撫州某園僧可柄得州之人高慶王明饒傑相與率民錢為殿於其院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來乞予文以為記初某園有籍於尚書有地於城南五里而草棘之牛羊踐之求屋室居人焉無有也可柄至則喜曰是天下之廢地也人不爭吾得之以若斯足矣遂以醫取資於人而即其處立寢廬講堂重門齊庖之房棲客之舍而合其徒入而居之獨殿之技最大自度其力不能為乃使慶明傑持簿乞民間有得輒記之微細無不受浸漸積累期月而用以足役以既自可柄之末君至於此蓋十季矣吾觀佛之徒九有所興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專不肯苟成不求速効故善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而其所為無不如其志者豈獨其說是

以動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若可柄之披攘經營攬據繼悉忘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豈不近是哉噫佛之法固方重於天下而其學諸善殖之如此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既自以為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則未嘗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少長相與曰苟一時之利耳安能及世百年為教世之漸而特遲久之功哉相薰以此再歷千餘載雖有賢著作未可以得志於其間也由是觀之反不及佛之學者遠矣則被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歟與之記不獨以著其能亦耀吾道之不行也已曾鞏記

宜黃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于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女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習其感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為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無足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為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于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



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九人之起若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備身為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頃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又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始其於終剛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斯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又三代表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賊盜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欽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為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群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又不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其其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勸而趨為文故其材不賦而羨匠

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廟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使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李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幸有人情之 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李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嚮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李者其果然也欽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為今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李發憤之俗作為宮室教肄之所以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亦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罔不得為者若夫正心脩身為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已使一人之行備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備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欽縣之士未請曰願有記其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學舍記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闢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於是銳意欲興之並而曼時家事亦滋

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巖苦雖汴淮泗出于京師  
東方則絕江舟楫河之渠輸五湖並封禹會稽之山出  
于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  
更嶺嶽真陽之麓至南海上此子之所涉世而奔走也  
效魚洶湧湍口之川嶺崖莽林樞也之聚與夫雨場寒  
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子之所單睹遠寓而冒犯以  
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箕筥碎細之間此子之所經  
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  
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子之所遭罹而憂艱也大夫  
所志與夫弟婚嫁嫁四時之祠屬人外親之問王事  
此子之所皇皇而不足也子於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

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痛也得其間時挾書以學於夫  
為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  
專力盡思琢彫文章以藏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  
作者為並以足子之所好慕此子之自視而嗟也今天  
子至和之初子之慢擾多事故益甚子之力無以為乃  
休於家而即其旁之僻以學或疾其卑議其隘者子顧  
而笑曰是予之宜也子之勞心困形以役於事者有以  
為之矣子之卑巷窮廬沆衣藜飯世莫之美隱約而安  
者固子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子之疾則有之可以  
進於道者學之有不至至於文平生所好慕為之有不  
暇也若夫土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雋挾長

而有恃者所為若子之拙宜難易而志彼哉遂登道  
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以為學舍記

南軒記

得隣之菲地燭之封竹木灌疏於其間結茅以自休養  
然而樂世固有憂廊廟之貴抗萬乘之富吾不願易也  
人之性不同於是知伏閑隱與吾性所宜宜雖之就煩  
非其器所况使之爭於勢利矣惡毀譽之間邪然吾親  
之養無以備吾之昆弟飯菽藿美之無以繼吾之役於  
物或田於食或野於宿不得常此處也其能無傲然於  
心邪少而思九吾之佛性苦形而後於物者有以為之  
矣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識其皆受之於天而順之則吾  
亦無憂而非其樂獨何又休於身邪顧吾之所好者遠  
無與處於是也然而六藝百家史氏之籍變疏之書與  
夫論美刺非感微記遠山鏡家刻浮誇詭異之文章下  
至兵權曆法皇官藥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誌佛老所傳  
吾悉得於此皆伏羲已來下更秦漢至今聖人賢者魁  
解之材殫歲月備精思日夜各推所長分辨萬事之說  
其於天地萬物小大之際修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  
危存亡之致罔不畢就憂與吾俱可當所謂益者之友  
非邪吾類聖人指意所出以去疑解蔽質人智者所補  
事引類始終之際以自廣養吾心以忠約守而怨行之  
其過也改越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於

元豐類藁

卷十七

一三九

元豐類藁

卷十七

一三九

內者得其時則行守深山長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時則止僕儻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於義國受而廢之者過也吾之足於義或惡而毀之者亦過也役何與於我哉此吾之所任平天與人者然則吾之所學賭博而所守者可謂間所言雖近而易知而所任者可謂重也書之南軒之壁間蚤夜覽觀焉以自進也南豐曾肇記

金山寺水陸堂記

慶曆八年潤之金山寺大明年寺之僧瑞新未治寺事某月擇山之陽亢爽之地勸州之人某氏為水陸堂積錢之數百三十萬積日之數若干而成夫金山之以觀遊之美取勝於天下非獨據江瞰海並楚之衝而濱吳之要也蓋其浮江之艦負崖之屋椽摩棟塌環山而四出亦有以夸天下者則天下之東馳而莫不願慕者豈特一山之好哉而其作之完蓋非一人一日之力及久余固嗟夫未嘗得與時之君子者游而縱夫余心之所樂焉至于今未艾也則聞夫山之穹堂與殿環傑之觀滋起矣此非佛之法足以動天下蓋新者余嘗與之校容彼其林且辨有以動人者故成此不難也夫廢於一時而後人不能更興者天下之事多如此至於更千百年委棄鬱塞而下得振行於天下者吾之道是也豈獨牽於勢哉蓋學者之難得而天下之材不足也

使如此寺之壞而有新之材一日之作秩於百年累世之迹則事廢者豈足憂而世之治可勝道哉新方以書吉某氏之世善而其子某又業為士因以求子記堂之始故為之歷道其興壞之端而并子之所感者寓焉

鵝湖院佛殿記

慶曆某年某月日信州鉅山縣鵝湖院佛殿成僧紹元來請記遂為之記曰自西方用兵天子宰相與士大夫勞於謀材武之士勞於力農工商之民勞於賦歛而天子嘗減乘輿掖庭諸費大臣亦往往辭賜錢士大夫或暴露其身材武之士或棄義而死農工商之民或失其業惟學佛之人不勞於謀議不用其力不出賦歛食與寢自如也資其官之侈非國則民力焉而天下皆以為當然子不知其何以然也今是殿之費十萬不已又百萬也百萬不已又千萬也或累累而千萬之不可知也其實如是廢欲勿記其日時其得邪而請子文者又紹元也故云耳

記

思政堂記

尚書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太原王君為池州之明年  
 治其後堂北嚮而命之曰思政之堂謂其出政於南嚮  
 之堂而思之於此也其冬予過客池而屬子記之初君  
 之治此堂得公之餘錢以易其舊腐壞斷既完以固不  
 窳寒暑闢而即之則舊圃之勝涼臺清池遊息之亭微  
 茨之徑皆在其前平畦淺檻桂花美木竹林香草之植  
 皆在其左右君於是退處其并心一意用其日夜之思  
 者不敢忘其政則君之治民之意勤矣乎夫接於人無  
 窮而使人善感者事也推移無常而不可以拘者時也  
 其應無方而不可以易者理也知時之變而回之見必  
 然之理而循之則事者雖無窮而易應也雖善感而易  
 治也故所與由之必人之所安也所與違之必人之所  
 厭也如此者未有不始於思然後得於已得於已故謂  
 之德正已而治人故謂之政政者豈止於治文書督賦  
 歛斂訟而已乎然及其已得矣則無思也已化矣則  
 亦豈止於政哉古君子之治未嘗有易此者也今君之  
 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深於春秋其挺然獨見破去前  
 惑人有所不及也來為是邦施用素學以脩其政既得  
 以休其暇日乃自為不是而思之于此雖今之吏不得

以盡行其志然亦君之勤如此則池之人其不有蒙其  
 澤者乎故予為之書嘉祐三年冬至日南豐曾鞏記

批率院記

古者為治有常道生民有常業若夫祝除髮毛禁棄冠  
 履帶裘不撫如來機益至他器械水土之物其時御經  
 營皆不自踐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為其所當然而  
 曰其法能為人禍福者實之於聖人無有也其始自漢  
 魏傳挾其言者浸淫四出抵今為尤盛百里之縣為其  
 徒者以幾千人多至萬以上宮廬百十大氏穹壘與臺  
 文衣精食輿馬之華封君不如也古百里之國封君一  
 人然而力殆不輕得足也今地方百里過封君者累百  
 十飛竒鈎貨以病民民往往顛坤而為途中春者以此  
 治教信讓奚而得行也而天下若是者蓋幾宮幾人乎  
 有司常錮百貨之利細若蓬芒一無所漏失僕僕然其  
 勞也而至於浮圖人雖費如此皆置不問反傾府空藏  
 而棄與之豈不識其非古之制邪抑識不可然且固存  
 之耶愚不能釋也分寧縣郭內外名為宮者百八十餘  
 所兜率院在治之西八十里其徒尤相率悉力以修之  
 者也其構與端原有邑人黃摩所為記其後院主僧某  
 又治其故而大之殿舍中嚴齋宮宿廬庖福之房布列  
 兩序概圍困舍以固以密資所以奉養之物無一而外  
 求晷其事而來請記者其徒省懷也意字之法四方人

齊芝附集者折指施施未有止也予無力以拒之者獨  
介然於心而擬其尤切者為是說以與之其使子之徒  
知已之享利也多而人蒙病已甚且以告有司而論其  
終何如焉

飲歸亭記

金溪尉汪君名遵為尉之三月斥其四垣為射亭既成  
教士於其間而名之曰飲歸之亭以書走臨川請記於  
予請數反不止予之言何可取汪君徒深望予也既不  
得辭乃記之曰射之用事已遠其先之以禮樂以辨德  
記之所謂賓燕鄉飲大射之射是也其貴力而尚技以  
立武記之所謂四時教士貫章之射是也古者海內治  
和則先禮射而弓矢以立武亦不廢於有司及三代衰  
王政缺禮樂之事相屬而盡壞揖讓之射滋亦熄至其  
後天下皆集國家皆問暇矣先王之禮其節文皆在其  
行之不難然自秦漢以來千有餘歲衰微絀塞空見於  
六藝之文而莫有從事者由世之苟簡者勝也爭奪與  
而戰禽攻取之黨奮則疆弓疾矢巧技之出不得而廢  
其不以勢哉今尉之校射不比乎禮樂而貴乎技力其  
教雖小然而旌旄鑼鼓五兵之器便習之利與夫行止  
步趨遲速之節皆宜有法則其所教亦非獨射也其幸  
而在乎無事之時則得以自休守境而填衛百姓其不  
幸殺越剽攻骸驚閭巷而並逐於大山長谷之間則將

犯晨夜蒙霧露踣阨馳危不避矢石之患湯火之難出  
入千里而與之有事則士其可以不素教哉今亭之作  
所以教士汪君又謂古者師還必飲至於廟以紀軍實  
今廟廢不設亦欲士勝而歸則飲之於此遂以名其亭  
汪君之志與其職可謂協矣或謂汪君儒生尉文吏以  
禮義禁盜宜可止顧乃習鬪而喜勝其是歟夫治固不  
可以不兼文武而施澤於堂廡之上服冕指笏使士民  
化奸究息者固亦在彼而不在此也然而天下之事  
能大者固可以兼小未有小不治而能大也故汪君  
之汲汲於斯不忽乎任小而非所謂有志者邪

擬峴臺記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  
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  
也數與其屬興州之寄客者遊而問獨求記於予初州  
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  
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  
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際數蓋  
蔽棄委於榛蕪菲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  
而喜增甃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蕪草發其亢爽練以橫  
檻覆以高甍因而為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  
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  
山技木之奔放至於高捲勁觸沙禽水鼓下上而浮沉

者出乎獲鳥之下山之蒼頡秀壁巖崖拔出挾光景而  
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墜曠  
落樹陰曉曉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杜席之  
內若夫雲烟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兩暘明晦變化  
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  
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觀觀微歎旁皇徒倚則得於耳  
目輿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  
撫非通道故貴人畜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煩蠶  
之苗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  
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袍鼓之驚  
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簡靜故得以休其暇  
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  
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為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佐  
二年之九月九日也

撫州潁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潁公諱真鄉事唐為太子大師與其從父  
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  
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  
為之備祿山既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  
能直鬪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教正言  
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構連斬斥李輔國  
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斬斥代宗

時輿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斬斥  
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遂斥之猶不滿意李  
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勸其言後卒繼  
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  
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以區區乎原遂祈其鋒四方  
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唱也當公之開土  
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  
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  
政天下目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  
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  
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  
至於起日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  
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性性雖於神公浮圖  
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  
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  
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欬  
維歷忤大奸顛跌擻頭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  
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  
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  
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  
矣乃欲瞻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  
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



欽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某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子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謂有志者也

洪州新建縣廳壁記

為後世之吏得行其志者少矣此仕之所以難也而縣為最甚何哉九縣之政無小大令主簿皆獨任而民事委曲當有所操縱緩急不能一斷以法舉法而繩之則其罪固易求也九有所為問不可於州執一而適之則其勢固易撓也其罪易求其勢易撓故為之者有以得於州然後其治可幾也不幸其一縷殊與之拂則大者求其罪小者撓其勢將不遺其力矣吏之不敵自安豈足道哉縣有不與其擾者乎方是時也而天下之能忘其勢而好惡不妄者鮮矣能忘人之勢而強立不倚者亦鮮矣州負其強以取威嚴憂其弱以求免其害已久其俗已成之俊而守正循理以求其得於州其亦不可以必也則仕於此者欲行其志豈非難也哉君子者雖無所憂而不安然其於自處也未嘗不擇仕而得擇

其自處則縣之事有不敢任者豈可謂過也哉洪州新建自太平興國六年分南昌為縣至嘉祐三年九若干年為令者九三十有九人而秘書省著作佐郎黃巽公權求為其令抑豪縱惠下窮守正循理而得濟其志者也公權亦喜其職之行因考次九為令者名氏將伐石以書而列置於壁間故子為之載其行治而曰著其為縣之難使來者得覽焉

清心亭記

嘉祐六年尚書虞部員外郎梅君為徐之蕭縣改作其治所之東亭以為燕息之所而名之曰清心之亭夏歲秋冬來請記於京師屬余有亡妹蕩女之悲不果為明年春又來請屬子有悼亡之悲又不果為而其請猶不止至冬為之記曰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與天地同其變化天豈遠哉生於心而已矣若夫極天下之知以窮天下之理於天性之在我者能盡之命之在彼者能安之則萬物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此君子之所以虛其心也萬物不能累我矣而應乎萬物與民同其吉凶者亦未嘗廢也於是法誠之設邪僻之防此君子之所以齊其心也虛其心者極乎精微所以入神也齊其心者由乎中庸所以致用也然則君子之欲備其身為遊觀之美蓋所以推本為治之意而且將清心於此



其所存者亦可謂能知其要矣乃為之記而道予之所聞者焉十一月五日南豐曾肇記

閩州張侯廟記

事常蔽於其智之不周而辨常過於所感智足以周於事而辨至於不惑則理之微必皆足以盡之今夫推策灼龜皆於蓍窳其為事至淺世常尊而用之未之有改也坊庸道路馬蓋貓虎之靈其為類至細世常蔽而事之未之有廢也水旱之灾日月之變與夫兵師疾疢鼠虫蠹豕之害凡一應之作世常有祈有報未之有止也金縢之書雲漢之詩其意可謂至而其辭可謂盡矣夫精神之極其叩之無端其測之甚難而尊而信之如此其備者皆聖人之法何也彼有接於物者存乎自然世既不得而無則聖人固不得而廢之亦理之自然也聖人豈用其聰明哉善因於理之自然而已其智足以周於事而其辨足以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也故古之有為於天下者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未有能廢其一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所謂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也雖是觀之則荀卿之言以謂零筮救日小人為神者以疾夫世之不盡在乎已者而聽於人不盡在乎人者而聽於神其可也謂神之為理者信然則過矣蔽生於其智之不周而過生於其所感也閩州於

蜀為巴西郡蜀軍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張侯名飛字益德嘗守是州州之東有張侯之冢至今十有餘年而廟祀不廢每歲大旱禱南輒應嘉佑中比數歲連熟閩人以謂張侯之賜也乃相與率錢治其廟舍大而新之侯以智勇為將號萬人敵當蜀之初與魏將張郃相距於此能破郃軍以安此土可謂功施於人矣其後也又能澤而賜之則其食於閩人不得而廢也豈非宜哉知州事尚書職方員外郎李君獻卿字村叔以書來曰為我書之村叔好古君子也乃為之書而以予之所聞於古者告之

歸老橋記

武陵柳侯圖其青陵之居屬予叙而以書曰武陵之西北有湖屬于梁山者白馬湖也梁山之西南有田屬于湖上者吾之先人青陵之田也吾築廬於是而將老焉青陵之西二百步有泉出于兩崖之間而東注于湖者曰采陵之澗吾為橋於其上而為屋以覆之武陵之往來有事於吾廬者與吾異日得老而歸皆出於此也故題之曰歸老之橋維吾先人遺吾此土者宅有桑麻田有杭絲而渚有蒲蓮于高而追鳧雁之下上踏于深而逐鱸鮪之潛泳吾所以衣食其力而無愧於心也息有荷木之繁陰藉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凌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乘月遺氛埃之溷濁此吾所以慶其息

倦而樂於自遂也吾少而安焉及壯而從事於四方累乎萬物之自外至者未嘗不思休于此也今又獲位於朝而榮於寵祿以為觀遊於此而吾亦將老矣得無志於歸哉又曰世之若於官者或不樂於趨幸而有樂之者或無以為歸今吾有是以成吾樂也其為我記之使吾後之人有考以成吾志也余以謂先王之養老者備矣士大夫之致其位者曰不敢煩以政蓋尊之也而士亦皆明於進退之節無留祿之人可謂所得之也後世養若之具既不備士大夫之老於位者或損而去之也然士猶有冒而不知止者可謂兩失之也今柳侯年六十齒髮未衰方為天子致其材力以惠澤元元之時雖欲遺章綬之榮從湖山之樂余知未能遂其好也然其志於退也如此聞其風者亦可以興起矣乃為之記

尹公亭記

君子之於己自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行也人之於君子潛心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有表其閭名其鄉欲其風聲氣烈暴於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人同其好也內有以得諸已外有以與人同其好此所以為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說也隨為州去京師遠其地僻絕慶曆之間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河南尹公洙以不為在勢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五里開元佛寺之金燈院

尹公有行義文學長於辨論一時與之遊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以為不能及於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學蓋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考圖書通古今為事而不知其官之為謫也嘗於其居之北阜竹栢之間結茅為亭以菱為嬉歲餘乃去既去而人不忍廢壞輒理之曰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其事至治平四年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禹卿為是州始因其故基增墀益狹斬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既成而寬深亢爽環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亭峙之於北於是隨人皆喜對其思而又獲遊觀之美其冬李公以圖走京師屬予記之蓋尹公之行見於事言見於書者固已赤然動人而李公於是又侈而大之者豈獨對隨人之思於一時而與之共其樂哉亦將使夫荒遐僻絕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其名覽其跡者莫不低徊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遠而欲新是謂與人同其好也則李公之傳於世亦豈有已乎故予為之書時熙寧元年正月日也

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徂於暴詐惟知經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為說故先

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又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播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執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暴棄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持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矯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性性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從政之射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說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傅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癩遠耻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謂或濁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豈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薦於自脩至於漸磨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薦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欽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脩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

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事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碩所以瀆之如何爾筠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為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禧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漏庫廩各以序為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求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官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千世取祿而已故為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為記而使婦刻焉

### 瀛州興造記

熙寧元年七月甲申河北地大震壞城郭屋室瀛州為甚是日再震民訛言大水且至驚欲出走諫議大夫李公肅之為高陽關路都總管安撫使知瀛州事使人分出慰曉訛言乃止是日大雨公私暴露倉儲庫積無所覆冒公開示便宜使有攸慮遂行倉庫經營蓋障兩止粟以石數之至一百三十萬兵器他物稱是無壞者初變作公命援兵警備訖于既息人無爭偷里巷安輯維

比邊自通使契丹城壁樓櫓禦守之具寢弛不治習以  
 為故公曰災變之後以興壞起廢為己任知民之不可  
 重明也廼請于朝力取於旁路之羨卒費取於備河之  
 餘材又以錢千萬市木於真定既集廼築新城方十五  
 里高廣堅壯率加於舊其上為敵樓敵屋九四千六百  
 間先時州之正門弊在狹陋及是始斥而大之其餘九  
 圯壞之屋莫不繕理復其故常周而覽之聽斷有所瞻  
 休有飲食有高厚貨有深藏賓屬士吏各有寧宇又以  
 其餘力為南北角道若千里人去汙渫即于夷塗自七  
 月庚子始事至十月己未落成其用人之力積若干萬  
 若干千若干百工其竹箒木瓦之用積若干萬若干千  
 若干百蓋遭變之初財匱民流此邦之人以謂役鉅用  
 艱不累數給城壘室屋未可以復也至於始作踰時功  
 以告具蓋公經理勸督內盡其心外盡其力故能易壞  
 為成如是之敏事聞有詔嘉獎昔鄭火 子產救災補  
 敗得宜當理史實善之衛有狄人之難文公治其城市  
 宮室合於時制詩人歌之今瀛地震之所摧敗與鄭之  
 火災衛之寇難無異公禦備構築不失其方亦猶古也  
 故瀛之士大夫皆欲刻石著公之功而子之從父兄適  
 與軍政在公幕府廼以書來屬予記之予不得辭故為  
 之記尚俾來世知公之嘗勤於是邦也

廣德軍重脩鼓角樓記

熙寧元年冬廣德軍作新門鼓角樓成太守合文武賓  
 屬以落之既而以書走京師屬鞞曰為我記之鞞辭不  
 賦書反復至五六辭不獲乃為其文曰蓋廣德居吳之  
 西疆故障之墟境大壞沃食貨富穰人力有餘而獄訟  
 赴訴財貢輸入以縣附宣道路回阻衆不便利歷世久  
 之大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縣立軍使得奏事  
 專決躰如大邦自是以來田里辨爭歲時稅調始不勤  
 遠人用宜之而門閭隘痺樓觀弗飾於以納天子之命  
 出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覽示賓客弊在簡陋不  
 中度程治平四年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守  
 是邦始曰豐年聚材積土將改而新之會尚書駕部郎  
 中朱公壽昌來繼其任明年政成封內無事乃擇能吏  
 揆時允徒以畚以簣以繩以削門阿是經觀闕是營不  
 督不期役者自勸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  
 卒功崇墉囘興複宇相瞰壯不及濳麗不及奢憲度政  
 理於是出納士吏賓客於是馳走尊施一邦不失宜稱  
 至於伐鼓鳴角以警昏聩下漏數刻以節晝夜則又新  
 是四器列而樓之邦人士女易其瞻觀莫不悅喜推美  
 誦勸夫礼有必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二公  
 於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實使邦之人百世之  
 下於二公之德尚有考也

元豐類藁卷第十八

元豐類藁卷第十九

記

廣德湖記

鄞縣張侯圖其縣之廣德湖而以書并古刻石之文遺  
 子曰願有紀蓋湖之大五十里而在鄞之西十二里其  
 源出於四明山而引其北為漕渠泄其東北入江凡鄞  
 之鄉十有四其東七鄉之田錢湖溉之其西七鄉之田  
 水注之者則此湖也舟之通越者皆繇此湖而湖之產  
 有鳧雁魚鱉菱蒲葦菰葦葦蓬蓬茨之饒其舊名曰鸞脰  
 湖而今名大曆八年令備僊舟之所更也貞元元年刺  
 史任侗又治而大之中元元年民或上書請廢湖為田  
 任事者左右之為出御史李後素驗視後素不為撓民  
 以得罪而湖卒不廢刺史李敬方與後素皆賦詩刻石  
 以見其事其說以謂當是時湖成三百年矣則湖之興  
 其在梁齊之際欽宋興淳化二年民始與州縣疆吏盜  
 湖為田久不能正至道二年知州事丘崇元躬被治之  
 而湖始復轉運使言其事詔禁民取田者至其後遂著  
 之於一州整咸平中賜官吏職田取湖之西山足之地  
 百頃為之既而務益取湖以自廣天禧二年知州事李  
 夷庚始正湖界起隄十有八里以限之湖之濱有地曰  
 林村砂末曰高橋臘墓而其中有山曰白鶴曰望春自  
 大平興國以來民冒取之夷庚又命禁絕而湖始復天

聖景佑之間民復相率請湖為田州從事張大有案行  
 止之而知州事李照又言其事報如至道詔書照以刻  
 之石自此言請湖為田者始息而康定某年縣主簿曾  
 公望又益治湖至張侯之為鄞則湖久不治而七鄉之  
 農以旱告張侯為出營度民田湖旁者皆喜願致其力  
 張侯計工賦材擇民之為人信服有知計者使督役而  
 自主之一不以屬吏人以不擾而咸勸趨於是築環湖  
 之隄凡九千一百三十四丈

其廣一丈八

尺而其高八尺廣倍於舊而高倍於舊三之二鄞人累  
 石陘水關其間而高以木視水之小大而閉礙之謂之  
 礮於是又為之益舊松為礮九為埭二十隄之上植榆  
 柳益舊摠為三萬一百又因其餘材為二亭於隄上以  
 休而與望春白鶴之山相直因以其山名之上為荀一  
 以祠神之主此湖者一以祠吏之有功於此湖者以熙  
 寧元年十一月始役而以明年二月卒事其用民之力  
 八萬二千七百九十有二工而其材出於工之餘既成  
 而田不病旱舟不病痾魚雁菱葦果蔬水產之良皆復  
 其舊而其餘及於比縣旁州張侯於是可謂有勞矣是  
 年予通判越州事越之南湖久廢不治蓋出於吏之因  
 循而至於不知所以為力予方惠之觀廣德之興以數  
 百年危於廢者數矣絲髮有人故益以治蓋大曆之間  
 既田四百頃大中八百頃而今二千頃矣則人之存亡

政之廢舉為民之幸不幸其豈細也欤故為之書尚裨  
來有知毋廢前人之功以永為此邦之利而又將與越  
之人圖其廢也張侯名岫字子堅以材聞去而為提舉  
兩浙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句農田差役水利事方且用  
於時云

齊州二堂記

齊濱濼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則常發民調材木為  
舍以寓去則撤之既費且陋乃為徙官之廢屋為二堂  
於濼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  
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  
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  
甫謚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丘  
亭是也以子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  
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  
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  
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  
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  
雷首山在河東鳩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  
也子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廼居鳩汭則  
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廼因鳩水  
出於雷首遷統附益謂歷山為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  
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為歷山舜所耕處

故其城名歷城為信然也今樂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  
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  
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栢崖之灣而  
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歟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充  
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  
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之  
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妻縲於黑水之灣者而見  
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  
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  
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濟  
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於天下其顯名者以十  
數而色味皆同以子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濼水  
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濼杜預  
釋在歷城西北入濼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濼水  
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濼上之南堂其西南則  
濼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濼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  
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責也故為之識使此邦之人尚  
有考也熙寧六年二月己丑記

齊州北水門記

濟南多甘泉名聞者以十數其醴而為漂布道路民  
官寺無所不至瀟瀟分流如深山長谷之間其匯而為  
渠環城之西北故北城之下疏為門以洩之若歲水溢



城之外流潦暴集則常取荆菁為蔽納土於門以防外水之入既弗堅完又勞且費至是始以庫錢買石僦民為工因其故門築石為兩涯其深八十尺廣三十尺中置石捷梯為二門高皆用木視水之高下而閉縱之於是外內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節人無後虞勞費以煇其用工始於二月庚午而成於三月丙戌董役者共備庫副使駐泊都監張如綸右侍禁兵馬監押仲懷德二人者欲後之人知作之自吾三人者始也來請書故為之書是時熙寧五年壬子也太常博士充集賢校理知齊州軍事曾鞏記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隰水左丘明傳晉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隰亂次以濊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温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三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隰百里立碣壅是水為渠以灌隰焉楚都也遂後之秦既得隰以為縣漢惠帝二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隄為城令縣治是也而更謂隰曰故城隰入秦而白起所為渠因不廢引隰水以灌田田皆為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朕飲者無所取令孫求曼

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揭使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為約束時其蓄泄而止其侵爭民皆以宜也蓋隰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頽頽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毅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於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與於既廢使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王莽時而絕況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既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跡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欽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瓌唐公公曉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為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塢者遽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余為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為開封訪余於東門為余道長渠之事而談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子至而問焉民皆以謂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



如其初也子為之空著今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為  
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  
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為州者之任故子不得  
不盡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曼叔  
今為尚書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八月丁丑記

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  
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  
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

分別是非白黑不以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  
獄起其執彌堅而此行亦勵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  
其既歿而漢亦 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

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  
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疆大觀非望者相屬皆送巡而  
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

陳蕃大尉黃瓊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  
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為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  
其志於人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

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  
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  
為樞樞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  
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戚惟我與爾有

是大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  
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 釋所宜處未嘗  
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  
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  
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

歷南塘其東為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跡孺子墓  
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  
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  
脩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湖

世不知其嘗為孺子宅又嘗為臺也子為太守之明年  
始即其處結郊為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牟邳州之窟窟  
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埋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  
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感於孺

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尚  
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為記焉

江州景德寺新戒壇記

江州景德寺戒壇作於熙寧九年某月某甲子成於十  
年某月某甲子其費出於太子賓客陳公諱巽其主而  
成之出於寺之僧智暹壇成是歲同天節度僧若干人  
初景德寺屋壞毀廢知暹慨然以經營為己任不舍其  
晝夜之勤九二十年為佛殿三門兩廊鍾樓與戒壇於  
為屋若干區捨費錢二十餘萬知暹食淡衣粗所居屋

環不自治所得於人惟資治其寺以其故人皆信服凡所欲為無不知志今年六十有七矣其經營寺事不憚如初而其疆力蓋有餘也余嘉其意故為之記云熙寧十年五月乙亥記

洪州東門記

南昌於禹貢為揚州之野於地志為吳分其部所領八州其境屬於荆閩南粵方數千里其田杭餘其賦粟輸于京師為天下最在江湖之間東南一都會也其城之西為大江江之外為西山州治所目城之面勢為門東西出其西門既新而東門獨故弊熙寧九年余為是州將易而新之明年會移福州又明季自福州被召還京師過南昌視其東門則今守元侯既撤而易之元侯以余為有舊於是州來請曰願有識余辭謝不能而其請不懈蓋天子諸侯之門制見於經者不明學礼者以謂諸侯之制有臯應路門天子之門加庫雉然見於春秋者皆有庫門有雉門見於孟子家語者衛有庫門或以謂衰周公康叔非諸侯常制其果然欤蓋莫得而考也在雅之綿古公宣父徙宅于岐作為宮室門墉得宜應礼後世原大推功述而歌之其辭曰乃立臯門臯門有仇釋者曰仇言其高也又曰迺立應門應門將將釋者曰將將言其嚴正也則諸侯之門雖高且嚴固詩人之所善聖人定詩取而列之所以為後世法也今元侯

於其東門葺陋興壞不遠於禮是可書也將求子之識會予未至京師易守明州元侯則使人於途於明州速予文不已按南昌之東門作於淳化五年識於其棟間者曰皇第六子鎮南節度洪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徐國公元偃尚書戶部郎中知洪州軍州事陳象輿以籍考之徐國公後封密王太宗第六子受命保茲南土實留京師則作門者蓋象輿也至明之改作九八十有九年元侯之於是役其木取於地之不在民者其工取於役卒之羨者其瓦甍金石髹彤黼聖之費取於庫錢之常入者自七月戊子始事至十月壬子而畢既成而南北之廣十尋東西之深半之而高妙其廣於以出政令謹禁限時啓閉通往來稱其於東南為一都會者而役蓋不及民也元侯名積中云又明年實元豐二年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龍圖閣曾鞏記

道山亭記

閩故諫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為國中郡自粵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為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則隄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迺一得平地小為縣大為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緣繩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鈎出於不側之巖上皆石芒峭發釋然後可後步負戴者雖其出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上人罕不躓也其巖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

其間如林立如士斲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衝縮螺絲或泝芝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獨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憂其衆江淮之間而虛其地蓋以其險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候官於閩為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為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浚旁有溝瀆通湖沙舟載者晝夜屬于門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技其官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僊山北曰粵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有其壞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先祿柳直昭文館程公為是州得閩山嶽益之際為亭於其慶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簞席而蓋於四顧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為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州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遠且險又符抗其思於埃壙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備撰今為越州字公關名師孟云

越州趙公救苗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實政毀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留所被者送鄉民能自食者有錢當贖於官者幾人溝防溝築可憐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虛窮人當給粟四千石而止公歛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入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躁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派亡也於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為之告富人無得購糶又為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為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又饒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備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子之而持執官為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為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九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慮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

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晝夜慮心力不少辦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歛埋皆公力也是時早疫被 吳越民饑饉疾厲死者殆半苗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息人人盡其力公所相循民尤以為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誠懇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蓄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為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子故乘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為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舊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頌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如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者其荒政可師者以為

趙州趙公救苗記云

元豐類彙卷第十九

南豐先生元豐類彙卷第二十

制詩

試中書舍人制誥三道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除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制門下錫之列環顧師寵於藩維申以榮名視官儀於宰路所以褒隆舊哲優異宗工維今古之通規實邦家之盛典宜無禮秩屬在耆英播告治朝用揚乎踰具官某在數足以任重肅括足以視身有能斷大事之明有克勤小物之慎以察微之智鍊達人情以經遠之謀效綸國軀中外宣力左右納忠今方內靖嘉百揆攸叙助朕致此時迺之庸位特次於上公職仍通於秘殿閱時已久加命宜殊是用蒙以名城分建旌之寄屬均于台象極備物之恩崇於職顯有功尊有德朕於崇獎近輔之心可謂至矣觀百姓撫四夷爾於將順朕志之義可不懋哉尚躋耆懷往祇厥服

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制

左右侍從之官皆朕所訪問以載納為臧者也惟禁林任親地密於夫經營庶務進退大臣未嘗不預咨詢非獨治翰墨典訓辭而已故特遇之寵不與他學士比其重如此非智能材譎技出一時豈稱公選其純明備繁秉誼不回學有本原可以圖治朕文有師法可以代子言是用權於右垣使就茲位今寓內嘉靖朝廷燕間朕

方明紀綱考制度以行之當世傳之將來夫能協爾衷以輔朕志論思政理以著之謀猷潤色斯文以見於號令特爾有當官之効以副予寵俊之心其往懋哉以承厥叙

敕監司考覈州縣治迹詔

朕惟天之所以視聽者在民故朕之所以承天者以夫民事為尤重夫能使吾民足於衣食安於作息無愁恐嘆苦之聲有廉耻自重之誼者在夫州縣之吏而已朕既擇人付以茲任而尚憂夫方域之廣生齒之衆吏或不明不良不能究宣恩德使達于下開導群情使通于上是以置使分部屬之刺督而考覈幽明甄別淑慝罕能務稱其職朕方憲于先王以正百官之任使履其名必效其實夫比群吏之治而謹其勸劾固朕之所孜孜而不致怠也燕按之臣其解朕意於夫治人之官審加察焉使純明情察茲祥仁薦之吏無壅於上聞而昏庸汙慢苛薄輸偽之人不能自匿庶夫事舉刑清和樂交於內外風移俗易忠厚格於神明方虛朕心以觀汝效賞罰有典詎無敢私其尚欽承朕言不食

曾肇轉官除吏部郎中左選

勅具官某尚書政本失其分職之日久矣朕紀官以實而歸具常守故郎選甚高銓綜之司典領尤重尔以李行誦列職史筵宜進文階往祗厥叙朕方審覈幽明

而公於黜陟尚思勉勵以敏事功可

劉奉世吏部員外郎制右選

勅具官某尚書政本失其分職之日久矣朕紀官以實而歸其常守郎於選部任屬尤重以爾閤試惟舊為吏有方考擇於朝俾參厥叙朕方審覈幽明而公於黜陟尚思勉勵以敏事功可

黃好謙戶部員外郎劉理戶部郎中制左曹

勅具官某田疇生齒之籍賦租課入之法郎於省闈典領尤重邦之舊茂俾服厥官爾能敏於事功朕豈稽於信賞可

王陔臣馬坑戶部員外郎制右曹

勅具官某耕斂補助之法溝防通塞之政即於首闈典領尤重邦之舊茂俾服厥官爾能敏於事功朕豈稽於信賞可

劉摯禮部郎中制

勅具官某周書曰不惟其官惟其人則古今之正治官得人固為急也儀曹之於郎位考擇甚精爾以學行器能董名儒館宜升階等往祗厥服朕方明於賞勸以待群吏之成爾尚懋于厥情庶能康朕之事可

王子韶禮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周書曰不惟其官惟其人則古今之正治官得其人固為急也儀曹之於郎位副貳所屬考擇其精

爾以博學多聞冊名儒館宜升階等往祗厥服朕方明於賞勸以待群吏之成爾尚懋于厥脩庶能康朕之事

蔡京范杓考功員外郎制  
勅具官其計群吏之課而議其諫賞郎於天臺任屬尤重維時髦士宜服寵名使毀最允而功用與持汝能攝其職可不勉哉可

潘良器兵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其朕高郎吏之選以進天下之材七兵之曹名秩甚寵猶于有疑屬爾之能其尚懋于厥功朕方明於賞勸可

陳向度支員外郎制  
勅具官其財用多寡之教物產豐約之宜司度之曹典貳為重爾惟幹敏宜服厥官夫能下寬齊民而上足經費朕方勵精庶政之日爾尚悉其猷為可

胡獲柱 刑部郎中

倪端考 金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其為郎君中時之妙選邦憲重典賴惟憲朝之篤良俾在吾事夫刑期于無刑此朕志也尚思明慎以稱厥官可

勅具官其財用金寶有出納之政權衡度量有制作之法司珍之任實典治焉僉曰爾材宜在茲位國有陟明之典待爾善於其官可

范于奇 工部郎中高遷惠員外郎制

韓正彥 倉部郎中制

勅具官其官室城堙程匠度材之事郎於起部其選甚高詢求在廷爾材惟允朕方董百工而康庶務爾尚勤夙夜而能厥官可

勅具官其倉庾賦入之政祿廩調助之法基郎典領列於右曹為官釋人爾徃惟允夫能善於其職固將勞圖爾之勞可

王祖道 司封員外郎制

勅具官其封爵之恩施於內外所以親親尊賢國之典也總領之任郎選甚高明爾能釋踐厥位朕方正名以稽郎吏之治而議其勸懲爾尚起式以敏求効可

勅具官其禮莫大於祭蓋事神者人道之極也祠曹所領觶奠重焉爾惟精明宜服厥位其思任職以稱予奉天地宗廟兢兢之意焉可

穆珣 司封郎中制

勅具官其論功烈史勳叙所以寵士大夫而勵其志也主以即吏禮秩甚殊僉曰汝能宜正厥序夫正名者固將考其實也尚有信賞待汝計功可

徐禧 御史中丞制

勅朕正名以定群臣之位辨位以責庶務之實矧風憲



之官紀綱所屬曷可以不明其任哉具官其強敏仁蕙學通古今雅典訓誥遂持邦法宜專分職以應新書是用撥自右垣仍其階品俾爾納忠宣力得壹意於中司以董齊百工而肅正內外庶余之作則更制罔或不度在爾懋哉知其所守可

何洵直文及甫大常博士制

勅具官某奉常禮樂所出博士議論之官爾以藝文列於冊府宜非階品性祗厥叔夫能據經之說適今之宜不為曲學之阿爾尚篤於所守可

黃寔太常博士制

勅具官某奉常禮樂所出博士議論之官爾以能聞朕用分命夫能據經之說適今之宜不為曲學之阿爾尚篤於所守可

趙君錫宗正丞制

勅具官某公室遠近之屬譜錄攷序之政主以列卿不用他族蓋自漢始迄今循行丞於厥官參贊為重爾辭學之敏列職書林宜進文階往祗厥服夫睦九族以刑萬邦此朕志也爾尚懋于厥守庶以承朕之仁可

劉蒙御史臺主簿王子琦太常寺主簿制

勅具官某吏之有屬所以相成勾稽簿領之書文修官守之事往從憲府尚懋爾勞可王子琦增改

鐸張崇翟思邵剛太學博士制

勅具官某博士列於成均以講教為任爾以經明選用性服厥官蓋尊其所聞以誘率學者汝之守也其尚起哉可

林希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某麟臺著作之貳郎以詞學為之爾敏茂精明又游書觀宜遷階品性服厥叔屬爾以文章之選其鮮不獎遇之恩可

邢恕校書郎制

勅具官某典校秘藏之書旁求儒學之士尚思獎進之意無忘砥礪之勤可

李常太常少卿制

勅具官某禮樂精微之致所以格上下而諧人神奉常貳卿典領甚重爾聰明敏達又列書林宜進文階往就茲位其務辯于厥職使節人心而和人聲者庶有得焉非獨在於俯仰銜辦而已茲為朕志爾尚欽承可

錢瞻光祿卿

勅具官某酒醴膳羞之具以供宗廟朝廷之用典領之任位在列卿宜得其人俾服子來爾明習吏事勞闕有聞選於會言俾踐厥職尚其祗飭無曠爾司可

楊汲大理卿王袞韓晉卿少卿制

勅具官某參理折獄之事主以列卿其選甚重爾練習吏治閱試惟舊廷尉之選妙斷云云是用屬汝尚思明



慎以稱朕恩可

陳睦鴻臚卿

勅具官某傳聲贊導之官所以賓接四方之使容位在九列禮秩甚隆正名之初考擇惟慎爾以辭學材諳列職史筵宜進文階往承厥序尚其抵飭以服朕恩可

燕正臣董誥司農少卿制

勅具官某田畝稼穡之政倉庾委積之事典領之任秩亞列卿官儀之新考擇惟慎爾明習吏治勞閱有聞往貳大農是惟高選尚其抵飭無曠厥司可

賈青太府少卿制

勅具官某九賦頒受之政百貨貿遷之法典領之任位次列卿華正官儀考擇惟慎爾明習吏事閱試惟舊往共厥服汝惟克諧其解朕恩尚恩抵飭可

李立之范子淵都水使者制

勅具官某川澤河渠之政津梁舟楫之事置使典領禮秩甚隆正名之初考擇惟慎爾明習吏治勞閱有聞選於在廷俾踐厥職尚其抵飭無忘訓辭可

黃莘職方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四海九州之疆域山川風土之氣習載於圖籍典以即曹權爾之材俾副厥位夫能使方國遠近貴利同而材用便在爾能知其守可不懋哉可

杜純大理正制

勅具官某折獄詳刑之事朕所慎也正於理官恭贊為重選於在列爾以材非聰察以情尚勤厥職可

李義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某震度營屯之事積累歲月之勤序朝位於殿廷尚益思於奮勵可

元豐類藁卷第二十一

元豐類纂卷第二十一

制誥

左僕射門下侍郎王珪追封三代并屢制

曾祖母贈開府儀同三司

勅禮取其稱故位尊則事其先者世益遠今予良躬  
褒命其親得上至于三世求之於禮豈非取其稱執具  
官某曾祖某仁薦慈祥畜德甚盛蓋其為積也厚則其  
流澤也廣故能開相厥裔為時宗臣百辟是師王室是  
輔推功原大肇基自爾顯揚崇寵茲惟舊章是用進爾  
之階秩在第一尚其不昧服此茂恩可

曾祖母尹氏追封燕國太夫人

勅優禮大臣厚其寵數所以勸在位之功德而共成天  
下之治也宰相之任重矣尊榮光大上施于其三世豈  
不即乎人情而稱其位序哉具官某曾祖母某氏幽閒  
靜專躬蹈純德嬪于盛族靈靈夏稱啓佑後人任國幾  
政流澤所自宜極褒崇追命之封列于大國光靈不泯  
尚服朕恩可

祖贊追封魏國公

勅天下之志乎上教有所自故上之仁乎下恩有所延  
其跡相成治道所出惟吾股肱之佐共任天下之重懲  
書寵秩施其祖廟所以慰其顯親之心稱其事君之義  
具官其明允純篤德業惟茂義訓不倦弥遠益彰維時

聞孫實輔子治念功原始宜極褒嘉庸建爾于上公俾  
受國子全魏歿而尚有知也其服朕之厚恩

祖母立氏追封魏國太夫人

勅夫其先之畜德也厚則其裔之蒙澤也長故寵祿在  
其子孫則褒榮施其祖稱獎功錄善必揆所繇所以勸  
天下之成其家也具官某祖母某氏身蹈純行嬪于令  
人教行閨門自隱而顯惟予哲輔實爾慈孫質厥所元  
宜有加命一作全魏大國從夫之尊服此寵章尚綏爾  
後可

父準追封漢國公

勅朕數求哲人以共大政隆名寵祿既俾集于厥躬褒  
大推崇則又施其稱而所以遠吾士臣欲顯其親之志  
而開示在位予一人尊獎近輔之心具官某父某材通  
世用行蹈天常德畜不施澤流及遠惟時有子為國宗  
臣參聽萬機人望惟允慶所自出朕惟汝嘉弁蔽四方  
漢為最大受茲封土承裕爾家可

母薛氏追封漢國太夫人

勅位有貴賤升降之等故禮有隆殺損益之差今輔子  
聽斷萬機之臣在師長百官之任蓋列於廊廟名秩既  
殊故追榮其親命數亦異茲惟故事其可易哉具官某  
母某氏婦道以順母儀以慈言為靈靈動應圖法饒教  
其子為時宗工股肱朕躬王室是賴褒崇之典既啓名

漢惟大邦改進封號尚宜寵渥永作厥家可

妻鄭氏追封楚國夫人

勅詩人之義君之夫人有委蛇之行河山之德然後在尊位備盛服從其夫榮可以為稱施於世教所以始人倫而出治道也具官某妻某氏泚茂柔明生于今族動靜以禮協于經言相予宗臣慎其內行曾不偕老永綏厥家湯沐之田既受方國有加位寵宜易新封尚其光靈服我休命可

中大夫尚書左丞蒲宗孟追封三代并進封妻制

曾祖母穎士贈太子少保

勅朕稽于古以正百官惟尚書政本而左轄綱紀之司廷登哲人俾祗厥叙愍有加寵逮其重祖所以隆崇大巨國之典也具官某曾祖某潛德西南在約彌勸流光錫祚集其後昆總典中臺實輔于治東朝二品是用命爾尚維幽漠服此茂恩可

曾祖母鮮于氏追封大寧郡太夫人

勅宗廟之數諸侯以五蓋任彌重者禮彌盛貴賤之節然也今吾大臣追命及其三世與夫朝制豈異哉具官某曾祖母某氏作德於內以宜厥家啓相後人預藏國論按圖考地俾之爾封其尚有知服茲寵號可

祖母贈太子少傅

勅人本于祖故吾加恩近輔褒崇其先至于累世豈不

緣人之情而制為命數哉具官某祖某內含純明外瞻規矩流澤也遠有孫而賢進于中臺穩國綱轄善有所自朕惟汝嘉東朝之孤傳位為寵用負幽宅曾共欽承可

祖母陳氏追封蜀郡太夫人

勅世德之積者久則發於其後者長故朕隆崇近輔而褒榮其先非一二世而止所以勸天下之善豈非傳哉具官某祖母某氏泚慎恭儉化行閨門啓其元孫持國綱要蜀惟爾士以定新封尚其如存齊此茂渥可

繼祖母朱氏封閬中郡太夫人

勅夫位以德并禮以位叙不失其稱茲為義榮今吾崇進大臣而圖其先烈內外命秩亦惟其宜所以使上下之間公論惟允具官某繼祖母某氏婉嫻冲靜行乎于家祚爾之孫興以輔朕西南上郡愍有褒封垂聲寶書高其不殁可

父師道贈太子少師

勅吾之大臣繇聰明材誦有以齋祿之榮子有命書懸贈賞其考而所以稱其顯親之心慰其霜露之感位不次授厥惟故常具官某父某忠為純明德履惟茂壯謀循政聲列在人積厚慶隆及子而顯時于左轄司國紀綱惟流有原開跡自爾官師之貳名寵秩尊以告幽烏尚其抵服可

母陳氏追封穎川郡太夫人

勅人子之於其父母其不有顯揚褒大之心惟任重秩  
尊得盡其志此隆名寵祿所以勸天下也具官某母某  
氏經德穎善其家室錫羨流祉在爾後人時予宗工  
任國綱轄陪京望郡俾之新封服我命書尚其不泯可

妻陳氏封河東郡夫人

勅朕援用天下之材以為其政之臣就位之初愚數札  
秩所以尊崇光大之者上施其祖禰而旁及於閭門蓋  
任屬之者重則褒隆之者其可以不異哉具官某妻某  
氏言容功德柔間懿恭嬪于今人休有華問惟時哲輔  
進秉國成相助之勤爾効弥顯改擇加郡登崇號名尚  
宜厥家永綏寵祿可

陸佃兼侍講蔡卞兼崇政殿說書制

勅朕於書無所不學於天下之事無所不攻而不敢自  
以為足故設置講解之官使以先王之六藝日陳于前  
朕於求多聞以建事之心可謂勤矣具官某好古知經  
宜在此位夫尊其所聞以懸厥職茲為爾守其尚起哉

徐禧給事中制

勅有殿內之臣職在於平奏述詳命令糾其違者而止  
之覆其是者而行之至於決獄官人條陳法式之事莫  
不當攷察焉其任可謂重矣具官某以財進技興執邦  
憲效用推擇俾踐厥位惟精敏不懈可以周閱讀惟忠

鍾浚持作少監制

勅具官某繕備興造程工替作之任不可不屬之其人  
位視九卿秩甚寵正名之始考擇惟慎爾以材選性  
貳厥官尚其祇承以允收拔可

蔡澤河東運判制

勅具官某分部而使雖以持漕為名然實在於撻庶務  
之子奪察群吏之能否參予任屬選授其艱以爾為能  
俾承厥序夫均通貨食使物有羨贏審覈函明使人知  
勸畏茲為爾守其往懋式可

供備庫副使董琰等十一人轉官制

勅具官某等西南之靈侍阻且遠眺琅溪谷負詎于誅  
王師鼓行舉其巢穴斬獲推陷爾預奏功第賞有差高  
惟祇服可

待制王堯臣知單州制

勅提將之符顯制一道使紀律明於士聚忠實紀於朝  
廷然後為國藩垣能稱其位具官某統治晉陽宜知其  
任而西伐之卒北有連亡維形奏陳皆以疾苦無直繩  
肅下之韻有浮言罔上之迹雖付之判昔考驗甚明而  
既更詔恩法當貸爾俾仍近職往守偏州尚自省楮茲  
為薄責可

鄧忠臣母周氏封縣太君制

勅具官某母某氏爾子忠臣有勞應賞頭更龍典以啓  
爾封俾錫命書茲為異數高惟祗服以稱戎恩可

杜常兵部郎中制

勅具官某朕為保五之法寓戰陣之教欲使兵與農合  
庶幾先王之迹憂官之屬實參典領以材擢爾往祗厥  
序夫能獎誘服田之人悅趨講武之政馴致有漸而彌  
綸不疏惟無廢爾之勤可以承朕之志可

李士京韓宗文大理寺主簿制

勅具官李士京等察治犴獄之官勾稽簿領之事往祗  
選用無懈取修可

許懋兩浙運副制

勅具官某朕擇遣使者分部而治雖以將漕為稱然寔  
總民政之舉措察吏屬之能否蓋連數十城之地舉而  
屬之其選豈不重哉爾詳練敏明宜服予米蓋爾之職  
非止於督賦歛斷獄訟而已惟除苛虐擾可以使民遂  
其宜惟務實去華可以使吏馴其行宣恩德而美風俗  
待爾能善其官可不勉欵以祗朕命可

內殿承制段緯等知州制

勅具官某州有兵民之寄而地在疆場之間則常擇用  
材武之臣屬之守禦之任爾以能選往祗厥服尚恩綏  
靖以稱簡求可

宗室承操新婦王氏進封國夫人制

勅親愛之而欲其貴富朕於公族皆推是心寵數徽章  
施於闔壺茲惟故事朕敢忘我官某新婦某氏作合  
宗藩躬有人德啓茲全國用進爾封以致朕尊榮近屬  
之恩尚懋爾服承休顯之稱可

宗室克懼復官制

勅具官某屬在近親享有榮祿以愆坐法亦既再期稽  
于故常宜服位等勉思祗飭稱此戎恩可

李德明選郡團練使制

勅具官某振甲執兵人之重任賞信而連所以勸功爾  
忠力武材擢于種落往殲醜類屢以捷聞苗爾之勞進  
位二等益思奮勵以待異恩可

陳景等高書省主事今史

勅其中臺政本主曹事治文書亦不可不屬之其人爾  
往懋哉皆仍舊秩可

折克行鈔保轉官制

勅具官某朕惟羗之猖狂內相賊霍致大之罰爰命六  
師開通道塗收復城聚摧堅獲醜爾功居多蓋夫軍賞  
之行速則衆勸是用進爾之秩以激士心尚有不次之  
恩以待非常之効可

程嗣恭祖無頰程博文開封府推官制

勅具官某開封天下之聚俗雜五方之民蓋巧偽繁興  
獄訟滋出資治之任攷擇維艱以爾為能俾祗厥服夫

穆惠足以煦養惇弱剛毅足以帖伏奸強然事民之方尚有所謂使風俗有以粹美而四方有以觀則往助爾長其尚懋哉可

李憲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制

勅王師西出士大夫皆奮力行陣有尺寸之功者朕無不錄况議勞數實有大於此者其於信賞朕敢忘哉具官某比自臨洮率衆躬將惟燼醜虜恢復故疆鼓行荒中屢以捷告故按閱閱朕用寵嘉秘駿榮名便藩留務兼是茂渥以獎爾庸其往茂哉益思來効可

李靖臣王存楚彦若曾肇轉官制

勅惟朕 祖考成功盛德覆被天下固非文字可得而名然史記冊書國家之典上以紀先帝言動之迹下以又群臣善惡之實傳之萬世宜有論次具官某以文學選用典成信書朕惟汝嘉是用褻進尚其祇服以稱朕恩

李舜舉等轉官制

勅具官某朕惟先帝功德之殊宜見之方冊故詔擇儒臣屬之論議而爾於其宮次與有裨事之勤亦既書成例當褒錄進升位等其尚欽承可

皇伯滕王第十六女封縣主制

勅具官某第十六女親在近屬生而懿柔宜開縣向之封以榮湯沐之號子惟惇序爾尚欽承可

元豐類意卷第二十一



